

在对马

一、寄合

伊奈村位于西海岸，离北面的对马也很近，自古以来就是捕获鲸鱼之地。我在这个村子待了三天。第二天一大早就在海螺号声中醒来。说是今天村里召开“寄合”。早晨出门的时候经过神社，看见树林里聚集着许多人。我今天是走访村里的世家旧宅，了解各种情况后，过午回来又经过神社，看见聚集在树林里的人们还在议论。心想他们大概也不吃午饭，就这样一直讨论，究竟在讨论什么事情呢？我虽然颇感兴趣，但没有驻足倾听，便回到住宿处。下午前去拜访区长。区长是个年轻人，由于去参加寄合，他的老父亲在家。这个村子有资格担任区长的只能是乡士^①之家的户主，老人年轻时也曾是区长。明治之前，这个职务称为“下知役”。农民称为“农中”或“公役人”，其代表在江户时代称为“肝煎”，明治以后称为“总代”。区长和总代共同决定村里的各种事情。

^①江户时代指下层武士阶级，他们以武士身份从事农业，享受武士待遇，有战事时则加入战斗。也称“乡侍”。

我在向老人了解各种情况的过程中，知道村里有一个长久保存下来的“账箱”，其中收藏着属于区所有的文书资料。我提出能否看一看，老人说自己决定不了。账箱上锁，钥匙虽然由区长保管，但必须总代在场才能打开。于是我说在两人在场的情况下，能否让我看一眼。老人便派人去寄合会场把他们叫来。我说明理由，对方说看一眼可以，便打开账箱让我看。当天夜里，我在住宿处彻夜抄写其中的主要文书，但由于旅途劳累，效率低下。第二天早上，我去老人家里请求：“这些旧文书能否借阅一段时间？”老人说要问儿子。一问才知道，今天寄合，儿子前去参加。又派人把儿子叫回来，儿子说自己做不了主，这个问题要拿到寄合上听取大家的意见，把我想借阅的那些文书带去会场，征求意见。他就拿着文书出门去了，可是中午不见他回来，到下午三时多还没有回来。我问老人：“究竟商议些什么呢？”他回答：“有各种事情要商定……”我本打算这一天去北面大约三里之外的佐护，心里有点着急，便决定去寄合的会场看看。老人也陪我一起去。到会场一看，大约二十人坐在地板房里，外面的树底下三五成群地蹲着的人正在谈话。看似聊天，其实不然。一问才知道，原来村里要决定一件事，都必须取得全体的同意，这样就要讨论好几天。大家聚在一起，先听区长讲话，然后按地区分组讨论各自的事情，再向区长汇报讨论结果。如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再回到自己的小组继续讨论。中途家里有事，可以回去，但区长、总代要听取汇报，综合意见，必须一直在场。总之，这样的会议要召开两天，不分昼夜。听说昨天晚上也讨论到将近拂晓时分。如果发困想睡

觉或者无话可说，可以回家。我想借阅旧文书的问题，听说今天早上已经讨论过，但我去的时候，尚没有结论。当然不是从早晨到下午三点一直讨论这个问题，也涉及其他问题，因为有几个人提出借阅文书的事情，便成为会场的话题。我当时并不在场，后来听到讨论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首先是区长说话，“九学会联合调查对马^①的先生来到伊奈了解情况，说是要了解伊奈的古老历史，无论如何需要古老的文书资料。这些东西能不能借给他？”有人说道：“这些东西从来就没有借出去过，是村里珍贵的证据文书，应该由大家好好讨论。”于是，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转而讨论协商其他事项。后来，一位熟知村子掌故的老人说道：“以前，这个村子的头号世家、身份也很高的‘给人（乡士）’的家主去世，其幼子继嗣家主。他的一个老亲戚前来说要看看家传的‘御判物’^②，就拿走了，怎么催促都不还。后来那户人家成为本村最大的世家。”接着，大家七嘴八舌聊起相关的事情，又转到别的话题。过了一会儿，有人重提文书之事：“我听说村子的账箱里保存有古老的文书，但这是第一次看到。没听说这古文书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如果对别人有用，给他看看也无妨吧。”不少人借机谈论家中藏品让有眼力的人鉴赏的好处等世间逸闻，然后又转到其他话题。

我来到会场的时候，事情正讨论到这个程度。区长把大家讨论的过程简要告诉我，我感觉这样恐怕一时难有结论。大家各自

①即由日本民族学协会、日本人类学会、日本考古会、民间传承会、日本语言学会、日本社会学、日本宗教学会、日本地理学会、日本心理学会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地域联合调查。——译注

②指有将军或大名花押的文书，在授予权力、表示感谢等时候使用。

发表看法以后，一个老人颇为大声地说道：“我看这个人不像坏人，就这么决定了吧。”他一说，外面的人也都聚拢到窗口，看着我的脸。我把古文书中所写的内容告诉他们，说古时候只要捕到鲸鱼，村里年轻的女子都穿上漂亮的衣服、化了妆去看，而文书说这是不应该的。听了我的介绍，大家又议论起过去捕获鲸鱼时的情景。这样的会议实在是优哉游哉，话题逐渐扩展开来。大约聊了一个多小时，带我过来的那个老人征求大家的意见：“怎么样？人家特地提出来，就借给他吧……”一个人说道：“既然你这么说了，谁也不会有别的意见吧。”区长说：“那就由我负责。”于是，我当场写下借条，区长念给大家听，问道：“这可以了吗？”有人高声说道：“噢，可以了。”区长便将从早晨起就一直放在面前铺板上的古文书交给我。我接过文书，表示感谢，出了门。陪同前来的老人就留在会场。这样的协商会不知还要开到什么时候。

寄合的情景深深烙在我的眼底。这种寄合的方式并非始于最近，村子保存的商议记录显示，最早的将近二百年以前。这是留有记录证据的，在此之前应该就存在寄合的形式。据一位七十多岁老人的回忆，他小时候就见过这种寄合，不同的是，当时如果肚子饿了，不回家吃饭，而是由家里人送盒饭来，吃完继续议论。如果晚上还议而未决，有的人就席地而眠，醒来后继续讨论。有时候彻夜长谈，直到达成一致意见。但不论多么困难的事情，有三天时间一般都能解决。虽然耗时，但不能马虎从事，一定要做到所有的人都同意。所以一旦决定下来，大家都必须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寄合中也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围绕某件事，各人讲述

自己所知的与此相关的事例。正因如此，大家发言踊跃，会议开得热火朝天。

这样的协议形式不仅存在于伊奈村，我在十天后前往对马东岸的千寻藻，同样为了借阅古代文书，千寻藻湾内四浦^①的总代也召集大家开会，使我深感会议在这样的村子是何等的重要。四浦总代会具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延续至今，始于四浦村民在湾内共同捕获海豚的经历。我提出想借阅四浦共有的文书，千寻藻总代说“那就派人去通知四浦总代”。我做好耐心等待的思想准备，只是表示感谢。派去的人必须坐小船到港湾深处的村总代家里。距离一里地^②。大约三个小时后，派去的人回来，说已经与其他三浦的总代取得联系。打开地图一看，我才意识到给他们添了很大的麻烦。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三个总代都乘船过来。每个人都郑重其事地穿着和服短外褂，手拿扇子。虽说是夏天，天气炎热，也可见总代会似乎十分严肃。对方说需要一定的时间讨论，于是我去其他人家做调查访问，他们让我晚上九点左右回到总代家里。到时回去一看，四个人坐在外面的房间，讨论已经结束，他们连晚饭也没吃。千寻藻总代说道：“我们商议决定，东西你不能带回去，但可以在这儿借阅一天。”其理由是账簿里记录有使用四浦共有的渔网捕获的鱼总量，不能泄露出去。说得在理，我回答“这样可以”，于是千寻藻的总代撕开账箱的封条，打开盖子，清点册数，交给我。然后端出晚饭的食盘，我也没有吃饭，便受邀

①位于福井县中北部、越前町东北部的村落，由梅浦等4个村落组成。

②日本距离单位，1里约4公里。

一起用餐。食盘是木制方形漆盘，古色古香，米饭上放着煮芋梗和腌茄子。这样的聚会自古以来就有类似的招待。四个人一边吃饭一边聊起过去捕获海豚的往事，谈兴甚浓。从五时到九时的商议大概也是一直谈论此类话题。要是我也在场，还真想一一记录下来。

当天晚上，我又是彻夜未眠地抄写账本——然而，我感觉到些许的悲哀。外面明月当空，门前是海湾，低矮的远山黢黑鲜明地浮现于夜空，轻风掠过海面，月光碎落在荡漾的波间。在这海滨乡村，我借宿的这家的老太太一个晚上都在纺纱。她说“今晚月光很好……”，于是欣赏着月色、享受着夜风的清爽工作。我白天也不得不赶活儿，到傍晚总算抄完，便去总代家里交还原件。晚间又到世家旧宅做调研。这天夜里，三个总代又齐聚在千寻藻的总代家里，把账簿放进账箱，贴上封条，十二时左右才各自回去。我在世家做完访谈记录回到住处，听见海滨那边有人说话，还看见有火把，出门一看，是总代们正要乘船回家。他们为我的事情忙了两天，让我实在过意不去。我把饭钱交给总代们，他们说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无论如何不肯收下。开船时，我说“给你们添麻烦了，深表感谢”，他们回答道：“我们的工作也顺利完成了。”小船向月色下的海面滑去。

我如此详细地记述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让读者具体了解村落过去的形态、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需要这种村落的传承，以及谈论自古沿袭的惯例具有怎样的意义。

我不说日本所有的村落都是这样的形态，但至少京都、大阪

以西的村落自古以来就存在这种寄合，乡士和百姓^①在寄合里似乎没有区别。从领主—藩士^②—百姓这个序列来看，百姓的身份最低，但作为村落共同体的一员，发言权似与其他成员不相上下。同样是在对马北端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我阅看古文书，其中一份近三百年前的文书指责一户相当于宗士一族的乡士每次都派男佣参加寄合，认为这种做法岂有此理。像这样的会议，一般都是乡士家的主人才够格参加发言，并且倾听别人的意见。乡士若有被官^③、卒士^④，对这些下属相当威风霸道，但一般村民与他们并非主从关系，所以如果乡士逃会，大家自然要抱怨发牢骚。不过，两者之间还是有各种区别，例如乡士和百姓不能通婚，在盂兰盆节上只有乡士才能演出一幕歌舞伎。仅仅看这些区别，似乎觉得等级制度很严格，但如果看一看村子里的生活，其实还有不少乡士是百姓家的佃户。这绝非对马的个别现象，说明村落里自有其农村的生活形态。那么可以想象，这种状态下的寄合协商，往往不能像现在这样光讲大道理就能解决问题，一般都要通过比喻，即以亲身经历体验的事情进行比方，加以说明，这样别人容易理解，自己叙述也方便。开会协商的过程中，也会安排冷却的时间，如果有反对意见就提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场，有人提出赞成意见，再冷场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进行思考，最后由最高负责人做出决断。这样的话，大家在小村子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①一般指农民。——译注

②藩属武士，江户时代为大名的家臣。——译注

③战国和江户时代在身份和经济上附属于地主的隶属农民。——译注

④一般指幕府直辖地地方官的次子、三子等分家后无地的人。——译注

就很少觉得尴尬，同时也深知寄合具有权威性。

对马的每一个村子里都有账箱，里面都保存着商议记录。村落在这种传统的支持下自治管理。所有人都有讲述个人体验、见闻的发言机会，这的确对村落生活的有序化和加强团结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村落的进步造成一些阻碍。

二、民谣

我在伊奈村耽误了时间，离开时已是五点多。虽说夏天昼长，太阳却已偏西。从伊奈到佐护的紧里面有三里地，加紧赶路的话可能在天黑之前到达，总之想马上出发。刚走出来，先前落脚处的主人追上来，告诉我“佐护有人来伊奈买木材，他们现在也打算回去，你们可以一起走”。来到村头，看见三个人把马拴在树上正聊天。

看见我，其中一人说道：“是你要去佐护吗？要不骑马去，怎么样？今天本想来买木材，可是还没有加工好，所以没有东西驮。”这倒是一番好意，可是我这个穷光蛋心里盘算着路费，就谢绝了对方。他便说道：“那你把背囊放在马背上吧。”于是让他把背囊驮在马上，他又说道：“你先走吧。我们要去买石油，然后再回去。很快就会赶上你的。”我肩膀轻松了，便匆匆忙忙上路。挨着伊奈的下一个村子是志多留，夕阳映红海湾，十分美丽。我在沿海的路上行走的时候，那三个人骑着马威风凛凛地从后面赶上来、超过去。《石山寺缘起》中描绘农民骑马去捕鱼景象，这三人和画

中所描绘的一模一样。他们都身穿类似和服单衣的短袖齐腰外套，下面是齐膝细筒裤，脚上穿着草鞋。从后面看过去，他们的背影很吸引人，可是很快就跑得无影无踪。我按照地图穿过志多留村，刚进山沟，就看不见他们了。为难之际，向在地里干活的人打听是否有骑马的人从这儿经过，对方回答说“很神气地飞奔过去了”。我的背囊里放有一斗大米和换洗的衣服。和中世^①时候的旅行一样，昭和二十五年在对马旅行，必须自带大米。如果没有大米，在农家住宿会给他们添很大麻烦。姑且不说对马产米很少，我连这三个人的姓名都不知道，也没问他们是佐护哪里的人。佐护的山谷南北长约一里多，其间分布有六个部落^②。我感觉事情不太好办，但心想还是尽快赶路，要是走迷路了，就露宿山中。那一年五月，东京大学的副教授泉靖一来给调查做准备的时候，就在从佐护前往伊奈的山间迷了路。他想得比较简单，以为过午从佐护出发，傍晚就能到达伊奈，可是迷路山中，晚上十时才走到。他提醒我说“对马北部的路，很多小路才是主路，一定要多加注意”，现在觉得果如其言。山谷变细，而且眼前有两条路，实在让我为难。没有任何路标，于是我两条路都走着试试，看看哪一条路上有马蹄印，打算走有马蹄印的那条路。

我这样探寻道路的时候，心想中世以前大概就是这样的路吧。不仅狭窄，而且树木遮蔽，完全看不到前面，甚至无法确定自己

①主要指公元12世纪至16世纪的镰仓、室町时代。——译注

②小型村落，少数居民的集中居住地，具有共同体功能的地缘团体，也是村的单位。——译注

所处的位置。同一条路，即使走过几遍，也还会迷路。没走过这种山路的人，就不理解狐狸精变人的故事。夜间更是无法行走，白天太阳还照在山上七合^①的时候，山谷的树下小道就已经暗如夜晚了。

我走着走着，忽然听到人的声音，像是在喊人。我想说不定在叫我，于是也大声回应“喂……”，同时朝声音的方向走去，从山谷爬到山顶上来。说是山顶，因为是在密林里，根本看不见周围。那三个人把马拴在树上，在山顶等着我。

我也在山顶歇一口气，感慨地说，在这样完全弄不清方向的山路上行走实在不容易，三人中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说道：“有好办法啊，你一边走一边发出声音，别人就知道你在哪里。”我问他发出什么声音，他回答说：“唱歌。你一唱歌，在山里走的人就听见你的歌声。要是同村的人，就知道你是谁。对方也唱歌。当双方走近到能听清歌词的地方，就‘喂’地打招呼。这就大致能知道对方往什么方向做什么去。要是找不到这个人，只要有人听过他的歌声，就可以推测他大概在哪座山。”我觉得言之有理，同时也明白在这样的山间行走时民谣的必要性，于是提出要求：“能唱一唱吗？”老人说上路以后再唱，便骑上马。沿着凹凸不平的石路往下走，他一手扶着马鞍，一手持着缰绳，注意着身体不往前倾斜滑落下来。因为虽有马鞍，却没有马镫，在山路上骑马，要保持身体平衡，就必须扶着马鞍。之所以没有马镫，据说是被下

^①日本表示登山路的概略高度单位，按照山路的险阻程度从山下到山顶，全程分为十合。——译注

垂的树枝撞击从马上跌落下来时，受伤程度最小。和他们一起行走，我感觉他们的做法都是经过深厚的生活智慧积淀而形成的。

在摇摇晃晃的马鞍上，老人开始唱歌。他开口一唱，就让我大为惊叹。他唱的是追分^①。他的追分具有松前追分、江差追分那样的抑扬顿挫，声韵细腻而洗练，不是酒宴上唱的那种追分，具有马方节的质朴风格。他年近七十，声音却高亢洪亮，在马上自唱自娱，我小跑着在后面紧追慢赶。

道路稍微好走一点，山谷开阔起来，看见一个小村子。村名叫中山，农户分散在田地里，约有十户人家。太阳已经下山，但还没有一家点灯，大家都在门前，有的收拾整理东西，有的闲聊。有一户人家正在烧洗澡水，红红的火焰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年轻人正在家门口刮掉锄头上的泥巴。

马上一个人问道：“不来玩吗？”年轻人回答：“盂兰盆节的时候。”旧盂兰盆节应该是十天以后。“今年没怎么来啊。”“是啊。上一回还是五月……”年轻人直起腰看着我们，他一张圆脸，显得开朗，体格健壮。从中山到佐护谷有近两里路，但毕竟是邻村，而年轻人在正月以后，只有五月去过一次佐护。这儿的生活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报纸、没有星期六也没有星期天、没有戏剧也没有电影。“就是干活吗？”老人说：“也不是。大家都制作重盒^②，拿着到中山（海边村落）去，捞海藻，捡贝壳，抓小鱼，还是很有乐

①即追分节。日本民谣，始于信州（今长野县）追分驿站旅馆女招待传唱的马方节（马夫调），后被马夫传唱。——译注

②用于装食品的多层方形木盒。——译注

趣的。”马上一个人说道：“啊，老爷子嗓门好，乐趣可多了。”我听他这么一说，以为老人这样自唱自娱，是为了让生活变得快乐，但其实还有别的含意。离开中山，继续沿着山谷行走。这一带是佐护川的上游，道路沿河而下，时而在右岸，时而在左岸，从河岸略微平坦的地方通过。从右岸到左岸，从左岸到右岸，每次都要过河。过河的时候，我都要脱鞋脱袜子，把裤脚挽上去，而马上的人们都是飞溅着水花奔过去。过河以后，我要把脚擦干净，穿上鞋袜，跑着赶到已经走出相当远的三人身边，累得我气喘吁吁，难受得很。其实我没有吃午饭。在对马如果住旅店，可以一日三餐，但如果住在农家，只有早晚两餐，多数不吃午饭。肚子饿的时候，农家里现成的有什么就吃什么，所以很少吃正儿八经的午餐。首先，农民家里没有钟，即使有，因为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家里有小孩上小学的，还多少有一点时间概念，一般的农家不受所谓时间的约束。我的手表在旅途中损坏了，因而知道没有钟表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我参加九学会联合调查对马的旅途上，离开对马岛的首邑严原时，要了一斗大米，这是调查的路途上必需的，但实际上大米的数量被克扣不少。因为考古学组必须雇民工，也要供他们吃饭。但是，据说事务所没有这个配额，就从在岛上进行长期调查的人的口粮中克扣。我每天的定量供应是三合^①，所以原则上必须不吃午饭。在岛上调查，尽量住宿在农家，有的农家中午就吃地瓜粉

^①日本的体积单位。十合为一升。——译注

团子凑合，有的农家连这个都没得吃。在一户农家做调查的时候，和我谈话的那个老人到午饭时间也不吃，我就说道：“你先吃饭，饭后继续谈。”他回答说：“今天不工作。”还是没有吃东西。这个地方似乎还存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我有时随便买点粗点心算是午饭对付过去，但在伊奈不吃午饭。早晨六时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时、一时，访谈调查、抄写古文书等，不管怎么给自己加油鼓劲，还是感觉十分疲劳。我们又上到一个山顶，之后的一里多路，我几乎都是奔跑，不然跟不上他们。

我终于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过河的时候，就把脸贴在水面上，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水，然后把开襟衬衫和裤子都脱下来，只剩下背心和裤衩。这样稍微出点汗也没关系。我用皮带把开襟衬衫和裤子卷起来，搭在肩上，穿着士兵的大头皮靴，一副勇猛的架势继续往前跑。我已经有点落后，前面就“喂……”叫起来。我追上去的时候，他们说：“累了吧？”我还硬着头皮说“没事”，却感觉些许的难堪。天上挂着约莫是初五初六的上弦月，照得夜路十分明亮。

老人在马上的一个多小时里，大半时间都在唱马方节，我一边连走带跑，一边问道：“孟兰盆舞的歌也会唱吧？”他回答道：“孟兰盆节已经停止了啊。”“可是歌还留着吧。”“那倒也是。”“那就唱一曲。”“那我就来一段口说^①……”老人开始唱孟兰盆节的口说，是大江山口说。那稳重宁静的感觉似乎还保留着古代佛教声

^①反复歌唱同一个意思，多用于表达倾慕、伤感的心情，分平曲与谣曲，这里指孟兰盆节时歌唱的民谣。也称口说歌、口说节。——译注

明^①的语调。祖父市五郎说兵库口说最古老，我听过他唱的吸收兵库口说流派的口说，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对马北端的佐护山谷里听到与祖父的唱调几乎一样的口说。大江山口说叙述的是源赖光制伏大江山的酒吞童子的故事，一般认为其词章在口说中比较古老。

老人后来还唱了《乙弥清心》《白系口说》等口说。我们终于能看到佐护山谷里农家的灯火了，每次从农家门前经过，马都会嘶鸣。三个人骑的是公马，农户家里有母马，所以经过门前时公马被母马吸引，都想往那边去。俳谐中有这样的句子：“马过马嘶鸣。”的确如此。骑马从养马人家的门前经过时，缰绳的掌控手法也有诀窍。这时候老人也没有了唱歌的闲情逸致。总之，我跑了三里多路，来到佐护谷的惠古。把我的行李驮在马上那个人说：“今晚就住在我家里吧。”于是我和另外两人分手，住进田间的屋子里。当天晚上，和他聊佐护山谷又到十二时多。

第二天，我去造访了据说是本山谷唱歌最好的铃木老人。他已经八十四岁，平时在住所的屋后阴凉处编织草鞋。我说：“听说老大爷是佐护唱歌最棒的，特地来听你唱歌。”“你是哪里的？”“我是从东京来的。”“嚯！天子待的地方啊。这次天子也弄得够惨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天南地北地闲聊，后来逐渐来了兴致，说道“唱一段吧”，开始唱大江山口说。虽然因为年迈，有点接不上气，但比起昨晚那位老人的确大为出色。声音富含意趣，曲调表现精妙，甚至感觉具有净琉璃的韵味。我盘腿坐在地上，闭眼聆听。他唱

^①佛教举行仪式时僧侣咏唱的歌曲。

完以后，嘟囔道：“接不上气，已经不行了。”后来再也没唱。

对马岛内有六尊据说极其灵验的观音菩萨，“拜六观音”的风气一直持续到中世末期还十分兴盛。不论男女，成群结队巡回参拜。佐护也有观音堂，巡回参拜者来的时候就住在民居里，于是村里的年轻人和他们进行唱歌比赛。起先还是以曲调的优美、字句的表现力决定胜负，最后却变成赌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发展到男人让女人赌身体，女人让男人赌身体，不在少数。铃木老人与这些女人比赛唱歌从未输过，据说和前来巡回参拜的几乎所有的漂亮女人都睡过。昨夜那个人说唱歌的老人嗓门好乐趣多，指的就是这件事。明治末期，对马北端还存在这种对歌的“歌垣”^①。在巡回参拜者住宿的民居前面的院子燃起篝火，和村里的青年们一起唱歌、跳舞，不问是否夜深。

这个时候，女性没有已婚与未婚的区别，只有男女的区别，唱歌也不仅仅是唱，还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动作，有的还互相打赌。铃木老人不仅声音最好，在这方面一定也是最拿手的。

第二年，即昭和二十六年，我去对马调查，在离佐护很近的佐须奈听到了最好的民谣。那天傍晚，我陪同调查团团团长涩泽先生去佐须奈，村里的姑娘们为我们表演歌舞伎舞蹈。《忠臣藏》的各段都随着音乐伴奏翩翩起舞，高雅精妙。我和唱歌的老妇人交谈甚欢，我说：“这里歌谣应该很丰富，能唱给我听听吗？”她很痛快地答应：“那你今天晚上来啊。”

^①在特定的日子，年轻男女聚集在一起，唱互表爱慕的民谣。

我在住宿处吃过晚饭后等着，到很晚她来叫我。我带着一瓶一升装的清酒前去一看，已经有四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在那里等着，还有年轻人。老妇人说道：“你先唱一首，起个头。”我就唱了家乡盂兰盆节的一段口说，她们说“很相像嘛”，接着兴高采烈地唱起来。“润润嗓子。”我把清酒倒在茶杯里，她们也不客气，端起来就喝，然后继续唱歌。都是好声音。我心想要是掏出笔记本记录，可能会影响她们的心情，于是只是聆听。一个人唱到接不上气的时候，另一个人接下去唱。曲目大多与歌舞伎有关，唱的时候一定会加入手的动作，还有扭腰、抬腿，仅仅是上半身的动作就令人感觉美不胜收。简直不可想象她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农家老大娘。在场的年轻男人被这些老大娘贬得一钱不值，说他们是一群没本事的饭桶。一问才知道，原来对马的盂兰盆舞蹈十分兴盛，大抵各浦都有，其中有的还演出一幕歌舞伎，跳盂兰盆舞蹈的场合就成为学习民谣的重要机会。但是佐须奈不知何故，据说很早就停止了盂兰盆舞蹈，因此减少了老年人把自己的才艺传授给年轻人的机会。

对方唱歌以后，就要求我也唱，我会唱的民谣不多，结果对方要求三次我答应一次。我想，对歌比赛就是这样产生的，随着情绪兴奋，与性有关的歌词就逐渐多起来。年轻人哇哇大叫，但老大娘们还是比较规矩。到了深夜还依然大声歌唱，左邻右舍也聚集到家门口，这样一直唱到三时左右。当然这期间也会兴致勃勃地聊天，我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个地方第一次举行对歌比赛是什么情形。

村落的寄合

一

我想再写一点寄合。

土地改革^①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长野县諏访湖一带的村落指导土改，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农民对土地具有深厚的感情，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土改中，大地主比较好说话，小地主问题就很多，有不少情况反而觉得是改革不合理。有的人只开垦出一点土地，由于儿子上了战场，要求政府在他回来前代为耕种，却直接被没收。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此外，还有人千辛万苦挣钱买到一两町^②田地，这些没有耕种的土地被征收时，地主备尝自己经年的艰辛劳苦遭到蔑视的痛苦。我的那位朋友对这种情况也感到非常棘手。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对我的朋友说：“如果把人作为个体来看，

①主要指 1947 年至 1950 年根据盟军驻日司令部的命令进行的日本土地制度改革，导致寄生地主制的解体。——译注

②日本土地面积单位，1 町约为 9917 平方米。——译注

他不会只做好事，三代之内必干坏事。不可没有互谅互让的精神。”他这么说是原因的。在他那个村子，一到六十，就进入了老人的队伍。老人们时常聚在一起，谈论村子里各种各样不公开的忌讳话题，不公开谈论的问题都不是好事，都是有关家庭丢人的丑事。老人们在一起就唠叨这些，但是，他们不会向群落之外的人谈论。甚至谁也不知道老人们聚在一起，原来在谈论这些事情。我的朋友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才知道老人们谈论的话题，此前并没有听老人说过只言片语，但是在土改受到阻碍难以开展的时候，这位老人对他说：“只要是正确的事情，就勇敢地干下去。”他听后觉得言之有理。

在商议土改的会议上，大家提出对自己有利的各种要求。他便说道：“各位，在座的有人敢独自在深夜扪心自问，斩钉截铁地断言我从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我的父亲只做好事、我的祖父也只做好事、我家的土地都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弄到手的吗？如果有这样的人，就请站出来！”这么一说，一直强硬坚持要求的人都沉默不语了。

后来，在协商陷入僵局的时候，只要把“深夜扪心自问”这句话搬出来，大抵都能找到解决的头绪。

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在几次遇到土改问题的会议上讲述这个故事，结果卓有成效，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

有一件往事我至今未能忘怀：小时候，我也有意无意地去听寄合，不记得是跟祖父还是跟父亲去的。看见很多人聚在一起谈话，其中一个人大声嚷嚷着表达自己的主张。我当时还是小孩，不明

白他主张的具体内容，但他一个人滔滔不绝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一个老人说：“说别人之前，自己先照照镜子。”老人这么一说，那个人立即默不作声。当时的情景极其鲜明地烙在脑子里。

后来我在出外旅行期间，时常有机会遇见这样的老者，也明确知道他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最近有这样一件事：在能田多代子女士的著作《被切断双手的姑娘》出版纪念会上，今野圆辅发表评论说“能田是热心肠老太”，让我很感兴趣。今野和我是老乡，都是福岛县人，他的奶奶也是一位热心肠老太。大凡在村子里生活比较安定，又通情达理的老年人都是热心肠。他们对村里的事情了如指掌，经常向那些不幸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往往在人们觉察不到的时候做好事。今野的祖母有时夜里一两点去邻村探望不幸的女性，有时给生活困难的家庭送去食物，有时在三更半夜接待前来诉说心事的别人家的媳妇。

揭发别人的过错容易，但处理村里的人际关系时，有时有过错者在被揭发以后仅仅表示悔悟，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很难处理，因此女性之间会互相商量解决的方法。这时，通情达理的老年女性的想法和看法就成为年轻女性的人生指标和精神依靠。对什么事都洞若观火却表现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对纠正村里诸多弊端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小的村落作为共同生活的空间过于狭窄，各家各户的事情都不胫而走，广为人知，而世间流传的多为坏事。总之，对邻居

的事情知道过多会导致双方的生活沉闷窒息，没有城市生活那样轻松舒坦。今天的农村，从事非农业工作的机会多了起来，村里人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天到晚见面，这确实让大家感受到了相应的轻松气氛，但如果同是农民，都在田地里插秧、拔草、收割，哪个人干的农活怎么样，大家一目了然，想马马虎虎地偷懒都不成。这种必须与社会保持一致的生活方式给个人带来诸多难以适应的难处，很多时候必须牺牲悠然自得的天性。而且平时的生活极其单调，每天如同行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上。

对这种生活的一种补救，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发泄精力，再一个就是在私生活中发现实现愿望的世界。前者是在节庆祭典等活动或者各家举办的宴席上忘乎所以地狂欢喧闹，后者是在狭小的村子里也不会被人发现的个人行为，尤其表现为婆媳问题之外的偷盗或男女关系的形式。

年轻男女的性关系应该比现在随便，在婚后相当长时间还未能了断，当女性一个人无法解决的时候，往往就向这些热心肠老太求助。

我在爱知县佐久岛看到一棵钉有大约五十根五寸长铁钉的树。把钉子钉在人偶上可以诅咒别人，这一定是用钉子把草人钉在了树上。据说这棵树原先长在神社的神殿后面的树林中，是一棵阔叶树，但不知何故枯死，神社就把这棵树卖掉了。买主打算当作柴火，于是把树伐倒、劈开，却发现树皮往里大约五寸的地方有这些钉子。原先钉在树皮上的钉子久而久之就埋到树干里，能埋进五寸，大概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买主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就拿到村里的热心肠老太那里想问个明白。老太一看就明白这大概是草人诅咒的钉子，但没有吱声。在村子里，许多女人都找这个老太商量各种事情，据说男女关系的问题要比女性之间的问题多。看来这个草人诅咒也牵涉男女关系，但老太一生中还没有遇到这么严重的人际关系纠葛。一般在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之前就大体解决了。促成解决的原因之一是村外是个广阔的社会。在村里无法解决的时候，就让当事人到村外去，这是最好的方法。以前一般不会这样做，村里发生的问题必须在村里解决。但现在甚至几乎用不着让当事人逃跑，当问题趋向复杂的时候，大家就随意离开村子。

但是，这样的调解人不能只以好坏善恶的简单标准评判人的行为，必须从人性的高度，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那些已经把户主让给孩子，从第一线退下来，不再承担社会责任的老人才有可能履行这样的职责。

大约二十四五年前，我在福井县敦贺西面一个半岛的西海岸旅行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一个小佛堂，传来热闹的人声。近前一看，有十来个老太太在佛堂里围坐一圈，正打开重盒吃饭。一打听，原来是观音讲^①的在参加参笼^②。她们一到六十岁，都加入这样的圈子，时常这样参加参笼，或者在家里聚会，边吃边聊。

“你也参加进来吧。”

她们这么一说，我就和朋友两个人坐在佛堂的廊子上，一边

①赞颂观音功德的法会，讲即为佛教的念经会、法会。——译注

②在一定时间内闭居神社或寺院祈祷。——译注

吃她们分送的食物一边闲聊。

“你们还没有娶媳妇吧，要娶个好媳妇。老婆不贤，倒霉百年。”老太太们半是开玩笑地调侃着，一边劝我们吃她们带来的各种东西。虽然她们对两个外地来的陌生的年轻男人这样毫不在乎地什么都说，但当我刨根问底地询问观音讲的情况时，一个老太插嘴道：“这个讲就是说儿媳妇坏话的。”这时，旁边一个老太似乎在纠正她的说法，说老年人爱发牢骚，也就经常说儿媳妇的坏话。据说老太太这样聚在一起互相抱怨自己的儿媳妇，回到家里和儿媳妇相处时就不至于那么厉害。

我说，要是大家把这样的坏话散播到全村，那可了不得，她们说不会的，因为自己做媳妇的时候，就没人把婆婆说的坏话告诉过自己。可以说，这种观音讲就是老年人发牢骚的“讲”。

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出“姨舍山”^①的世界。

这种现象总体上在西日本比较普遍，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年龄阶梯制色彩，就是到一定年龄成为老人后，他们就隐居赋闲。而从东北到北陆地区，很多老年人依然掌握家庭的实权。这种情况下，儿媳妇就只能是儿媳妇，成不了女主人，儿子也坐不上主人的座位。

总之，在老年人有明确隐居赋闲想法的地方，老年人的作用也就明显。

^①日本民间的弃老传说，叙述一男子将老母遗弃到长野县冠着山中，后来又将她接回家的故事。——译注

二

然而，年龄阶梯制明确的现象往往出现在非血缘的地缘集团^①比较明显的地方。当然，村里存在着血缘相同的同族集团，但不是一两个，而是若干个。这些同族者往往不是集中居住在一起，而是分散居住，与异姓者杂居。这种倾向在濑户内海各岛屿和九州西边的各岛屿上尤为显著。异姓者居住在一起，村里的异姓同业者或者地域性的聚会就发达起来。这种聚会便称为寄合。召开寄合最多是与宗教礼仪相关，此外还有各种村务。

像九州肥前西部在中世时期爆发大规模的松浦一揆^②，最初具有称为松浦党的同族集团的浓厚色彩，后来有姻亲关系的宇久氏（五岛氏）和青方氏也参加进来，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座次，不遵照本家分家的秩序，通过权利皆平等的思想举行一揆。而且参加一揆寄合的还有居住在各个地方的在乡武士代表，例如青方氏，虽然松浦一揆中列有此人的姓名，但青方氏本是散居在五岛的小值贺岛、中通岛、若松岛等岛上的三十多家的总称，本身就举行一揆，不过是从中选出一个人作为代表参加松浦一揆。

这是武士集团，而在濑户内海地方上，下级武士或农民渔民工商业者等生产者之间成立同业集团，这种集团称为“众”。例如

①即 local group，在某个区域中拥有共同利益关系的群体，群体中的人不一定互相有血缘关系，与之相对的是血缘集团。

②农民武装暴动。——译注

三岛众、盐饱众等，“众”这个字大概与镰仓时代的古文献中出现的“一结众”等有关。一结众就是今天的“讲”的伙伴，地藏讲、念佛讲等在各地兴盛发展的时间相当久远，甚至连濑户内海西面的小島八島在至德四年（一三八七年）也出现一结众。另外，这个地方还保存有很多中世时期抄写的大般若经，因此可以推想这里自古以来就举办般若讲。

可以认为，寄合是在宗教性聚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兵库县加古川东岸一带的村落里有许多称为“讲堂”的建筑物。如四阿造^①，三面通顶，只有一面板壁，佛坛上祭祀着阿弥陀如来、地藏、观音等。此类建筑很多。这种建筑物也见于中世的画卷。在加古川东岸一带，这样的讲堂经常作为寄合的场所。例如讨论修路、疏通沟渠、储水池的用水分配等问题时，大家聚集在讲堂前面协商。这时候一般都穿着工作服，简单协商以后又各自开始干活儿。

但是，西日本的各个村落几乎都不是这种具有一定规制的讲堂，而是叫作“寮”、“庵”的很小的会堂。这样的小会堂大抵无人居住，平时都关着门。无寺院的僧侣有时住在里面，依靠村民救济的大米和布施等过日子，这个人死后，如果没有人接着来住，就成为空屋。

这种会堂多作为寄合的场所，可以认为寄合原本是始于宗教性的结众发展而来的，所以性质上应该还残留着不少结众聚会的

^①即中国的亭子、凉亭。

氛围，在这样的社会里，经验丰富的老者自然受到尊敬。

我参加会堂寄合的次数不多，自己只是一个过路的外地人，觉得参加进去会影响聚会的气氛，所以不主动参加。但也有出于各种原因非参加不可的时候，有时我访谈的人恰好在寄合会场，于是顺便参加。

有一次，我在土佐的山里恰巧赶上寄合，说“我是东京来的”，他们就硬是要我坐下来。等寄合的事情商量完后，大家要我谈一谈东京，我就聊了各种有关东京的事情。那次寄合是决定共有山地的割草问题，山地先划分几块，决定谁和谁搭配一组去割草。区长念着划分出来的地块名称，问“谁去”，想去的人互相递个眼色，两三人就报出自己的姓名。事前不抽签，每一组似乎也是当场搭配，但进展很顺利。山口和山坳的条件大不一样，大家都没有抢先挑选容易的地块。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没有时间了解清楚。

多数人认为寄合是户主的聚会，在这种场合，很少由女性代理参加。而且女性一般不说话，只是坐在角落里听别人发言。也召开只有女性参加的寄合，但很少是全村规模的，大家志愿参加，而且话题与村落自治无关，主要谈论和睦相处、信仰，或者农业劳作，谈论过程中喝点茶。这样的聚会在濑户内海地方十分常见，频繁召开。极小范围内的女性聚集在一起，吃一点极为简单的茶泡饭加咸菜，聊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各自回家。经常举办如婴儿第一次洗头、命名、第一次参拜神社、百日等男性一般不会参与的筵席，参加的大抵都是女性。此外如灸疗等只有女性才有的活

动，在开始之前或结束之后，大家会一起吃点简单的东西。这种附带饮食的聚会除了与宗教、劳作有关的内容外，几乎都是以闲聊结束。我有时也被她们邀请参加这样的聚会，一起聊天。聊天的内容有一半是类似戏弄别人的笑话，还有就是交换村里的各种信息。通过这种聚会，我可以充分了解各个家庭。

在这种聚会的基础上，还召开决定相关日常事务的聚会。所谓日常事务，如挑选插秧的姑娘、养蚕兴盛地区共同饲养的值班员等，大抵都由女性聚会来决定。另外，盖房子、葬礼等事项中，也有需要女性单独配合的地方，就由女性聚会来决定。

除了这种家庭主妇的聚会外，还有隐居赋闲的老年人的聚会。老年人的聚会有时候也男女分开，但像“讲会”这种形式往往是男女一起参加。

同样，未婚青年男女也多有“若众组”^①、“娘仲間”^②这样的组织，这么多的集体在村里形成层序。这种现象在中部地方的西半部很多。我在爱知县北设乐郡山中的名仓，对四十多户农家每户的经营状况进行调查的时候，虽然大体的数字很明确，但税款不清楚。因为税和其他各种费用都是通过区长征收，区公所以及其他公共团体就到区长那里去，但区长不是正在参加寄合，就是到日役番挨家挨户地收钱。交钱人说多少就交多少，具体项目没有逐个核实。于是我到区长那里查看账簿，税以外

①以村为单位成立的青年男子团体，15岁加入，到结婚为止，主要担任村子的警备、参加祭祀仪式等，亦称若者组、若连中。——译注

②指以年轻女子为主要参加人员的团体，亦称娘组、女组、女子若众等。

的费用都有记载，税款只有区公所向各家各户分送的收款单据，很少在账簿里明确记载。不仅这个村子如此，“讲”、“小组合”兴盛的村落多有这种现象，而且这样的村子自古以来都有强烈的地缘性的亲近感。

在名仓村召集老人们开座谈会的时候，大家首先兴致勃勃谈论起了万岁岭。起先我不知道万岁岭是怎么回事，询问之后，他们告诉我这是从村子去田口方向要翻越的一座山。在日清战争^①之前，都站在那座山的山顶上为士兵送行，高呼万岁。但是在山顶上挥手送别以后，士兵就立刻下到山谷里，被茂密的树木遮蔽，于是把送别的地点移到离山顶五丁^②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分别，高呼万岁，士兵往前走五丁多过山顶，然后下山而去。据说万岁岭从山顶往前移五丁多是从日俄战争的时候开始的。这实在是精心的安排，从这件事可以明显看出村庄共同意识反映。

后来我去三河湾的佐久岛调查，知道这里也有为士兵送行的地方。这个岛屿形状弯曲，呈月牙形，在靠近两端的地方有部落，西面叫一色，东面叫里，从本土过来的船都停靠在这两处。为士兵送行的地方在月牙弯进去的部位，从两边的部落可以看见驶离三河湾的船。船在湾内旋转一大圈后才离去。

这样的例子不只限于这两地，在村内寄合制度发达的地方也应该存在某种形式的相同现象。

①即中日甲午战争。——译注

②距离单位，1丁约为100米。——译注

三

这种传统应该具有比较古老的历史，从古文书的保存方式上也可以体现出来。古文书多数保存在特定的世家旧宅里，其中不少是世袭的庄屋^①等，还有不少村落把“役箒笥”、“账箱”这样的东西放在区长家里保管。也有的村子移交给村公所，这样的村子里的庄屋往往不是世袭的。少有证据显示这种情况始于近世^②初期。我没有逐一核实，所以不能断言已经清楚，但我想调查庄屋世袭与非世袭的分布情况。然而，不少事例表明庄屋世袭的地方也存在年龄阶梯制。长崎县的五岛等地就有很多这样的村子，不过住在庄屋之人大都是近世初期从其他地方搬过来的。

即使有一两家不参加，只要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员都参加不同年龄段的团体即可。在这样的团体中，如果各家之间的权力差异很大，那么团体所发挥的功能就会变小。所以，只要隶属于团体，重要的条件就是不能把各家的门第分出三六九等。

就我至今调查的印象而言，年龄阶梯制在西日本的表现色彩浓郁，在东日本就很淡薄，岩手县甚至有不少村子并不存在年轻人的团体。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发展落后的缘故，而是社会结构不

①江户时代的村落之长，负责收缴年贡，管理村落自治事务。庄屋主要是关西地区的称呼，关东称为名主。——译注

②近世一词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认为“古代、中世、近代”的历史划分并不适合日本，故在中世和近代之间提出近世一说。一般为安土桃山时代及江户时代的合称。

同。不过，今天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融合，出现了很多处在浓厚的家长式同族结合形态与浓厚的非血缘结合形态中间的村落形态。与二者区别的标志，除了上述拥有讲堂或庵寮的村子外，在大和、河内地方的民居密集的村落里，村子的道路上有个地方会修建得比较宽阔，叫“辻”^①。有辻的地方大抵就是召开“辻寄合”的村子，具有浓厚的非血缘地缘结合特色。

所以，尽管在日本这些村子里能看到村落合议制，却难以断定这就是时代变迁的产物。

在年龄阶梯制显著的地方，隐居制度一般也很显著，我在这里姑且不谈隐居制度的起源和起因，使之保存和延续下来的是非血缘性的地缘共同体。在这样的村子里，村中的公共事业和集体活动非常多，如山活儿、海里的活儿、修路、祭礼、法事、农活、服公役^②等。在古老的传统氛围浓厚的对马等地，村民每年得花一百天左右忙于这些公共事业、集体劳作、服公役等，其他的日子必须忙碌自家的农活，因此个体经营变得粗放。时代越往前，服公役越多。

为了尽量减少这些公共事务和公役，就必须及早离开户主的位置。一旦隐居，就不必从事公役与公共事务。人们更想出了尽快让儿子结婚，将户主让给儿子，自己专心于家庭事务的方法。

我看过淡路西海岸鸟饲村的旧庄屋斋藤家的“由绪书”^③，这一家的长子二十多岁娶妻，在他结婚的同时，父母便隐居起来。隐

①意为十字路口。——译注

②指为国家或公共团体服兵役、劳役等。——译注

③类似家谱，记载该家族的由来、变迁等的文书。——译注

居时，父母的年龄也就四五十岁，精力还很充沛，他们在近世初期通过三代人的努力，开垦出八町步^①多的水田。原先大概是仆人开垦，后来还是本人亲自领导安排，否则效率不高。年龄不大就隐居，所以具有足够的开垦土地的能力，随之也就产生隐居分家和幼子继承^②的制度。

由此观之，老年人在村子里的地位十分明确。老年人尽早从村落的政治性公役中脱身，但参与节庆祭典的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还参与村落的公共事务，而且经常代替户主出席寄合等。

从其地位来看，因为已经脱离了村落的公事，所以是隐者的身份。正因为不受公事的约束，非常自由，思维方式也出现不受约束的特点。

日本的中世文学由隐者维持发展，这与村落的隐居制度多有共通之处。村落的隐居者发挥着传承文化的作用。

虽然尚未确认是否与此有关，但从传承者来看，似乎也发现日本东西两地略有不同。最近水泽谦一在新潟县采集到许多优秀的传说故事，传承者多为老年女子。佐佐木喜善以前在岩手县采集很多传说故事，其传承者也多为女性。

但是，西日本就是男性居多。不论是冲永良部岛的差司翁、对马阿连的堀坦爷爷，还有其他地方都是男的多。当然，在没有

①即町，日本面积单位，常用作森林、农田的面积记录单位。1町步约合9917平方米。——译注

②由最小的儿子继承家业，其他年长的儿子成年后分家独立。此风俗主要见于西日本。——译注

描绘出传承者分布图之前，不能轻率下结论，不过这是极有趣味的课题。

从上述情况推测，西日本传承的主要是与全村相关的内容而非家庭；东日本则是家庭传承居多。

寄合所决定的事情因寄合的性质不同而相异，称为“村寄合”的户主聚会不仅决定公共事务、集体劳作事宜或分配承担公役，也涉及政治。在寄合制度发达的地方，庄屋等似乎也由寄合推荐。我的家乡在近世初期还存在曾是武士的农户。他修建寺院、神社等，在村里很有威望，但没有成为庄屋，只当过“畔头”，“畔头”就是部落的村长。有一次他在寄合上被推荐为庄屋，村里的重要人物去他家里请他出任，他却在身上裹着稻草屑来到客厅见面，表示所谓的庄屋就是这样经常制造垃圾，很肮脏，与其弄脏村庄，不如不积攒垃圾，为大家服务，所以拒绝接受这个职务。一般说来，庄屋由村寄合推荐后，要经过郡代官任命。畔头也是任命。部落里，除了畔头外，还有“百姓代”，也叫“商人代（证人代）”，也是由村寄合推荐，相当于寄合的议长，主要负责召集寄合，决定村里的各项事务，一般一年一换。

这种寄合制度成形于何时，尚不明了，但从内部观察村里的生活习惯，似乎发现近世各村就已经存在与今天的自治制度差别不大的“模式”。老年人对这种模式发挥着监督作用，但在协商事情时没有决定权。另外，大家在寄合上的发言都互相予以细致的关照，与其说进行表决，不如说像是知识的交换，百姓代或畔头会将每个人的主张归纳成文。

名仓漫谈

一

我想通过前文所说的爱知县北设乐郡旧名仓村（现设乐町）老一辈人的谈话，看一看这个村子是如何生存的。这个村子位于三河的山中，靠近信浓国的边境。先坐电车翻山越岭来到田口，然后换乘公交抵达高地上的田口町。田口町是由联结丰桥和信浓饭田的伊奈街道^①的驿站发展而来。从田口町再下到山谷，沿着弯弯曲曲的陡峭山坡爬上高高的山顶，就到达了延坂，即村民所说的万岁岭。从万岁岭北望，是丘陵迤邐起伏的高原。这就是名仓，人们散居在海拔六百米到七百五十米的地方。刚才沿着陡峭的山路上来，看到这样的景色，不禁有点意外。这个高原的北面逐渐平缓下降，北下可到稻武。联结冈崎和信浓饭田的饭田街道从稻武经过。高原上冬寒春晚，养蚕也不能饲养春蚕。以前生活艰难，文书记载表明，部落半数以上居民逃往他乡。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①这里的“街道”指的是地区间的主要干道。

都非常勤快耐劳，今天已经建设成近于完美的日本农村。

以名古屋大学精神医学教研室的村松教授为首的“人间关系综合研究班”到这个村子进行调查的时候，我有机会参与其中，于昭和三十一年秋天来到这里。后来我又来过两次，通过这三次调查，我对这个村子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考察。

日本村庄的部落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大地主占有大半土地，佃农很多；另一种是村民拥有相对平均的土地。后者这种情况，即使有人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地主，有时候也无法壮大起来。我颇感兴趣，对地主和佃农分化的村子进行了调查，发现很少有人留意后者那样平凡的村子。于是我决定关注这样的村子，从数量来看，甚至感觉这样的村子更多。名仓就是一个典型，这里以前并非没有大地主，但未能长期存留下来。这样的村子，虽然处于山中，风气却颇为现代。

这个村子里住着一位了不起的乡土史领域的农民学者，名叫泽田久夫，备受村民尊重。我在调查中受到他真诚的关照。我调查的对象是大久保、猪泽、社胁这三个部落。我对泽田说想和老年人开一次座谈会，他就找到金田茂三郎（猪泽）、后藤秀吉（大久保）、金田金平（社胁）、小笠原系雨（社胁）四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到大久保的寺院里，热烈畅谈。

当时有一件事令我听后大为感动，是金田金平在地里干活干到很晚的事。他在一户叫重一的人家门前的地里干农活到夜间八九点。重一总是在前屋点着灯，金田金平说借着重一家里的灯光，自己可以在地里干活。小笠原系雨说重一家不是每晚都点灯，

看到金田干活，估计要干到很晚，才特地为你点的灯。重一一直没有把自己的好意告诉金田，在这个座谈会之前，金田一直以为对方是因为夜黑而点灯。我想，村落共同体里有不少这样暗中互相帮忙的事。当然也有暗中互相诬陷的事……

二

金田金：我觉得这个村子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还是道路开通以后。那时我才八岁，明治二十五年吧。我是明治十八年一月生的。

金田茂：是啊，还是道路开通以后发生变化的。我比你大四岁，那时候的事还记得。那还是原田甚八郎当村长的时候。原田之前曾在清水名主家经营酒家，他是入赘到清水家的。这个人很了不起，是稻武的古桥源六郎的亲戚。稻武的古桥在这一带是头号人物，他与远州的金原明善也有交往。他竞选当上县议会议员，为修建从田口到稻武的县道出了不少力。可是明治二十四年左右，后藤治良当了县议会议员，就把从田口穿越津具的伊奈街道作为县道。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的县议会议员是三年轮换，第二年，明治二十五年的四月，原田村长当上议员，既然田口到稻武的村道不能成为县道，那就决定改修里道。改修里道就是保持村道路线不变，只是拓宽路面。这样，田口到稻武的路面拓宽到了两间^①。

^①日本长度单位，1间约为1.818米。——译注

后藤：是这样。虽然还是小孩子，我也记得。就在那边的太平幸附近搭起工棚，来了很多民工干活。其他村子的人来这么多，是这个村子从未有过的。

金田金：那个承包人很能干，人也很好。叫什么来着？过去的事……

金田茂：好像叫 Itakoyoshi，汉字怎么写，我也记不得了。那个人偷别人家的老婆，那女的叫阿驹，是个讨男人喜欢的女人，人很好。工程结束的时候，她人也不见了。通了车之后，村子就慢慢变好了。以前要沿着山谷小路一直走到延坂上面。那条路通车后不久，就发生了日清战争……

后藤：是啊是啊，后来就成了万岁岭。

金田茂：万岁岭嘛，就是村民们为了给士兵送行，登上山顶上喊万岁，觉得没意思。因为告别以后，走的人一下山顶就看不见了。因此后来就把送行的地点改到离山顶六七丁的市场口北端。在那里喊万岁，走的人一边往前走一边挥手，送行的人也挥手，等道路拐弯以后才看不见，这中间有一段时间。哎呀，就是有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吧。

日俄战争的时候，日德战争^①的时候，还有这次战争的时候，只要有人入伍，都在那里送行。出村去总会令人产生这种乡情。

后藤：是啊。从别的地方回来的时候，登上万岁岭，就看见自己的村子，这多好啊。那时，经常发生山火，大多因为在山上抽

^①即青岛战役。

烟，烟屁股引发山火。于是新的道路在路旁不多远处就搞一个休息点，挖个小坑，插块牌子，写着吸烟处。老路就没有这东西。

金田茂：那是警察让搞的。警察一直提醒要防火。没那条路的时候，全是靠马驮东西。熟练以后，一个人可以同时牵五匹马。马笼头的侧面系着小铃铛。据说名古屋的大曾根制作的铃铛声音清脆。

小笠原：丁零零……声音非常好听。一听那声音，啊……就知道这是哪里的驿马。还有人唱赶马歌……这个村子有一个叫驹什么的人，歌唱得好。有点结巴，性子急，说老婆不听话，老打老婆，可是一到山顶，洪亮的声音唱起歌来，连离得很远的我家里都听得很清楚。他一唱歌，他老婆就烧洗澡水，这是他要老婆烧洗澡水的信号……可是我不会唱……

金田金：他叫金田驹吉，什么本事都没有，就是歌唱得好，让人人迷……

小笠原：真的有人迷上了哟，他老婆就是一个。

金田金：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傻子，总有比别人强的地方。

小笠原：那当然啊，她一辈子就跟着这个没什么本事的老公，老婆喜欢老公的那个，老公喜欢老婆的那个。哪怕女的是个傻子，只要好用，男的就离不开女的。不过说起来，还是当女人不合算，因为有月事啊……到底怎么不合算？这些事上迷信的人特别多，把月事说得很可怕。原先每家都有“暇屋”，女人一来月事，就得搬到里面住，连吃饭都要分开，自己起火，说是一起吃饭会污秽家里的灶火。但在我十五岁的时候，这种风气就衰退了，说不定

也是通车的缘故。这座山那一头有一个叫宇连的地方，前些时候还有这种小屋子。

这一带，尽管“暇屋”早就没了，但女人来月事的时候，不能向灵前供奉茶水，十二天不能进入土地神的神社。

金田茂：原田甚八郎就在本家屋子，也就是清水的酒屋内做了一个披屋^①，作为暇屋，有一坪^②左右。

小笠原：女人在月事的时候不能穿男人的木屐。我们这样的老人现在也不把贴身裙放到太阳底下晒，而且不能摊开来晾干。我家的年轻媳妇不会这么做，可是我心里不舒畅，就把自己的拿到背阴的地方晾。

金田茂：不论做什么，女人总是吃亏。修通道路以后，男人的世界发生巨大变化，可是呢……要说都有哪些事变，首先，原先都是马驮人驮物，现在变成了大车、马车。这村子有一个名叫丑市的男人，是马车的始祖。那些善于骑马的，都有马车。这个村子有十六辆马车。总而言之，自从有了马车以后，这村子兴旺了三十年，工作也多起来……

后藤：大车也多起来。拉大车的光名仓就有五十个人。农民家庭雇用的、招聘来的，分家独立以后，很多就去拉大车。秋天的农活一结束，不少人就去拉车挣钱。

金田茂：拉大车的哪个村子（部落）都有，就猪泽没有。这儿没有运货马车。

①正屋旁依墙所搭的小屋。

②日本面积单位，1坪约为3.3平方米。——译注

搬运马车是四轮，运货马车是两轮。从这儿把货物运到田口，田口的人再把货物运到海老，海老再把货物运到新城，这样交接着最后运到丰桥。交接的地方就出现大量的转运站。田口等地，明治末期不过十来户住家，伊奈街道自古以来就是转运地，转运站的店面不多，显得很萧条。可是自从这里成为运货马车的转运地后，住家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后藤：明治末期以前，稻桥（饭田街道沿街）的住家比田口多。稻桥的酒屋制作味噌，买十钱，就装在麦秆做的蒲包里。没有运货马车的时候，是背篓人背来的，脚力钱也就一钱。有了运货马车，不仅有味噌、酱油，一下子能运来很多东西。但是从稻桥运过来的东西，也就是味噌和酱油。再说发货，货物的最后一站是冈崎，但和冈崎从来就没有什么交往。那边运货马车一多，反而和稻桥更不怎么来往，和田口的来往倒是多了起来。要是和田口做买卖，拿去大米，买回味噌。还可以拿去木板。斗笠、席子、盐这些东西都可以用马拉到海老，那里最便宜。运货马车一通行，田口的油店也卖起盐来了。这样慢慢地，日用品在田口都能买齐。木板运到田口，一天能挣二三十钱。以前从来没有挣过这么多钱。

金田茂：直至明治初期，这个村子吃的穿的都还很简陋。虽然也种稻，但产量很低。大久保、猪泽有很多田都打不了一石^①大米，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那时候种的最多的是稗子。等麦子出穗的时候，把稗草种子撒在麦地里。河对岸那边不种稗子，种荞麦。

①容积单位，1石约为180升。——译注

麦子熟了，一收割，剩下来是油绿绿的稗子。稗子熟了，扎成捆竖在地里，到处都是。这叫“YOUYA”。

干透以后，用剃刀或者菜刀把穗切下来，这叫“切穗”。把稗穗摊放在草席上晒干，用锤子把籽敲下来，再用筛子把稗壳去掉，最后用白碾出来。

稗子人也吃，也做马的饲料。一升稗子加两合大豆搅拌在一起，一天喂一次，比人吃的还好。

人平时吃“菜饭”，把晒干的蔬菜在热水里焯一下，汤用来喂马，把菜切碎，和稗子、大米掺和在一起煮着吃。以前一直都是大米和稗子各一半，明治二十年后，种稗子的少了，掺和量就只有大米的三分之一。菜饭里也加一点盐。还有，家家户户都注重男孩子的发育成长，做饭的时候，先把米饭捞出来留给孩子吃，然后再放稗子进去。所以，大人吃的饭里见不着几个米粒。有时候不放稗子，放麦子。一般都用酱汁就着菜饭吃。不过，每逢阴历的初一、十五、二十八要吃小豆饭，真的很好吃。

稗子在歉收年收成也很好，不长虫，放几年也不变味，所以村粮库都储藏稗子。大概是明治十八年吧，古桥在报德会的一项工作就是让大家储藏稗子，以为备荒之用。村粮库以前一直就有，可是在明治初期中止了，后来重新建起来。起先装在草袋里，后来装在木箱里。

那时候，农民家里一般都储藏两年的食物，把稻谷加工成大米后放起来，等新米收下来后，开始吃去年的大米。新米下来之前，吃前年的存粮。偶尔也吃新米，那叫一个好吃啊，直咂巴嘴。

农民啊，能这样一年接着一年吃旧米的就是好农民。所以说，一辈子没吃过好大米。不然的话，一旦遇上荒年就得挨饿，过不下去啊。村里对这样有存米的人家都看得很清楚，要是自己有闺女，就设法嫁过去。亲眼看着亲人没吃没喝忍饥挨饿的样子最令人心疼了。

后藤：现在光吃大米的人家也没多少。据说光吃大米会得脚气病^①，所以都和麦子掺在一起吃。

小笠原：明治三十年左右开始就不怎么吃菜饭了。我家特别穷，为弄到东西吃伤透了脑筋。我六岁就去给别人家看孩子，一直到九岁。现在六岁的小孩子还要哄着睡觉，可我六岁就当一个小大人用了。十岁就让我去割草，十六岁就嫁人，老公那一年二十三岁。现在十六岁还是中学生。所以我连一天小学也没上过。老公是松泽的养子，冈崎一带人。婆婆很早就守寡，孩子又多，养不了，就到这村里来，把儿子送给松泽收养。这样，老公就作为松泽家的孩子长大成人。他让松泽给他另盖房子，分家独过，就娶了我。那就是一座空房子，什么家具都没有，不过家里人和别人都说这也好，可以不跟婆婆、小姑一起过，很轻松。我其实也是对这一点有顾虑，就这样和老公一起过了六十年。他这个人沉默寡言，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好在比别人能干活……

金田金：他真的很能干。我干活也不比别人差，可是和你的老伴比，远不如他。别看他个儿小，干活可真利索。

^①维生素B缺乏症的俗称，严重时可能引发急性心力衰竭。

小笠原：我们家穷，一直认为本来就应该这样，所以没觉得有什么不幸。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是咬着牙忍下来了。那个时候，女孩子能上学都是家境好的。我小时候，上小学的只有泽田的母亲和开酒屋家的女儿。后来，酒屋家的女孩子休学了，泽田的母亲也跟着休学，因为她们经常受男孩子欺负。

金田金：男孩子上学的也很少，一年有八个从高等科毕业就算多的了。

小笠原：穷人家过日子实在太辛苦，最重要的还是怎么糊口……我家的菜饭主要是萝卜饭。种了很多萝卜，做成干萝卜丝、冰镇萝卜，还挂在稻架上晒干后腌起来，饭和菜都是萝卜。不过，干萝卜丝和黑海带、竹笋一起红烧，在山上吃，挺好吃的。晌午前把饭桶装在“荷俵”^①里，把菜装在菜桶里带去。

稗子饭变成麦饭以后，菜也吃得少了。这日子算是比以前好过了。先是夜里煮麦子，然后再加上大米，后来就吃磨碎的麦子。

金田茂：倒是经常喝茶。这里本来就种茶，一到五月，摘下嫩芽，用手搓制茶。各家各户都有茶桶。把茶叶放进茶桶里，加进一点盐，再冲入开水，用茶筥搅拌。泡沫多的茶好喝，于是等充分起泡后，用茶勺舀到茶碗里喝。茶筥是“PON”（山窝）^②拿来卖的。其实茶筥很大，有七八寸长。早晨喝一杯“若茶”出门，说是可以无灾无难。

① 稻草编制的容器，可背在身上。——译注

② 指在山中居无定所的人，用竹子制作簸箕、竹笼、筐箩等农具和日用品，并拿到山下出售，换取生活用品。——译注

茶桶吗？茶桶没有把手。桶很大，能装两斤多，现在还保留着，用来淘米。

没有“片手桶”^①的茶桶，片手桶是盐水桶。以前各家各户都有盐水桶^②，每天早晨把水舀到片手桶里，加些盐，从住房的里屋一直到周边转一遍，用来洁净住宅。这样片手桶也成了用于洁净住宅的工具，之后尺寸做大，就成了淘米桶。

金田金：要说变化，灯火变化很大。我们小时候还是烛台，更早以前还有手烛，就是把树枝切成圆片做台座，将带脚的铁盘子插进去，然后在铁盘上点火。烛台的脚下是盒子，把“肥松”^③放进去。使用“割斧”或者“割斩”把树根和树节切成小块。条件好的家庭使用“行灯”^④。这个村子开始养蚕的时候还是用烛台。明治二十五年开始有手提油灯，是那种二分灯芯^⑤的，养蚕使用烛台还是不方便。

手提油灯传进来以后不久，明治三十年就有了煤油灯。那时候，地炉突然没有了，本来家家户户的厨房都砌有地炉，从天花板上垂下很大的吊钩，不过，被炉很快取代了它。

小笠原：过去啊，吃得不好，拼命干活。我老公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就没脱过草鞋，睡午觉也穿着草鞋。和他过了六十年，

①只有一侧有把手的桶。——译注

②民间习俗，每天早晨将海水或盐水装在桶里，供奉在神龛前，然后洒在门前，以此洁净住宅。——译注

③指松脂多的树干、树枝。——译注

④方形纸罩座灯。——译注

⑤二分灯芯的直径约为6毫米，亮度相当于4瓦灯泡。——译注

没见他开心地笑过。不过啊，你（金田金）也是很能干的。

金田金：我这个人不服输，农活中最苦最累的翻地，我一天能翻一反^①。翻地的时候，要绑上竹子做的护腿，防止备中锄头^②伤着脚。

后藤：我翻地是和大伙儿一起干，自己一个人实在干不了。身体好的排成一排，靠最里面的叫“NIGIRIMASHI”，最外面的叫“ARA”。一般是八个人站成一排。金平很能干，六个稻茬一起铲，我铲四个稻茬都赶不上，时常偷工减料。就这样的粗翻，一天干下来，手上也起了二十五个水泡，后来就变成茧了。

金田金：我也干了不少活。以前的备中锄，锄头有一尺二寸，沉甸甸的，分量有八百目^③。要是算上把儿，得有一贯^④。我从早锄到晚。我就靠一把备中锄开垦出一町四反的地，种大米也不比别人的差。明治三十九年收成一百零八俵^⑤，也有俵装不下的时候，估计一反的产量有三石五斗。

一个人负责一町四反的地，白天就根本回不了家。做秧田^⑥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左右，回家一看，孩子们早就拿出被子，钻进被窝里了。

小笠原：你是村里干活第一把手。你家的田在重一家下面，你去干活的时候，重一的父母亲就说今天夜里别关门，金田在干活

①日本土地面积单位，1反约合992平方米。——译注

②改良的锄头，翻土效率高，相当于中国的三齿耙和四齿耙。

③日本重量单位，1目约合3.75克。——译注

④日本重量单位，1贯为1000目。——译注

⑤装大米、木炭等的稻草包。——译注

⑥即培育秧苗。

呢，所以外屋的灯一直亮着。

金田金：噢，是这样。他家一直给我点灯点到很晚，锄头尖都能看得见，这样我才能干得很晚，多亏他们家了。

说起来，我这个人好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都吃。一天吃五次，早晨三点起来，吃完茶点，上山砍柴。回来九点左右吃早饭，绝对要有一碗酱汤。午饭两点左右，一般在山上地里吃。五点再吃点东西。晚饭是九点。集体翻地的时候，下午差不多五点就敲板木，给大伙儿发信号，于是大家都从地里上来吃东西。干活时就等着听这木板的声音了。然后一直干到天黑不见五指才收工。

后藤：不是所有人都像金田这么认真干活，也有懒汉，像石井的余草和尚就是这样。他一直守护寺院。这个寺院的每一代住持都来，但是明治十一年到二十二年期间，因为抄写经书，住持的位置一直空着。这时恰好余草和尚看守寺院。以前这个寺院有水田也有旱地，和尚也是农民。余草和尚也是这样，平时干农活，遇到有丧事法事的时候，就换上袈裟出去。他老婆名叫阿充，生了两个男孩，分别叫善雄和宏。两口子一天到晚总吵架。村子很安静，寺院又在高处，吵架的声音大家都听得见。“我杀了你！”“见鬼去吧！”一大早吵架声就响遍全村。一有什么事情就跑去“做公事”（提意见），大家都叫他“公事和尚”。不过，遇到丧事还得让他来帮忙，所以都不去说他。可这个人把寺院的“过去账”^①拿去抵押借钱，还把寺院的钟用来腌咸菜，大家忍无可忍，他就离

^①寺院记录檀家和信徒中死者的俗名、法名、卒年的名簿。——译注

开寺院了。后来他做过一段赶脚^①，也没干下去，去了丰桥那边，之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后来是田口福田寺的石州和尚兼顾这边的寺院。

泽田：余草和尚的堕落大概和神葬祭^②有关，那时正是明治维新废佛毁释的时候，佐藤清臣和稻桥的古桥源六郎勾结在一起推崇神道，名仓有五十个人加入神道。寺院的势力一落千丈。余草和尚正是这时候来寺院，他前头是位叫知彻的和尚。我见过他写的东西，字很漂亮，文章也写得好，我觉得是个很不错的学者。可是他擅自砍伐寺院里的树木拿去卖钱，触犯法规，结果被罚款，也就失去了僧侣的资格。

金田茂：仔细一想，有的东西看似没变，其实变化很大。以前全村的住房都是茅草葺顶，木板屋顶的大概只有清水的原田家。主屋现在还是老样子，但是过去的屋檐要比现在往外伸，屋后是酒窖，这属于较大的房子。其他的是茅草葺顶，葺顶的茅草用得很多。可是今天，都变成了木板屋顶或者瓦屋顶的住房，茅草葺顶的只有两三户。

后藤：变化真的很大。最近也没听说有什么“夜偷”^③的事了。我年轻的时候，只要听说哪一家有漂亮的姑娘，多远都去，还跑到美浓的惠那郡……有三四里路吧。吃过晚饭翻过山头去的，真够辛苦的。有一首歌唱道“我们年轻时，跑到惠那去。惠那河滩

①赶着马供人雇用，同马方、马子。

②由神道教举行的葬礼。

③男人夜间偷偷潜入女人住所，要求发生关系。——译注

上，天色已破晓”。真是这样，悄悄钻进女孩子家里，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天亮了。

要问有没有喜欢的女孩？那是啊，不是喜欢的姑娘不会去，只和附近的姑娘玩没意思……所以想干点鲁莽的事。

金田茂：按今天的话说，如果没有刺激的事情，在过去也觉得没意思。和女人交好其实很简单。路上偶然碰面的女人，和她搭讪，说几句俏皮话，如果对方愿意交谈，就证明她也有意，晚上就闯到她家里去。没有拒绝的。要是她家的父母亲不答应，就悄悄进去。父母亲一般都睡在储藏室，年轻人睡在厨房或者客厅。进去很方便，开门的时候，就往门槛上小便，这样开门的声音就被遮盖住了。然后卷好角带^①，用手按着一头，往地板上滚去，角带就一直铺到前面的地板上。再蹑手蹑脚地踩着角带走进地板房，就不会发出声音。黑暗中分辨男女很容易，男的光头，女的头发扎起来，抹着鬓发油。一闻那味道就知道是女的。只要钻进被窝里，和现在不一样，女人不穿内裤……大家都这么玩。没别的娱乐。当然有时候也会发生悲剧，不过这在今天也一样。

小笠原：你问有婆婆欺负儿媳妇的事吗？据说以前很多，可是这个村子好像没有……

后藤：川口有吧……

小笠原：哎呀，你这么说，那个婆婆不是正常人，是半个疯子。

金田茂：是啊。这个村子七十年间，婆媳争吵，家里闹得不得

^①男性和服腰带的一种，长约4米。——译注

安宁的也就是刚才说的那样。虽然也有大家议论的，但都不是一般的家庭，和别人不太一样。嘴上经常说婆婆欺负儿媳妇，可要找起来，还真没有。还不如说儿媳妇欺负婆婆的多呢。

小笠原：这事有。谁家多多少少都有。但是女人的生活舒畅了，唯独这个成了爱好……

金田金：我听说婆婆要是那种死板不懂变通的人，那媳妇就为难……

小笠原：没那回事。媳妇是媳妇，我是我。她不愿意的事，我也不会要她做。哈，我从小就这样，所以现在还不把贴身裙放在太阳底下晒，总觉得那脏东西会污秽老天爷……可是，我不会对儿媳妇说不许晒。死的时候，尽管不情愿，可还是要儿媳妇照料自己，干吗要说一些她不爱听的话呢？你家也一样吧？

金田金：是啊。我不想对孩子唠唠叨叨的，所以就隐居。现在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干自己的活儿。

小笠原：话是这么说，可我们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到年老了，不干还觉得不舒服。这就是性格，没法子。谁说什么也没用……

金田金：真的。隐居并不是为了想过舒适日子。

小笠原：现在的年轻人不干活。

后藤：你儿子能干可是出了名的。

小笠原：什么啊！不及他爹干活的一半。跟他爹比，他就是个浪荡儿。可是就这样也能吃上饭，现在吃饭比过去容易多了，所以我也不说他。我们年轻时候干的活儿比他多一倍，还没吃没喝的。

后藤：那是。还是现在的年轻人有本事。

小笠原：是这样。我的老公一辈子连当区长的念头都没有，当然他也不是这个料。可你的儿子当上了区长。我起先还担心他行吗，现在干得挺好的，不给大家添麻烦。大家都变得能干了。

金田茂：是很能干。过去五月插秧，想都没想过。现在世道不一样了，还有耕耘机，我们叼着烟卷，它帮忙干活，产量还翻番。要是没有战争，这世道多好啊。

刚才不是说到住房改变了吗？哈，你说得没错。飞驒的木匠过来把木板屋顶扩大了。后来养蚕兴盛起来，我就加盖了二楼，用来养蚕。养蚕让大家腰包鼓了起来。

没有养蚕之前，这地方挣钱靠的也就是蓝靛颜料、茶叶、烟草和马。养了很多马，叫名仓马，各家各户都有两三匹，还有的养十匹。从田口穿过津具到信州的伊奈街道、从稻武穿过根羽到信州的饭田街道上，有很多“中马”^①来往。这些马都是名仓的马。在家里养马，可想当时的住宅很大。

蓝靛颜料也有好的，就用草席裹着拿到海老。有人买，主要是田口的叫谷五郎的染坊。稻桥也有染坊，也来买。田口的染坊只染线，稻桥的染坊从山下雇来手艺高的工匠，不仅染线，还染徽记、花纹。

也有好烟。山里种的烟草烟油子少，受欢迎，有人从吉田（丰桥）那边过来买。

要说卖东西，都是商人开价，从来不讨价，说便宜了，给高

^①马驮送货物的方法之一。驿马（传马）是途中有交接点，通过转运到目的地，中马是直接运送到目的地。——译注

点。随他们给价买走，这样农民就一直抬不起头。

卖东西不容易，买东西也不容易。要想备齐嫁妆，西边的人要跑到足助，南边的人要跑到新城。修了路以后，足助的万林^①拉着板车过来卖，大受欢迎。

这样养蚕就兴盛起来。

泽田：以前虽然也有少数人养蚕，但那是天然饲养。横手的金田富三郎到群马县的富冈学习饲养的方法。富三郎原先是农民，后来突然失踪了。那个时候离村远行的人很少，富三郎在富冈学到养蚕方法后回到村里，从此村子就和群马县建立起了联系。养蚕老师也从群马的共进社过来，盖起了蚕室。现在猪泽的加藤勇家，还有金田邦夫的蚕室都是明治三十八年盖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盖蚕室的多了起来。

蚕茧起先要挑到岐阜县的明知。

金田茂：这一带建缫丝厂是明治七年，今泉半七在稻武的御所垣内建起来的。当时在这一带摘野桑树的叶子喂蚕。为了让蚕结茧，从山上砍来日本铁杉的树枝，放在草席上，或者做稻草包让蚕结茧。然后就是使用蚕簇，比如方格簇、蜈蚣簇，到大正时期，使用已经改良的蚕簇，昭和时期使用折叠簇。

不能什么都是商人说了算，我们也要提要求，这样在大正末期就开始统一卖蚕茧。

之前成立了养蚕的共同组合，名叫东名仓养蚕组合。寺胁在

^①足助的一家“万屋”，因为当家人代代都叫林右卫门，所以称作“万林”。“万屋”是一种往来村落之间，替人跑腿办事或贩卖货物的职业。

大正五年就成立了组合。我们集中在本田家，这个本田做事很稳健。有一个叫荣的男人，他是本田的跟包，很会张罗。卖蚕茧的时候，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商人们来了以后各自出价，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万场、市之濑、社胁的人都说这个办法好。这样，新城的山茂、稻武的御所半、八正馆、藪下的唐泽铁太郎等都来买。买方觉得这样可以集中购买，也很高兴。但随着组合会员增加，这么多蚕茧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于是在各自的部落成立蚕茧交货场，这样组合就分开了。分出来的那些人成立了养蚕生产组合。

蚕茧实现统一销售后，村里的生活一下子好了起来。

后藤：还有一个，就是通了公共汽车和卡车以后，变化更大了。那是明治初期，不过板车和马车也一下子不行了……和吉（后藤和吉）与金作（冢田金作）的运货马车一直坚持到最后，也终于在昭和十年换成了卡车。

通公共汽车以后，去田口就很方便，田口还有电车，买东西可以经过新城到丰桥。万岁岭的送别也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三

当我于昭和三十三年五月再次去名仓时，对社胁的松泽喜一翁谈起在寺院召开座谈会的事，他告诉我“其实那时我也想去的，因为身体欠佳……”，便对我讲了以下这些话。他坐在廊子上，望着在田间劳作的人们以及远处栃田、大平的人家，从早晨谈到晚

上。以下是开头部分：

其一

小笠原系雨老太太的老伴儿名叫敬太郎，小时候就是这家的孩子。那时候我大概还没有出生，西三河的幡豆郡比这里大，但听说生活很难。于是，很多人就把多余的孩子送到这里来。敬太郎家的生活也很贫穷。那母亲带着孩子过来，挨家挨户地恳求，终于到我们家，最后放下孩子，回家去了。她是到处恳求，说是“就住一个晚上”。既然这么恳求，谁也不会拒绝，就让他们坐在厨房的地炉边上，大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聊一会儿天就各自回房间睡觉。敬太郎母子睡在地炉旁边。敬太郎的母亲心里非常悲伤难过，心想要是自己回去，把孩子留在这儿，说不定以后也是让他一个人睡在这个地方。这么一想，她就无法把孩子托付给那一家。第二天早晨，她向主人感谢“受到很大的关照”，就出门走了。留宿的那一家也不会拘泥这些，表示“照顾简慢”，就送她出门。就这样在好些人家住宿，如果母亲对这一家不满意，不把孩子托付给他们也是可以的。敬太郎的母亲走了好些家，好像没有对哪一家感到满意的。于是来到我家里，我家有一位祖母，名叫元。吃过晚饭，聊了一会儿天，大家各自回屋睡觉的时候，元奶奶说：“这个孩子很可爱，我抱着他睡吧。”那一晚这孩子元奶奶的怀里睡得很香。他母亲见此情形，高兴得热泪盈眶，心想可以把孩子托付给这一家，便说道“请你们多加关照”，然后自己就回

去了。从此以后，敬太郎就在元奶奶的怀里睡觉。敬太郎长大以后，回去看望过亲生母亲，但已经不习惯故乡的生活了，完全成了这边的人。我也叫他“敬太哥”，什么事都叫他给我帮忙。起先在这边宅地盖房子分家，这样，我的家就作为本家。系雨是山上的加藤的女儿，很能干，两个人一起挣钱，现在那个地方盖了很大的房子。

这个村子有几户人家是养子分家，基本都是西三河那边来的。不会因为养子是用人，就对他另眼看待，欺负虐待，但往往也不会分给普通的养子很多财产，而是把财产留给继嗣养子。

我家在村子里是老家族，分家也没有搬出去，都住在一座宅子里，延续了几百年。但是，我的祖父富作没有孩子，便从上津具收养国吉做继嗣养子。可这个养子认不了几个字，祖父觉得自己无子，反正都是领养，那就再收养一个吧，于是从田口收养了米作。这个米作很能干，祖父喜欢他，有心将来依靠他。米作就是我的父亲。可是国吉是继嗣养子，不能不分给他财产，最后是六四开分家，就是现在的贞登家。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从父亲那一代就是亲戚。继嗣养子与普通养子就有这么大的区别。亲戚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派上用场，工作上也互相帮忙。普通养子分家后，在工作上帮本家的忙要多起来，但是现在我家和小笠原并不是这样，红白喜事都是互相帮忙。

其二

很久以前就有人时常从外地来到这山间住所，有的长期居住

下来。这个家就来过一个名叫古川弥兵卫的人。看他老旧的户籍，是大阪府上郡宫田村人。明治十一年来这里居住，他的户籍依附在松泽米作的户籍下面。他一身“遍路”^①打扮，是算卦高手，但来这里的时候已颇为老迈。他在我家里放下行李，一副就此安顿下来的样子。看他年纪这么大，就在前头的宅邸上盖一间小屋，让他居住。他没有托我们办什么事，我们也没有托他做什么，因为以前这种事很多，习以为常了。他识字，大概原本想过留他下来会帮上什么忙。过去农民很多不认字，村里经常托人代笔。可是明治之后，也有了“役所”^②，原田甚八郎这样的人当户长，代笔也就没有必要了。这个部落里有圆通寺，于是给他一个“堂守”的名义，在那里看守佛堂。

古川弥兵卫有老婆，夫妻非常恩爱。那女的了不得，有一次外出旅行，把伞忘在途中，弥兵卫说“都已经走过二里地了，算了，到前面再买一把不就得了”，但他老婆坚持走二里地回去把伞取回来。弥兵卫问：“你为啥非要这把伞不可？”她便把伞的接缝处拆开，从中取出十日元钞票，说：“这是我放在里面的，路上以防万一。”你看，她做事就是这么细心周到。两人虽然恩爱，可惜没有孩子。两个人都死在这里，我家也给他们办了葬礼，大阪那边也没有家属可以通知死讯，就这样结束了。过去时不时有这样的人，大概有的人是不能公开以前经历的，村里人也都不问。

古川弥兵卫当上圆通寺的堂守以后，大家都叫他法印，还收

①参拜弘法大师（空海）修行过的四国地区 88 处遗迹的巡礼者。——译注

②这里指村公所。——译注

了几名弟子。土屋义睦的父亲就是他的弟子。参加座谈会的那个金田茂三郎也是法印的弟子。法印有一副看人的本领。茂三郎曾经当过“宫大工”^①的徒弟，十二岁到这个家里干活，法印对他说：“你以后可以做占卜师，你有这个能力。”茂三郎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可是后来果然成了占卜师，在这一带相当有名，西从名古屋，东到滨松，又是祈祷，又是算卦，而且还算得很准。我也被他带着去过四五次御岳。

其三

村里人从小就经常听父母亲教导说大家要和睦相处。只要勤劳干活，生活总会好起来的。听说这个村（社胁）以前非常穷，土地一半多都集中在太平的泽田手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哪怕是饥荒年头，也是拿土地抵押借粮食。后来泽田家差不多破产的时候，土地都回到原先的主人手里。

大久保有一家百石五兵卫，是收成达到百石的大户，从来没见过做过坏事，也没人偷懒不干活，可他的土地后来自然而然地回到原来的农民手里，这个家就破产了。

这样的事最近也有，从这儿看过去，看到了吧。那个建在地头的房子，是铃木和的家。现在看上去还蛮漂亮的，原先都快倒塌了。铃木和的父亲叫石三郎，是个酒鬼。最后喝到把家里全部

^①修建神社、寺院、宫殿的木匠。——译注

田地抵押给东现堂，拿到三百六十日元，也都喝光了。东现堂是汤谷的医生。石三郎没钱把抵押的土地赎回来，这土地被变卖，结果失去财产，两手空空。以前说到栃田的勘助（石三郎的家），在这一带算是不错的家庭，分家也有三间房子。

父亲喝死了，儿子应征入伍，剩下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干活。这母亲还年轻，村里就有一些风言风语。这种事有没有都不知道，即使有，一个女人光靠自己活不下去，要是有人对她关心照料，她生出依靠之心，也是人之常情。每天能看见从她的屋顶冒出炊烟。我心想要是她儿子快点从战场回来就好了。战争结束那段日子，有时候也不冒烟，大概没在家吧。我想房子倒塌之前，儿子能回来该多好。儿子果然幸运地回来了，冒出来的烟不再是一缕一缕的，而是真正的紫烟，终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我也就放心了。儿子回来以后，一看这个样子，也只能当佃农，干农活吃不饱饭，听说他后来干起了黑市买卖。我心想只要能吃饱饭活下去，干什么都行，以后慢慢会安定下来的。可是一天早晨，我醒过来，无意中忽然看见他的房子背后映照着一片红光，像是佛光。其实没什么奇怪的，我的家坐东朝西，东面又有山，阳光照过来比较晚；铃木和的家坐西朝东，日照早。两家之间隔着一大片田地，太阳照到他家的时候，我家里还没有太阳。朝阳出来，照在田里的水面上，反光映照在他家的房子上。朝阳也直接照射在他家。就是说，反光和直射的光都同时照在他家里，所以他的房子亮堂堂的，闪闪发光，尤其是中楼的玻璃拉窗更是金灿灿的。但我觉得以前没这么金光耀眼过。总之让我大吃一惊，心想这一家以后必

有好事。

一天，我在大街上偶然碰见铃木和，说道：“你家有佛光映照，以后一定有好事。好好干吧！”他听了很高兴，说道：“叔叔，我什么时候一大早到你家去，让我看看。”我说“这好办，我等着”，他果然一大早就来了。两人一起等待日出。

天空非常晴朗，湛蓝湛蓝的，太阳“唰……”地照在西山上，逐渐往下走，照在他家的房子上，照在房子前面的田地上，也照在他家周围的青草露珠上。我说：“你瞧，多美啊。”他兴奋得都说不出话来：“真的，这是我家吗？”接着说道：“我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我的家，真的非常好看。我现在信心十足了。”说罢，兴高采烈地回去。

不久就开始了土改……铃木和家把地卖给了东现堂，但就在这块地上租佃耕种，向地主缴纳佃户米。土改的时候，这块地又回到自己手里。也就是说他父亲白赚了那么多酒喝。

有人说“阿和做了好事”，但没有人说“阿和做过坏事”，这个儿子很老实，很孝顺，有人羡慕地说“还是和的品德好”，没有人说他的坏话。后来这一家好事不断，他也娶了个好媳妇，再没有人背地里对他母亲指指点点的了。

不仅阿和这一家，从这里看过去，所有的家庭没有一户日子过得很凄凉的。山后面有一家以前比较凄凉，现在儿子大了，能独立干活，大概也没问题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天堂。

前些日子，阿和到我这儿来，说：“叔叔，我家新做了稻架。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有那个东西，你这一辈子挂多少

稻子都没问题。”他非常高兴，说道：“谢谢叔叔，我知道叔叔一直关心我。我买了上好的栗木做的，直径有七寸，能世代代传下去。”大家都说做出结实稻架的家庭能兴旺发财。

从这里看过去，用不着交谈，就能清楚地知道哪个家庭是什么样子，就是说，家家户户都有好事。不管怎么说，村子繁荣是头等大事。

其四

虽说村子和睦，当然也会有人吵架，也有互相说坏话的。穷人彼此不和，就成不了富人。与其争吵，不如大家一起努力。

老说干活干活，可当牛做马那样只知道干活也不行……这个村子大家和睦相处，一起干活，以前就是埋头苦干。怎么回事呢？这个村有背架的家庭除了我家以外，也就两三家。农户没有背架，好像觉得可笑。农民家里没有木匠工具，要说铁器，也就是铁锅、菜刀、锄头、镰刀这些，也没有锯子、刨子这一类东西。附近要是没有木匠，就做不了背架，于是就向有背架的人家借。我家的背架有将近二十个，可是借出去以后，弄坏了，就这么坏着还回来。我家也受不了，父亲很有意见，便发话了：“别借给他们背架了。他们自己也可以做嘛。用不着请木匠，自己想办法也能做。”这样一来，全村都做了。事情就是这样，家家户户都有了背架，大家都能干好活。

这样大家一起努力，那时候没什么人万事都求别人。

这个村子很少吵架，大概因为一直很贫困的缘故吧。没有特别有钱的，而且名主也是挨家挨户地轮流当。有的小佃农也当过名主，现在还是这样。现在的区长也是按顺序轮流当。嗯，不仅仅是我们村，这一带的村子都这样。

就是这种情况，娶媳妇也没人特别讲求门当户对。一般是亲戚家里有年龄合适的姑娘，就娶过来。这也是出于尽量节省费用的考虑吧。

不是这种情况的，往往多是两人互相喜欢上了，父母亲过后认可。噢，不用说，夜偷盛行过。看上哪个姑娘，夜里就找到她家里偷情。当然不是所有的都这样，每个人脾气不一样，而且精力有强有弱。精力旺盛的，一个姑娘不够，往往既去这个姑娘家，又去那个姑娘家。不过，姑娘到十六七岁，一般都出嫁了，所以不会和很多男人私通。没有经历过夜偷而出嫁的姑娘差不多占一半吧。年轻人去得多的家庭，或是家里有没嫁出去的姑娘，或是有离婚后回到娘家的女子。嗯，通过夜偷而结婚的，女大男小的多，他们也过得很美满。是的，男的夜间偷偷溜进女的家里，父母就装作不知道，要是两人闹得动静太大，父母也就假装咳嗽两声。因为和对方的父母关系都不错，白天还会见面，总得给点面子。

七十年前有没有父母亲强行要求儿子娶某人做媳妇的现象呢？这个村子没有，不过有把很要好的一对拆散的。娶陌生姑娘做媳妇，大概是从明治末期开始的。那时候，开始和远处村子的姑娘结婚，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谈论家庭的门第、财产了，而且婚

礼也变得豪华气派起来……这在哪里都一样。

我家的生活在这个村里算是好的，即便这样，奶奶还是带着行李^①和包袱嫁过来的。衣柜、衣箱是后来送过来的。衣柜是松木制作的，很简陋。

奶奶没穿过打挂^②，穿宽袖和服还是在原田村长嫁女的时候。一般人是在行医的东现堂家的少爷娶媳妇的时候第一次看到打挂，全村赞不绝口，而且新媳妇第三天回门是坐人力车回去的，全村更是沸腾了。

后来大家都渐渐模仿着这么做，那是大正时代的事了。

对了，我家里放着名主的账箱，记录了许多过去的事情，我们都看不懂。以前让泽田（久夫）看过，他说写着很多有关贫穷的事。这反而让大家更加和睦相处吧。

①即箱笼，用竹子或柳条编制的放置衣服等物品的带盖箱子。——译注

②日本女性和服的种类之一，相当于外衣，披于小袖和服外面，身份地位较高的女性才能穿。

寻找孩子

我最近在对共同体进行制度性和功能性的分析，然而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如何存在的呢？我在这里描摹一幅背景设定在周防大岛的小农村的景象。

即将上学的男孩子要家里买一部电视机，家里说买了电视机，你就不好好读书；另外左邻右舍都来看，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总之以种种借口没有买。孩子就到附近的人家里去看电视。傍晚母亲从山上回家，一看儿子不在，就让女儿去找。儿子精神饱满地回来了，他看到了想看的東西，大概心里很得意。母亲责备说：“说了多少遍，你就是听不进去，再这样，你就不是我家的孩子。”孩子没说话，就走出去了。祖母看在眼里，她对这个孙子疼爱得如掌上明珠，什么都答应他，可就是买电视这件事没有同意。

吃晚饭的时候，孩子还没有回来。祖母开始担心，便到处寻找，可是哪儿都没有。心慌意乱的祖母大声叫喊着孙子的名字继

续寻找，村里人听见喊声，都知道了这件事。母亲也不能扔下不管，到几户可能去的人家里询问，都说没来过。

担心万一出什么事，于是报告了警防团。警防团出动几十个人在家附近的神社森林里以及别的地方寻找，可还是一无所获。

晚上九时多，出外办事的孩子父亲回到家里。一问情况，知道孩子躲起来的原因很简单，说再找一找吧，自己也不抱希望地到海边去看了看，也没有踪影。等他回到家里，正好看见儿子从外屋的“户袋”^①角落里钻出来。这个地方找过好几遍，可谁也没有发现。

孩子这样做，原先只是想让家里人稍稍担点心，没想到事情闹大了，弄得自己出不来。就在他几乎失去机会的时候，听见父亲的声音才出来的。

家里人立刻通知大家，说儿子找到了，表示感谢，也通过扩音器向全村表示感谢。知道孩子平安无事以后，寻找的人们都到家里来，很高兴地问候。听他们讲述的情况令人吃惊。A 去山地的小屋子，B 去池塘和河流周边，C 去孩子的朋友家里，D 去邻近部落，大家这样分头到孩子可能去的地方寻找。并没有人统一指挥，分配任务；也没有事先约定，而是听到广播后，大家各自行动。警防团队员之外的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寻找的，现在回头一看，这次寻找实际上就是计划周密、部署严谨的搜寻行动。

原因是村里的人们对孩子的家庭情况及其生活方式都清清楚楚

^①日式住宅中安放在门槛边上用以收放防雨窗板的箱状物。——译注

楚。我认为此时这里的村落共同体已经完全崩溃，村子达到如此程度的现代化，在选举时还出现过父子、夫妻投给不同的人的情况。但在这个时候，一种无形的村落意志支配了人们。没有任何人的命令，各自的行动自然而然达到和谐统一。

但是，在人们热心认真地到处寻找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聚在路边七嘴八舌地谈论孩子的情况，有的指责孩子的家长，有的推测孩子可能掉海里淹死了，他们虽然也是本村人，但都是前不久从外地迁居过来的。他们平时也和老村民无拘无束地交往，也通婚，可是在这样的時候，绝不会参加搜寻，事不关己，叽叽喳喳，说三道四，做出这种不像样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置身于村落意志的外围。在关键时刻，他们对村里人起不到任何作用。

参加搜寻的人们中，有一个年轻人，一直没有回来。

有人说：“那小子，说不定跑到哪儿喝去了。”

还有人说：“不会。他可能跑到山寺去了。”

最后大家都认为他大概去山寺了。

果然这样，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他回来了。见了小孩，“你这小子，把我骗得好苦。”追着要打他，“再骗我，可饶不了你。”说罢，回家去了。

他是个酒鬼，总是对孩子吼叫，不过孩子们很喜欢他。他听说孩子找不到了，就去孩子最要好的朋友家所在的山寺寻找。那是这一带最荒凉最难走的山间。

女人的社会

女人在共同体中形成强大的纽带，但她们在成为共同体的一员之前，就拥有女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互相了解、互相帮助。

一

坐在小凳子上拔秧还是最近的事。战后回乡当农民以后，蹲在秧田里拔秧，腰酸腿痛，就把灶前烧火时坐的简陋小凳子拿到地里去，坐着拔秧，感觉大为舒服。路过的一个女子说道：“嗨嗨，边休息边干活啊……”可是到了第二年，每块秧田都是坐在小凳子上拔秧的，现在小凳子甚至成了拔秧的必备之物。

可是，我已经八十多岁的姑姑说坐小凳子拔秧进度很慢。她是单膝跪在秧田的水里拔秧。

“还是老办法好使。”

“你这膝盖和腰不都湿了吗？”

“这个办法拔得顺手，拔得快……”

“用不着拔那么快，身体要轻松一点才好……”

“以前啊，插秧什么的，都要比赛。那时候养成的习惯，改不了喽。以前插秧，一大早就起来，到秧田，先拔一部分足够大家一会儿插的秧苗，拿到田里去开始插秧。接着是男人给我们拔秧。有专门送秧的，然后是甩秧。姑娘们你争我抢地拿秧苗的样子很有意思。要是送来的秧苗赶不上趟，姑娘们就叱骂‘这些没出息的家伙’。那些拔秧的汉子也就慌了起来，觉得要输了，会叫在旁边地里干活的男人去帮忙……”

“没有被男的追着跑的吗？”

“能有吗？要说插秧，女的比男的能干，追赶男的有意思，男的没出息，拔秧太慢了。要是他们找来的帮手太多，这边的姑娘们就拿着泥巴过去甩在帮忙的人身上，最后冲进秧田……”

“男的也会输吗？”

“倒也没有。只要三个女的凑在一起，一般就能把男的拖到田中间，给他糊上泥巴……”

“这样的事，姑姑也干过吧？”

“我身体不好，不怎么和男的闹。我那些姐妹们可真能折腾。和现在不一样，做什么事都乱糟糟的。过去不像现在这样拉绳插秧，就是马马虎虎，所以插得快的人跑到前头，插得慢的人必须使劲赶上去，免得掉队。偶尔也有男的过来插，几个女的就故意给他做‘圈子’^①。

^①插秧时，几个人合作插得很快，故意让别人落后，这样他的周围都已经插上秧苗，就他那一小块还是空的。——译注

所以，男的敢过来插秧的都是高手，不然就是修修田埂、平整土地、拔拔秧……滨上叔叔人老实，那些年轻的姑娘就总拿他开心。他经常和姑娘们一起插秧，那些插秧能手就到他旁边，想给他做圈子。他可是插秧能手，插得又好又快，弄得姑娘们没辙，最后就不是插秧了，把秧苗直接放在泥土上。过几天一下雨，秧苗都浮在水面上，这叫什么活儿啊！”

“过去经常唱插秧歌吧？”

“那些个老伯啊、老爷子啊，都是活宝，歌也唱得好，每到插秧季节，就拿着一面鼓，站在插秧的各处田埂上，一边敲鼓一边唱歌。这是我听老伯说的，可是在我年轻时候，就没有这么有意思的人了。即便这样，有会唱歌的，也叫来在田埂上唱歌。我们也跟着一起唱，这样精神头就上来了，干活又快又好。”

“听说更早以前，还特地叫来很多敲鼓的、唱歌的，也叫来很多姑娘插秧，很热闹。有这么回事吗？”

“哈，偶尔才有这样的事，三五年里一次。比如有的人病了很久，好了，庆祝一下；比如有人盖新房，喜庆的日子，有钱人就把村里的女人请出来，还把所有的牛都牵出来，几十头牛在他家最大的水田里耙地，然后插秧。姑娘们都穿着碎白点花纹的和服，肩上系着束衣袖的带子，头戴草笠，领唱的高声唱歌，那场面可壮观了。一听说有这样的‘大田插秧’，人们便从四面八方跑过来看，能看好久。过去和现在不一样，娱乐的东西很少，只要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的事情，不管是干活还是别的事，往往都要唱歌跳舞……插秧季节尽管很忙，可这样大家一起干活，就有干劲……”

“我也喜欢插秧，每年都回来插秧，而且插秧时听老奶奶们讲的这些事情，都够写一本书了。婶婶也给我说了不少。”

“我们讲的这些无聊的事情，你都听得津津有味，所以才对你说。你爷爷喜欢聊天，我们都是听他聊天长大的。可是我们不了解社会，懂的事不多。”

“不过，出远门旅行总有一两次吧……”

“哈，以前的话，要是姑娘不懂得社会，就没人娶她。因为她只知道家庭里的规矩，不了解社会，想事情就会很狭隘。我十九岁的时候到四国去转了一下。因为十八岁时生了病，病了很久，好不容易好了，别人劝我到四国去走一走，身体会好起来的。于是我就和女伴一行三人出门了。

那时候常有去伊予的‘买船’^①，我们就顺便搭乘，来到伊予的三津滨，参拜大山寺，后来一直走到土佐国境。现在记不清楚了，好像宇和岛山里穷人多，房子都是茅草葺顶，而且很多人都是在泥土地上铺一张草席过日子。即使铺地板，也没有铺榻榻米，一般都是在草席上生活。不论睡在哪一家，都是吃芋头，但是大家都很热情，不会找不到借宿的地方……你大概也去过那个地方吧，农民在那么吓人的陡峭山崖上耕田种地，不知道吃了多少苦，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浑身毛骨悚然。出生在不同地方的人，有些的确生活得很艰苦。

^①源于江户时代活跃于濑户内海的船队，称为“北前船”或“弁财船”，后往返于大阪与松前之间的称为“买积船”，亦称“买船”。——译注

我们没有深入土佐内部。听说土佐是鬼国^①，很可怕，也经常找不到借宿的地方，于是抛开土佐，女人们的四国旅行变成了三国旅行。我们走到土佐地界，来到三津滨，然后直接往回走，转到东边。从三津往东一路快活得跟天堂一样。

哈，女人帮不只是我们，还真不少。大多是丰后国的，一路上遇到几个都是丰后的女人帮，成了旅伴，问她们‘你们是哪里来的’，回答说‘丰后姬岛的’或者丰后别的地方。大家互通姓名，接下来的两三天就一起行走。过两天可能分开，又和别的人搭伴……我没带钱，走到阿波国和土佐国的交界，又折回来。身上没钱，不能坐船，但如果走路的话，不愁住宿。到处都有可以住宿的善根宿^②。而且正是春天，不少人出来接待，所以吃的东西足够。出来接待的大都是家里有至亲死去，为祭祀死者，就带来食物周济给遍路。他们来自各地，去往宇和岛路上，有很多从丰后过来。他们把食物放在寺院里的凳子上，说‘我们是丰后国哪里哪里的，请接受我们的接待’，就把食物分给遍路。三津滨一带从周防国来的人多。要是没有食物，只要唱赞偈或者巡礼进香歌，他们就会给东西。我出门的时候就带两日元，回家的时候变成了五日元。”

“不是光有吃的东西啊？”

“噢，给了各种东西。在伊予的山里，有人问要不要女孩……说让她干什么都行，只要有一口饭给她吃，让她长大成人就可以。

^①高知县古称土佐，因其偏僻穷困，被称为“鬼国”。——译注

^②给修行僧、遍路、贫穷的旅人免费提供的住宿处。提供者认为，这具有和遍路巡礼同样的功德。——译注

这一家一定是相当贫困的。遍路的人里也有不少牵着孩子，好像一般都是收养的孩子。这一带过去也收养不少从伊予来的孩子，一二十个吧，其中还有买来的孩子，一般都是父母亲养不下去了，到这儿来恳求好心人收养。”

“姑姑你们的旅伴一般都是在四国转吗？”

“转了。不转四国的就去出云，要走十几天，也不算长，途中有大岛郡人经常住宿的地方。”

“不过旅途还是很辛苦的吧……”

“哈，跟现在比起来是辛苦，但认定必须出去旅行，这才去的，所以不觉得怎么辛苦。当然现在的旅行跟天堂一样……”

“以前旅行的乐趣是什么？”

“哈，还是旅伴吧。这一路上走着，自然而然地就结识旅伴，心情很舒畅……”

“有没有和旅伴成为夫妻的？”

“哈，有啊。你大概也知道，这西边的二宫家，他的女婿就是遍路过来的，说是丹后宫津人。听说是去出云参拜的路上和他女儿好上的。”

“女人旅行路上参拜的多吗？”

“哈，也不光是参拜。还有去干活的，我们也去吉敷郡的烧砖厂干过活。因为爷爷借的债总也还不了，我跟着哥哥去吉敷郡干活。很苦的。哥哥这个人的家教很严。可我去了差不多一年就不干了。身强力壮的，夏天去岩国的新开摘棉花，秋天去山口的紧里头割稻。去的时候，三两个要好的一起走，我没跟她们去，不

知道详细情况。好像从这儿走到久贺，然后坐渡船到地方，再继续走。只要一问‘要不要干秋活的’，一般都有人雇用。即使不说话，看你这一身打扮，穿着工作服，系着围裙，打着绑腿，头上要不扎着毛巾要不戴着草笠，就知道是来干秋活的，很多人会主动询问‘能给我家收稻子吗’。于是一口答应下来，这一家做完后到另一家，这样逐渐转好几家。秋活干四十天，就是挣四十天钱。每天挣的钱刨去吃的，能买一升大米，四十天挣下来，四斗俵里就能装上一俵，这算是能干的女人。家里要是多这么一俵米，正月自然过得很舒畅。这一般都是姑娘出嫁之前干的活。我家种的大米够吃，所以我和女儿都没有出去干秋活。现在的姑娘就像在天堂一样舒服。”

“摘棉花怎么样？”

“哈，我也没摘过棉花，不太清楚，嘉一的老婆去过，她年轻时很能干，还长得标致，和姐儿们一起去摘棉花，小伙子就来挑逗。一般的女人不管对方说什么都不吱声，可她和小伙子你一言我一语的，还开起玩笑来，最后让对方帮自己摘棉花。到了晚上，小伙子就来玩，叫她‘阿金、阿金’，让她疼爱。你瞧，这说话的时候，还拔了不少秧。”

姑姑依然单膝跪在秧田里拔秧。

二

以前姑娘经常偷偷离家出走。父亲一无所知，一般都是和母

亲合谋，跟着即将出外旅行的姐儿们一起上路。姑娘们多半在盂兰盆节、正月的时候回来，这事先都和母亲说好。藩政时代，很多人去萩的市镇，但很少有人乘船去伊予的松山。有这么一个偷偷出来的姑娘，乘坐帆船顺利离开家门，来到靠近大岛东面的津和地岛时，船遇逆风，无法抵达伊予。待了有一个月，帆船决定返回。这姑娘也不得不回去，本想在伊予当女佣，觉得万分遗憾。出外旅行，理解旅行文化，向岛上的人们炫耀，这是女人的骄傲。可是这个姑娘只在津和地待一个月就必须回去。

这一个月里，她学了点伊予方言，说道：“我在伊予只待三十天，就把家乡话给忘了。”她的伊予方言调让大家都笑起来。但是，下面的话不会用伊予方言，就到邻居家里，对女主人说道：“我在伊予只待三十天，就把家乡话给忘了。阿婶给我煮粥。”她前半句说伊予话，后半句说家乡话。

姑娘们把去各地旅行作为学习的舞台，掌握家乡人所没有的知识，以此自豪，其中之一就是学会外地语言。

有这么一件事：一个姑娘正想出外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姑娘从伊予松山回来。她说，我不去了，我当女佣的那一家房子非常大，如果你想去看的话，不妨去看看。在她的劝说下，这个姑娘心情激动地在回乡姑娘的指引下偷偷地出门了。这种离家出走并不是突然跑到停在海边的船旁要求上船，而是趁着父亲不注意的时候跑出来，先藏在自己好朋友的家里，不让父母亲发现，如果有方便的船只，再恳求人家答应上船。所以家里人发现女儿不见了，会到处托人寻找，有的还真的会找到。这个姑娘的父亲同样如此，

千方百计地寻找，却没有找到。父亲终于病倒了。母亲见状，也不忍心，就让前来劝诱的那个姑娘把女儿找回来。劝诱的姑娘特地坐帆船去松山，找到那姑娘，看见她还没有习惯女佣的工作，无精打采的样子。劝诱的姑娘就把事情缘由告诉这家的主人，告辞回家。这两个姑娘走到三津滨的时候，肚子饿了，进到茶店吃寿司。劝诱的那个姑娘用当地话（城市话）说“香啊”，但是，出走的姑娘不知道“香啊”就是家乡话“好吃”的意思，说道：“哈，真想啊。”她的话里饱含着对故乡的思念。

这两则故事都实有其事，姑娘也实有其名，村里的人都知道，但后来不知不觉忘记了其真姓实名，从固有名词逐渐衍变成一般的谈资。插秧的时候，就听到很多女人讲起这两则笑话。

女人们把熟人中那些半瓶醋、木头人特地搬出来作为嘲笑的对象，同时似乎也是对自己的警诫。她们多是把这些当成单纯的笑话，成为笑话的素材大多关于语言的使用。回到村里必须使用家乡话，但外地话也充分掌握了，如果想说，也能完全表达意思。这就是有出息的女人具备的条件。下面我再说几则笑话：

邻村人说话很怪，被视为粗野鄙俗，因为语言粗俗而受到蔑视，令人遗憾。村寄合就决定，说话时在所有的词语前面都要加上一个“御”。结果这样一来，事情就糟糕透顶。

一个村民说“御净念寺的御新提议已有御二十御二”，大家不禁哄堂大笑。因为人们把“御二十御二”听成“鬼十鬼”。^①“御”

^①“御二十御二”与“鬼十鬼”在日语中发音相似。——译注

太多，听起来莫名其妙，于是恢复原来的说话模式。

有一个说话粗鲁的村落来的姑娘去当女佣，说的都是乡下话。这家的女主人教育她：“你说话的时候应该加一些‘御’。”有一天，这女佣钻进储藏室里半天也不出来。女主人过去一看，她把储藏室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正在用麻绳捆上。原来她把“御”理解为“麻”。^①女主人告诉她“御”是敬语的表达法。

于是，她以后说话到处使用“御”，如“御太太，要御洗御米柜里的御米吗”，“御米饭已经御煮好了”等，弄得非常烦人。主人提醒她：“你以后说话少用一点‘御’”。这样又麻烦了，女主人叫她的时候，她问：“クサマ^②，有什么事吗？”将“オ”省略掉了。“什么叫クサマ？”“哈，把‘オクサマ’的‘オ’去掉了。”“这个不应去掉。我问你，黄豆放哪里了？”“哈，黄豆放在ケ^③里了。”

这则故事流传很广，都喜欢说，插秧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说，几个人你说我也说，像是轮流表演，最后敲定那样的“包袱”。

“太太”“小姐”这样的词语在大正初期之前几乎不出现在乡下话里。身份高的武士阶级的妻子称为“御里方”，庄屋、神主、下级武士的妻子称为“御方样”，村里财主的妻子称为“御御样”，这些阶级家庭的女儿统称“御样”。

大正初期，一个老庄屋门第家庭的儿子当上了县知事，偕妻

①日语中“御”与“麻”同音，“お（御）をつける”（表示说话时加敬语的“御”）被理解为“麻をつける”（捆上麻绳）。——译注

②日文中的“太太”（オクサマ）第一个字母是“オ”（お·御），女佣将其舍去。——译注

③“ケ”应为“オケ”（桶），女佣同样将“オ”舍去。——译注

返乡。村民将其视为全村的光荣，都出来迎接。村里总得有人向知事致意，但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抽签决定致意的人，结果一个农民出身的村议会议员抽中了。这个人性格刚毅，是村议会里的正义派，大家公认他做事机智周到。可是不知道这知事以及他的妻子该怎么称呼，叫“旦那様、御里方”嘛，过于老式，不合适。想来想去，称知事为“知事阁下”应该可以，可妻子的称呼让他为难，想到最近称呼年轻的姑娘为“小姐”，叫她“小姐”应该也是可以的，就这样决定下来。他穿着和服外褂，手持扇子，前去拜会，致辞道：“此次县知事阁下及其小姐荣归故里……”

知事的妻子说道：“我不是小姐，是妻子。”

村议会议员慌慌张张改口道：“哈，御妻……”

“御妻”这个称呼在村里人听来就是“下饭的菜”^①，所以大家一听这则故事，都哈哈大笑，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村里的谈资笑柄。

下面也是那个时候的故事：村里一个学究平时喜欢订阅报纸，报纸上总是把知事称为“山县君”，他以为这么叫没有问题。

有一次，他遇见知事，主动打招呼：“我说啊，山县君。”可是对方自以为知事很了不起，比所有的村民都高人一等，怎么能这样与自己平起平坐，于是斥道：“怎么不懂礼貌？”这则故事没成为大笑话，因为其中幽默的成分比较少。

为了缩短篇幅，上面的几个故事只是叙述梗概，但是大家是如何讲述的呢？回到插秧现场来观察一下。以下是去年插秧时候

^①日文中“御妻”与“御菜”的发音都是“オサイ”。——译注

的收获：

“这一阵子大家说话变得文明了。”

“真的，没有以前那样因为说话而丢丑的事了。”

“这么一说，像那些‘こよう（这个这个）’‘こりい（那个那个）’‘つう（我说啊）’也不怎么说了。这个村子，以前不论说什么，都说‘こよう’。和平野（东边邻村）的人说话，你一说‘こよう’，他也就说‘ねぶれ’……”

“こようねぶれ”是“你吃粪吧”的意思。半是开玩笑说话的时候，你一说“こよう”，他就回应“ねぶれ”。

“没有了那些糙话。”

“这么说，那些‘こよう’就要从这个村子消失了。”

“真的啊。”

“这一阵子好像油良（西边的邻村）也不怎么说‘かのう’了。那村子一说什么话就说‘真的かのう’‘是かのう’……”

“时不时会听见……”

“这一带就和田（平野的东面）的话最干净。”

“可那边人说话拐弯抹角。比如和田要演戏，平野人问和田人：‘是不是有演戏的啊？’和田人回答说：‘哈，要说有好像也有，要说没有好像也没有。要是有的话，就通知你，你就来看吧。’”

女性在考虑话语的使用方面付出很大的努力，女佣学习的礼仪中，如何使用语言占有很大的比重。

以前插秧一直是“杂乱秧”。在一根叫作“水绳”的绳子上打红色或蓝色的绳结，把这根绳子两端固定在田头两侧，人们就以

绳结为目标插过去。这种“正条插”很盛行，延续至今。仔细一想，其实这个方式效率极低，于是采用“定木”^①，因为不用直起腰，效率大为提高。我在自己家插秧的时候使用这个工具，但最终还是没有普及。一个原因是村里水田少，用不着急急忙忙地插秧，而且不能随心所欲地聊天。插秧时若不能自由聊天，这种插秧的方法便不受欢迎。使用水绳，在重新拉绳的时候，可以站起来伸伸腰，缓解劳累，而且手可以休息，又可以聊天。可是最近两三年，这个方法的效率开始逐渐提高。女人们组成“插秧组”，采取承包的方式，一反一千日元。这样田地的主人就不用给她们做饭，也不用辛苦地雇用那些女人。田地主人向插秧组提出大致的日期，她们就来干活。这样省去为插秧人做饭，也减少了雇人的辛劳，主妇就解放出来。但是，田地主人必须有一两天亲自去插秧，使插秧组得到一定的劳动力。这个方法是女人们发明的。由于提高效率可以增加收入，插秧时候的聊天就逐渐减少了，即使聊天，也不是长篇大论，只能是只言片语。

另外由于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普及，主妇们都习惯了标准语，也懂得如何使用标准语了。

一个老妇人一边插秧一边对我说：“这样子弯腰插秧，现在和过去看似没有变化，但其实还是变化很大。现在插秧，大家也还穿裙裤，草笠变成了麦秸帽子；以前插秧肯定是女人干的活，现在也有男人来帮忙。不过，作为一种乐趣等待插秧的现象没有了。”

^①类似用木头做成的框子，形状多样。——译注

插秧这样的劳动开始被视为一种巨大的痛苦，其间，女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下面是关于插秧女人的一段对话：

“最近风趣的女子也少了……”

“是的啊，以前风趣的女子很多，又是挑逗男人，又是说笑话……这样的事现在都没了。”

“说起来那个观音菩萨（邻村的女子）很风趣。”

“哎呀，怎么叫她观音菩萨呢？”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观音菩萨不是供奉着的吗？”

“哪是什么供奉的菩萨，就是一辈子单身的一个女人，既不是神也不是佛。”

“为什么叫她观音菩萨？”

“就是因为那件事呗。”

“什么那件事？”

“你不是也有吗？”

“讨厌……”

“那时候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吧。这个观音菩萨就穿着贴身裙蹲在那儿，过去的事嘛，没穿裤衩，也没穿裙裤。自己觉得穿着贴身裙，其实一蹲下来，前面什么都看得见……”

“讨厌，这种事……”

“是啊，附近一个小伙子蹲在她前面，一边聊天，一边瞟下面。观音菩萨用她一贯的语气高声呵斥：‘你看哪儿呢？’小伙子说：‘观音菩萨开帐，来参拜的。’那女的一听，索性把裙子掀起来，

贴到男的鼻子上，说‘既然你这么喜欢参拜观音，那就拜个够’。不论什么好东西，这么做男的也受不了，一溜烟就逃跑了。从那以后，大家就叫她‘观音菩萨’。从那以后，要是有男的去找她玩，她就说‘想参拜观音菩萨啊’，把男的赶走。”

三

“我脚大，要穿十文^①三分的鞋……”“脚大洞也大……”“哎呀，又说那个，我可不大。”“什么啊，我是说脚大踩的脚印大。”“洞大，填满可费劲了。”“不是健壮的男人可填不满……”“又说这种话……”

这也是女人在插秧时常说的话题。使用拉水绳正条插的方法以后，唱插秧歌的没有了，但不等于说大家默不作声，还是不停地聊天，聊的几乎都是这种话题。

“最近田地神也没什么意思了。”“为啥啊……”“就是因为大家插秧都穿裙裤。”“嗯？”“插秧这活很辛苦，进度很慢，要是把田地神哄高兴了，他就会来帮忙。”“是吗？”“要是不穿裙裤，就一条贴身裙，下面看得清清楚楚，田地神一定笑眯眯的……”“那他没心思干活了。”“他在看谁的好呢……”“真的吗？”“真的啊。还是有好和不好的，这跟脸蛋的漂亮不一样。”“是这么回事，有的丑女人还被男人疼……”“脸蛋漂亮不漂亮，一看就知道。观音

^①日本鞋袜单位，十文表示十个一文钱排开的长度，约为24cm，十文三分约为24.5cm。——译注

菩萨的好不好，不是看一眼就知道的……”“你要这么说，那就骑马看看啊。”

这样的话题总是没完没了。

“你看，又插完了一块。”“好快啊。”“那是啊，田地神喜欢你啊。”“我回家也让老公喜欢我。”

女人们这样的对话在插秧的时候尤其多。插秧歌里也有很多性的内容。自古以来，农作物的生产就会让人联想到人的生殖。正月初举行的插秧仪式中，包含极多性的动作，插秧时候的色情聊天也可以视为仪式的残留。插秧时候津津乐道这个话题的一般都是四十岁上下精力充沛的女人。年轻女子似乎感觉这类话题有点过于露骨，但内容本身是健康的。如果有年轻女子在场，话题往往多为初夜的事。

“过去，有一个出嫁的姑娘哭哭啼啼地回来了。”“怎么啦？”“母亲奇怪她为啥回来啊。一问，她说老公一到晚上，就用大锥子钻进她肚子下面，实在受不了。”“嚯……”“你傻啊，疼的时候怎么不用唾液抹一抹啊？要是受伤了，一边念叨‘母亲的唾液、母亲的唾液’^①一边往伤口上抹唾液，马上就会止疼的。连这么点事都不懂！”“那你是怎么回事？”“我是他来夜偷时，被那家伙破的罐……”“现在是怎么回事？以前怎么说呢，第一天晚上给女人讲柿子树的故事……”“什么故事？”“新郎对新娘说，我家房后有一棵大柿子树，结着大柿子，我可以爬上去吗？新娘说那你爬吧。新郎

^①日本民间说法，用唾液抹伤口时，嘴里要念叨着“母亲的唾液”之类的咒语。——译注

爬上去，说可以摘柿子吗？新娘就这样被摘了……”

我每年都感觉到插秧的乐趣，虽然聊天的内容有的和前一年相同，但有很多不一样的。有的话必须悄悄聊，看到两个人嘀咕嘀咕说着什么，有人就会说：“说悄悄话可是犯罪哦。”即使是色情话，如果不能公开说，那就不要在这个地方说。就此而言，色情话本身是健康的。其中也包含着自身体验。

这样的聊天话题，战前战后都是如此。即使在性的话题被禁止谈论的年代，在农民，尤其在女人的世界里依然自然而然地谈论。不仅插秧，在其他只有女人一起干活的时候也谈得热火朝天。最近分拣橘子的工厂也是谈论这类话题的地方，内容充满机智，还能促进工作。

不言而喻，有关性的话题历史悠久，而且往往通过这样的话题对男人进行评论。有意思的是，擅长说色情故事的女人大多是好妻子。女人们的色情话所展示的明亮世界意味着她们的幸福，所以并不是女人所有的色情话都是这样的。

我深切感到，听女人说色情话，并非色情话不好，而是把色情话扭曲的那些人不好。

土佐源氏

—

“你是哪里的？哈，长州的？长州的啊，是嘛。长州人在这一带还不少。长州人以前就很会挣钱，来这里伐木的，当木匠的。木匠手艺高，大家工作都不错。”

“我说你是做什么买卖的？你说自己是农民？不会是农民。听你说话不一样。不是生意人吗？好吧，农民就农民吧。你说想问我什么，我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当过牛贩子，牛马的事我知道，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你问我为什么失明啊？这个失明，都快三十年了。干坏事的报应。我干的坏事相当多，之后就没过上正儿八经的日子。”

“你有老婆吧？对老婆要好。我失明以后，只有老婆没有抛弃我。”

地炉的火焰很微弱，一个八十多岁的小老头坐在旁边，无花果般的脑袋，没有一颗牙，面颊瘦削，脏兮兮的破衣服连上面的格子纹都看不清楚。

这是土佐山中的栲原村。这个老人的居室完全就是乞丐屋，绳子捆绑的木头搭起外架，用草席把四周遮挡起来，天花板也是草席。草席被烟熏得漆黑。天花板上是桥，就是说，这屋子挂在桥底下。地上撒着稻壳，上面铺着草席，入口处也垂落着草席。这个老人就在这里生活。

天花板上时常传来人来人往的脚步声，步履匆匆，显得冷飕飕。

你也是异想天开的人，怎么想和乞丐聊天……谁让你到这儿来的？哈，是那须施主吧？那须施主啊，他可是个好人，像佛一样善良。我住在这里也是受他的恩惠。老婆拉着我的手到处流浪，走到这儿，那个施主说，眼睛看不见，在哪儿都一样，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有口饭吃就行。出于他的一片善意，此后就在这桥下安身，靠别人施舍，也住了将近三十年。

我是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好奇心重的人，已经八十岁了，没想过还会遇见想听八十岁老头往事的人。可是，我这八十年别的什么都没干，就是骗人和玩女人。

和喜欢的女人在一起的事大概还记得，要说吗？自己喜欢的女人……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

我是一个没爹的孩子。母亲怀上了前来夜偷的男人的孩子，那就是我。母亲不想要这孩子，跑到河里，水没到腰间，不行；把肚子撞在石墙上，也不行；从树上跳下来，还是不行，只好死心，不足月就把我生下来。既然生下来了，杀了我又觉得可怜，隐居

的姥爷、姥姥就收留了我，在他们家里长大。母亲后来嫁人，夜晚给蚕喂桑叶，不小心弄翻油灯，煤油泼到全身，被火点燃烧成重伤，死得很惨，所以我记不得爹妈长什么模样。等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和看小孩的小保姆一起玩了。不是我有保姆，而是跟在给别人家看孩子的女孩子后面玩。

以前穷人家的女孩子都去当看小孩的小保姆，头上缠着毛巾，背着孩子到神社的树林子、村头的河滩上。孩子们在一起玩过家家，吵架，唱歌。我们这些没有保姆的男孩子，也很自然地和他们玩在一起。即使没有父母亲，孩子的成长都是这样。

不过，到了该上学的时候，我也没上，喜欢和小保姆一起玩。小保姆里也有很多不上学的。我小时候对上不上学也管得不严，喜欢和女孩子玩。到十岁还不上学的男孩子很少，于是我就和这些小保姆玩在一起，她们都对我很好。即使有其他男孩子没上学，穷人家的孩子也都是家里的帮手。可因为我是私生子，姥爷姥姥带着我，没有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上山下地干活。

那时就开始干坏事。下雨天没地方玩，小保姆就三四个人一帮钻在哪一家的储藏室里。等小孩子一睡觉，就把孩子从背上放下来，放在草席上睡，然后小保姆们自己玩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有时候钻到稻草堆里，有时候张开大腿比谁张得大，还互相比 $\times\times$ ，把手指伸进去哇哇乱叫。你的也掏出来！这么一说，把我的也掏出来，觉得很新奇。一会儿，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小保姆说：“做 $\times\times$ 就是把男人的东西放进去。前些日子我看见姐姐和一个小伙子在屋后的茅草堆里睡觉。把你的东西也放进来看

看。”说着，就把我的东西放进去。这是我第一次和女人做这种事，没觉得有什么好玩的。她也说“没什么啊……”，对姐姐那个高兴劲儿很不理解。

不管怎么说，多了一个玩法，那些小保姆都说“也放到我里面来”，就我一个男孩子，结果都满足她们的要求。差不多下雨天就躲在储藏室里玩这个。

虽然并没有觉得舒服，但这个游戏最有意思。

你要是从喜多郡走过来的，对那一带村子的情况应该熟悉。山谷底开阔的地方有十来户人家集中在一起，其他的一般分散在山腰处，三三两两。说是有五十户，其实分散得很广。不下雨的时候，孩子们大声呼唤着去神社、河滩玩耍，一下雨，最多只有邻居四五家的孩子聚集在一起。即使和女孩子好，最后也就三四个。其中一个比我大的，和我睡的时候流了很多血，这可吓坏了，她哭着回去了。我担心她会不会死，胆战心惊，晚饭都咽不下去。第二天，我到河滩一看，她也来了，扑哧一笑。我问：“怎么回事？”她说：“我已经成大人了。那个叫月事，是成为大人的标志。所以啊，我很快就会辞掉保姆的活儿的。”她一下子变得很了不起的样子，说“以后不和你玩了”。“为啥啊？”“我已经是大人了，说是这两天阿姨^①给我蒸红豆饭，庆祝一下。吃过红豆饭，就一定要小心小伙子来夜偷。”我心想自己也是小伙子吧，问道：“不能和我吗？”她说：“你不是小伙子。”听了以后，我盼望自己快一点

^①指家里的女佣。——译注

成为小伙子。

二

我十五岁的时候，姥爷突然中风死去。舅舅说，你也是大人了，现在姥爷死了，你要不去农民家当仆人，要不到我家帮忙，姥爷惯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成了什么也不会的懒人。再不然就去牛贩子那里当仆人。于是我来到三里地外的牛贩子家。我的工作就是按照东家的吩咐把牛赶往牛市，或者把替换的牛赶往农民家里。天天如此，到处赶牛。东家能说会道，满嘴撒谎，说这是好牛，不好的牛都留在家里养着，只把好牛拉出来卖。就这样，我把小牛赶往山沟的村子里，把那家的大牛赶到山下一点的农民家里，再把这家的牛赶到山下一点的农民家里，这样逐渐往下赶。屠宰的牛一般都送到宇和岛。

这一带的牛个头都很大，宇和岛的牛相扑自古就很兴盛，所以牛贩子都拼命地寻找好牛。一旦发现好牛，就让农户精心喂养，然后高价卖给牛老板。

牛贩子往往别处还有“家”，一般都是人口稍微密集的地方。其实是小巧干净的寡妇的家，不仅在那儿睡觉，有时牛贩子们还在里面喝酒、赌博。这寡妇和其中某个牛贩子是相好。我的东家各处都有这样的女人，而他的女人又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事情闹得很大。这种事常有。

这种事我是司空见惯，自然而然也就学会了。我的东家是个

色鬼，从他的相好门前经过的时候，大白天的就进屋子，和女人睡觉。我把牛牵到附近等他，有时候把牛拴在树上，跑过去偷看。

尽讲这些男女情事不招人喜欢吧，可是我除了女人和牛，别的一无所知。牛贩子身穿长宽袖和服，双手揣在怀里，乍一看像个大老板，人模人样，大家都视他为办事稳当的人。其实就是骗人挣钱，人们把撒谎叫作“牛贩子的嘴”，没人相信，被人瞧不起。可人们就是受这种牛贩子的骗，换牛买牛。把已经没有办法的病牛说成是好牛，让农民饲养。半年以后，农民把病牛养成一头健壮的牛。这样的农民真是神，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把石头变成金子。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人渣。我们唯一的优点是没有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拿走别人的东西。

这山间自古生活艰难，小偷很多，会随意闯进有点财物、有点小钱的人家里。

哈，你知道池田龟五郎吗？噢，人称“神偷龟”，是头号盗贼，拿他没办法。他就是从警察眼前走过，警察也抓不住他。随便哪一家，他想进就能进。不论谁来抓他，他都纹丝不动。

可是，他有麻风病，曾经跑到长崎去治病，怎么也看不到。听说活吃小孩子的肝会治好，回来以后，就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有几个孩子被他害死了。终于到了不能置之不理的地步，趁其投宿寺院的时候，把他抓住了。他没有干那么残忍的事的时候，还经常帮助弱者。所以有人对他怕得要死，有人觉得他跟神一样好。

盗贼不只是神偷龟，还有不少，他们有他们的住所，叫“盗人宿”或者“落宿”，一般在山腰，孤零零的一间，在里面住宿，

销赃。所以盗人宿一般都有财产，山里的很多有钱人以前就是盗人宿。跟这些盗贼相比，牛贩子的身份要高出一截。

牛贩子即使说的净是谎言也吃得开，把游手好闲的懒人家里养的病牛拉到很会挣钱的农民家里，会养出很壮实的牛来。这家人也没有觉得上当受骗。这是谎言当真话通行无阻的世道。

当然啰，那种无药可治的病牛不能拉去，我们不是百分之百地撒谎。要说撒谎最后赢了，其实这里面还有三分的真话，而农民是把三分真话当作八九分真话，所以撒谎能横行天下。

有时候撒谎也吃不开，实际上，就是不能把牛牵到牛市去。病牛谁都能一眼看出来，骗不了人。还有牛的评判会，那绝对不能去。在牛相扑上能斗胜的牛，十个人有十个人一看就明白。像我们这样小小的牛贩子尽量不去那地方，还是在山沟沟里转悠吧。

三

我二十岁的时候，东家死了，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其实东家还年轻，身强力壮的，就是男女关系复杂，和人结下冤仇。结果他在一所牛贩子住屋和寡妇睡觉的时候，被仇人杀死了，还放了火，那一天风大，整个房子都烧光了。说是被炉不小心引起火灾烧死的，可是两具烧烂的尸体并排着抬出来，就令人怀疑了。像他这样的人，房子都烧塌了，不可能都睡得死死的，一个人都没发觉。嗨，山沟沟里，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我想到一些情况。那个寡妇身子不错，男人之间争风吃醋，互相争抢，最

后被我的东家弄到手，那个对手也是牛贩子，就怀恨在心。这个人要是一个村的，我马上就会认出来，我认为是其他村子的。能做些什么？我想不出来。再说了，即使想出来了，我参与进去，事情就很麻烦。正因为这样，村里人都闭嘴不说话。

于是，我接过东家的那些老主顾，成为单独挑大梁的牛贩子。下面的事情就有意思了。

我也没有个正儿八经的家。老家的姥姥也死了，就剩下一个舅舅，回去也没有家。于是到东家以前的几个相好家来回转，和她们好上了，就这样混日子。

我这样在村里没有固定住房的人进不了小伙子们的圈子，进不去，也就不能去夜偷。要是明知不能去硬要去，会被那些小伙子打得腰腿都直不起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虽然我小时候和那些小保姆经常玩，但长大以后，就没有睡过姑娘，差不多都是寡妇。寡妇是单身，明着谁也不会说什么。

这一带寡妇尤其多，为啥呢……我也不知道。而且有几分姿色给人当小老婆的也多。村里的财主大多都有小老婆。你说去过神主^①那儿，是哪一家？是下面那个家吗？有一个四十多岁皮肤洁白的女人吧？她就是神主的小老婆。我看不见她的模样，听说是村里有名的大美人。她和老公去大阪，老公死了，她就回来了，然后开始和神主私通。都六十多岁的老爷子了，给她盖房子，上面的是主宅，下面的是妾宅，上下轮流，一天一换。这个村子有

^①神社的神官、主祭。——译注

四五个财主有小老婆。有本事的这样妻妾相拥，没本事的只好找寡妇，或者偷别人的老婆。不过啊，农民还是很守本分的，白天一起干活，晚上两口子睡在储藏室里，要是有一方去偷情，那是相当的好男色或者好女色……像我这样女人成群，一般是没当过农民，被大家叫作浪荡子的人。

你要是进村，村里有村里的规矩，而且必须遵守。村规很严厉，要是做出大家看不下去的行为，会受到“村八分”^①的制裁。

不过，像我这样不进村的人，就可以不和村里人打交道，而社会不把我们看作正经人，自己也没干什么正经事……结果对谁也不造成麻烦，那就只好找寡妇。而且东家的相好很多，我自己去物色新的相好非常费事，也不能像东家那样旁若无人地将女人视为己物。首先，我个子小，没有东家那样的魁梧体格、威严气派；另外，不像东家那么有钱，花钱大方。只能是偷偷摸摸地在暗地里寻欢作乐。

可是女人为什么还愿意跟着我？只要掌握让女人欢心的方法，女人就会跟着你。你看看我老婆，她竟然跟着我这个废物六十年！

我的老婆是相好的女儿，她母亲原先是东家的相好。东家死后，我受到她的照顾。起初她经常对我发脾气，说东家好，东家讨人喜欢，你靠不住，个子又小。我为了讨她的欢心，拼命给她做各种事。可是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满足精力充沛的女人，而这个相好还比我大将近二十岁，她总把我当作孩子一般看待。

^①村落的制裁制度之一。对扰乱村落秩序的人及其家属，全体村民约定除葬礼和火灾两种情况外，断绝其他所有来往。——译注

我跟着东家在她家里睡觉的时候，她的女儿还不到十岁，等我和她发生关系的时候，小女孩已经成为姑娘了，村里的小伙子开始盯上她。虽然她母亲自己很乱，但害怕小伙子来夜偷女儿，于是让女儿和自己一起睡。这样，女儿就自然而然地看见我和她妈的事了。我对这女儿也了如指掌，在她妈睡觉的时候就占有了她。后来，我带着这女儿私奔了。下雪天翻山越岭，第一次从伊予来到这里的邻村。

我想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社会人，和左邻右舍都有来往，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可是，我从小就没干过活，没进入小伙子的圈子。一旦进入村落社会，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遵守村规，但还是在当地租借一间储藏室，和老婆两人成家。我在一家纸张批发店下面采购构树^①。这三年是我最像人样的日子。

四

如果能这样正儿八经地过日子，那该多好，可我还是鬼迷心窍……

构树中有一个叫雁皮的品种，这是造币的原料。雁皮在官林里很多，农民可以在官林里购买。管理官林的是小林区署的“役人”^②。我也去购买构树，经常和他们的负责人见面。这个负责人的房子独门独户，盖得相当好，夫妻俩住在里面。他是高知城下人，

^① 桑科落叶灌木，自生于山地，各地亦作栽培，树皮纤维是造日本纸的原料。

^② 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公务员。——译注

妻子很漂亮，土佐人，虽然皮肤不是很白，但浓眉大眼，鼻梁挺直，而且性格温和。我每次去他家，她都会给我端茶。

起先是为了构树的事找她老公，后来不知不觉对她动了心。这是从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开始的：我去找她的老公，恰好他不在家，她在屋后洗衣服。我本想立即回去，她端出茶水来，于是一边看着她洗衣服一边闲聊。聊天的内容无非就是牛的事，给她讲怎么骗人和贩牛。她拧干衣服，打算从井里汲水漂洗一遍，我帮她汲水，还帮她把盆里的脏水倒掉。就这么点事，她说“你很热心”，表示感谢。我这种身份的人还是第一次这样被当作人看，得到感谢。你知道，役人就是官员，像我这样净干坏事的人最害怕他们了。小林区署的役人巡山的时候，都穿着和警察一样的制服，腰间挂着军刀，只要看一眼，都会吓得屁滚尿流。现在役人的妻子对我表示感谢，让我感到无法形容的高兴。

后来我就时常估摸着她老公不在家的时候去她那儿。她的家在山里头稍高的地方，去那儿不会被人发现。有时带去粗点心，有时带去町里顺便买的稀罕东西，当然这一切都没有让老婆察觉出来……去了以后，也就是随便聊聊天。对方是外地过来的，在这里没个说话的人，老公又经常不在家，我去的时候也顺便帮她干点活。

我心想对方是有身份的人，根本瞧不上我，可就在帮她晾衣服的时候，两人的手碰在一起，我顺手一握，她没有拒绝。

那大概是秋天吧。

我决心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女人搞到手，到她家里，衣服刚洗

完。我打个招呼，她对我微微一笑。我说“我在上面的大师堂^①等你”，然后逃也似的从她家旁边的小路跑上去。屋子上面不远就是松树林，我穿过去，沿着陡急的山路跑了近一丁路。一棵大松树下就是四方形的大师堂。人们在每个月的二十一日上来参拜，平时没有人。我气喘吁吁，心想“我刚才说的可是了不得的事”，有点后悔，靠在松树上看着下面。正是秋收繁忙季节，从小松树间望下去，人们正在稻田里忙着收割，而我却在偷别人的老婆。那种心情无法形容，甚至都想跑回去，却还是留在那儿等待。

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傍晚时候，夕阳从小松树林透过来，我看见她从下面走上来。她穿着碎白点花纹的和服，不停地用围裙擦着手，慢慢走上来。我从上面一直看着她，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啊，我觉得自己真要干出对不起人家的事……

她走到还有四五间距离的时候，抬头看上来。我朝她微微一笑，她也笑一下。上来以后，我拉着她的手走向大师堂，坐在台阶上。她说这儿不行，别人会看见，于是我们进到堂里面。我问她“像我这样的人说的话，你怎么会听从呢”。她说“你心地温柔，女人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身份这么高的人把我当人看的，她是第一个。

后来大概有过四五次吧。我觉得不能给她造成麻烦。第四年，又是在一个雪天，我一个人回到伊予，既没有告诉她，也没有告诉老婆。

^①真言宗的寺院，供奉弘法大师。——译注

五

我这一辈子，只有那一次给我的感受令人无法承受，有半年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一副失魂丧魄的样子，不知道多少次跑到山顶上。也不想见老婆，躲藏了半年。半年以后，才终于逐渐摆脱出来。

我又干回老本行，当牛贩子。后来只要见到过得去的女人，我都没放过，可是再没遇到像那个妻子那样的女人。不，有一个。可以说吗？你真心喜欢过女人吗？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打算到死埋在心里。说出来觉得对不起她……我还有不能对人说的吗？也算有吧。可是，要是我死了，这件事就没人知道了，我一个八十多岁的盲人说出来，大概也不会有人获罪。

我和庄屋的太太好过，她老公是县议会议员，在伊予紧里面一带是头号家庭。事情很凑巧，在路上偶尔遇到议员，他坐在人力车上说道：“牛贩子，你给我准备一头好牛，温顺的母牛。你去我家，和我太太好好商量一下。”然后他说自己要去宇和岛。我在路上经常遇到财主，总是恭恭敬敬地对他们低头，但没人和我说话。我和这些财主居住的地方离得很远，自然没有缘分。而且那一带也有几个有本事的牛贩子，也不知道是什么风，他才主动和我说话。我战战兢兢地答应。据说这家以前是一领具足^①，后来成为

^①战国时代土佐地区长曾我部氏的在乡家臣。——译注

庄屋，房前有高高的石墙，有石阶，像一座城堡。走上石阶，有长屋门^①。我转到后门，说“刚才遇见老爷，谈了买牛的事，让我上来和太太商量”。太太出来，我还没遇见过这样的女人，看上去不到四十，皮肤白皙，有点丰满，很有气质，像观音菩萨。我本想这样的家庭，什么事都是男仆、女仆来做。其实不然，她亲自进牛棚喂养。现在养着一头公牛，很会干活，就是脾气暴躁，所以想换成母牛。我说：“哈，耕地还是公牛好。因为是男人使唤，所以还是公牛……您家有这样的牛吗？”她说：“丈夫经常不在家，女人一个人管不过来，感觉特别辛苦，所以把田地租给佃农，牛也不需要大的。不过，我喜欢牛，以后还想继续饲养。”“原来是这样的”——我说完就告辞出来。我没遇到过说话这么温柔亲切的人。她一直待在家里，所以从来没见过面，只是听说是一位文雅的漂亮太太。

于是我拼命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一头非常满意的牛，牵了过去。她十分高兴。可是你知道吗？这次要把原来的公牛牵走，她又是蒸红豆饭给它吃，又给它喝酒，就像对待人一样。我心想上层人就是这样的啊，有点吃惊，普通农民不会这样。你知道吗？当把牛牵出去的时候，她还扑簌扑簌掉眼泪，说“去好地方吧，以后会有人好好对待你的”。我觉得她真的很善良，像我这样一出门就是买卖输赢的人，跟她简直无法相提并论。无论什么事都让我吃惊。

^①两侧有长条房屋的宅邸的大门。——译注

后来我去看牛的时候，时常顺便到她家里，丈夫很少在家。看样子夫妻和睦，但没有孩子，觉得寂寞。丈夫在宇和岛有一个小老婆，和那边生了三个孩子。丈夫性格大方，是很般配的一对夫妻。

有一次，下午三点左右吧，我去了，家里没人，大声叫道：“有人吗？”这时，肩膀上斜系着束袖带的太太从屋后出来。我问：“在干什么呢？”她说正在伺候牛呢。这一说我又受不了，这么个连说话都细声细气的端庄女人应该坐在客厅里，怎么能干这样的活呢？我到牛棚里一看，她正给牛擦身体。我说：“这样的活儿让男人干，太太不能做。”她说：“我喜欢牛，下午三点就让女佣给在地里干活的男人们送茶过去，我就利用这个时间伺候一下牛。”这样我知道下午三点就太太一个人在家，虽然明白这样做不好，但还是这个时间过去。我对社会上的事不太懂，聊天的话题就是牛，别的不会，可是当在太太身边时，心情感觉非常舒服。那时我经常帮她伺候牛，还给她讲解，她很感动地认真听讲……可悲的是，我的讲解不会用任何专业词语，说到蹩脚的地方，她就笑咪咪地纠正我这地方是这么回事。你说这时候想起那个役人的妻子？你也是个坏蛋。哈，我心想这就是拈花惹草。我时刻没有忘记老婆，但又迷恋上这个太太……不过，我觉得不应该勾引她，对女人多半先是语言挑逗，但是我不行，觉得对不起老婆。接着我干的事好像是把她诱人圈套。我说“太太、太太，这么好的牛，应该让它下崽”。终于决定让它交配，我找了一头好公牛牵过来。太太把牛棚弄得干干净净，新铺上稻草，牛身体擦得油光锃亮。农民家

的牛都睡在牛粪里，屁股上糊着一块块的牛粪，我说：“太太、太太，没见过像你这样伺候牛的，牛屁股干净得都想舔一口。”她还是觉得可笑，回答道：“你怎么这么说。屁股再干净，怎么能舔呢？”我说：“可以舔啊，可以啊。牛和牛就互相舔。要是我喜欢的女人，也会舔她屁股的。”太太一下子满脸通红，把头转向一边。我觉得说过头了，便把公牛牵到母牛旁边，公牛立刻伸出大家伙和母牛交配。我专心照顾这一边，没有注意太太。牛交配完以后，我回头看她一眼，发现她刚才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时公牛开始舔母牛的屁股，我说“你看……”，她回答说“不知道牛还有这么深的爱情”。我突然心头一惊，意识到这个太太其实并不怎么幸福，说道：“太太、太太，人也一样。要是我，也会使劲舔太太……”她什么也没说，抓住我的手，泪水盈眶。

我和太太在牛棚旁边储藏室的草堆上发生了关系。

我心想，以后不论有什么事情，一定要保护太太。我不想装成一个好人，把放荡不羁的事情、把老婆的事情都告诉她，说“我是人渣，也不知道人渣会有什么用，用我的时候就说一声”。她高兴得流下眼泪。

但是，避人耳目很难，我反而没有像以前那样去得多，而且不采取主动。我只是这么个人，她能把我当成一个人倾注感情，我就已经很高兴了。我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春天。经过秋天，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太太得了感冒。感冒转成肺炎，结果一下子死去了。我躺在床上哭了三天三夜。

不论什么样的女人，只要你对她亲切温情，她都会答应你。

我一直有女人，直至失去视力，最后眼睛疼了三天三夜，什么也看不见。这是我无恶不作的报应。我没做过一件像样的事，所有的男人都不相信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女人对我百依百顺。

我也搞不清楚，但觉得男人对女人都不爱惜，所以只要对女人温柔一点，她就会跟你好。

这么说，我从来没做让女人不满意的事，总是按她说的办，让她高兴。

你问我老婆的事吗？我回到伊予，她也跟着回来了。后来我居无定所，她就回她妈那儿了。我也时不时地过去看看，她妈有了另外的男人，我就和她断了关系。

老婆从此名正言顺地跟在了我的身边，她对我这个男人真的非常忍耐。我们只有开始的三年一起过日子，后来我没怎么去她家，一直到我双目失明。

眼睛看不见，我无处可去，到她那儿去，她说“你终于回来了”，高兴地哭起来。后来两个人一起去四国八十八处巡礼，说是这样可以复明。她从此就牵着盲人的手，一路上对我细心照料。

结果眼睛没有复明，就这样沦为乞丐。我还是没能拥有一个像常人那样普普通通的家，就这样结束了一辈子。你会问干了那么多坏事，怎么就没有孩子？可能有，可能没有。我没有进入村子，却依照村规做人；我不能因为和女人发生关系就出现让她无法做人的情况，所以在暴露之前就断绝关系，而且也不能对我的买卖产生影响……

我没有钱，以前挣的钱都给了当时相好的女人，本来就没想

攒钱……

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老婆。你也在外面养过女人吧？女人真是可怜。女人会体谅男人的心情关怀他，男人却极少体谅女人的心情疼爱她。总之，你应该关爱女人，不要忘记她付出的感情。

我骗了不少人，但没有骗牛。牛会记得，即使过五年十年，你再见到它，它一定会叫，很怀念的样子。我只对牛没撒过谎。对女人也一样，我虽然占有她们，但没有欺骗她们。

其实，还是要做和普通人一样的事，做什么都可以。如果我以前做的是和大家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事，也不至于成为乞丐。好了，老婆差不多快回来了，不谈女人的事了。

这个老婆啊，晚饭过后，就到农民家里乞讨，不论刮风下雨，这就是她的工作。我只是坐在这里，要说走动，就是到河滩上厕所，或者去河里洗澡……啊，这失明三十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现在不想过去那些女人了，其实每一个都是亲切温柔的女人。

土佐寺川夜话

土佐山中的农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从梶原往东北方向十多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寺川。大约十年前我写过关于这个村子的文章，可是一直放在箱底。

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战争刚刚开始的一月九日，我从伊予的小松来到土佐的寺川。

这一年的一月我就去过寺川，那时当地人说“以后还会有人过来旅行，但没有人会来第二次”，我说“我一定会再来一次”。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所以这一次无论如何必须来。这条路依然难行，似有若无的小道在陡峭的山崖上爬行，河流没有桥，涉水而过，沿着树木蓊郁的山谷一直往里走。

在这原始林中，我遇见一个老媪。的确是个女人，因为乍一看分不清是男是女。满脸都是肉瘤，头发稀疏得似有若无，手上没有像样的手指，衣衫褴褛，从肩膀到腋下用束衣袖的带子背着

一个包袱，是一个患有严重麻风病的人。我几乎惊呆了。就一条小路，想避开都没法躲避。我只好站在路上，她问我到伊予的某个地方还有多远。我对当地不熟悉，拿出陆地测量部的地图查看，还是不明白，就告诉她不知道。

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下来，问她：“老大娘从哪里过来的？”她回答说：“从阿波来的。”“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她说：“是顺着路标走过来的。得这种孽病，不能走人们走的正路，也不能从村子经过，只能走这样的山路。”她声音嘶哑，口齿不清。据她说，得这种病的人在四国很多，山上有只让他们行走的小路。听了以后，我感到心痛。

如果老媪的话是真的，那么她就是走这条路过来的。这种情况我就遇到过这一次，后来询问别人，也无法证实。

我目送她逐渐远去，然后顺着她走过来的山路到达寺川。一处名叫 SHIRAI 的山顶上，树枝挂雪，美丽如花。

寺川位于深山之中，分散着十七户人家，每三四户住在一起，村里要是有什么集会，很多人必须行走半道^①左右。为什么人们还要居住在这偏僻的荒山野岭呢？

查阅庆长^②的检地账^③，发现这个村子在距今三百多年前就已经存在。此地与伊予接壤，似为警戒要地，观察边境情况。寺川东面

①距离单位，相当于里。半道即半里。——译注

②庆长，日本年号（1596—1615）。——译注

③江户时期将检地结果按村汇总的土地台账，记录有土地位置、名目、等级、面积、收获量、具名保人等项目。——译注

的越里门有“番人^①庄屋”，寺川配置有“山番^②役人”，由高知城的镇子上派来轮换工作。村民兼任山番，巡山监视从伊予方向来的盗伐林木者，所以村子不必交税和年贡。土佐最里头的吉野川上游是一片非常漂亮的原始林，树木葳蕤丰茂，油亮乌黑。北面的伊予国人口密集，物质匮乏，所以经常翻山过来盗伐林木，主要是为了盖房子所需的木材。然而仅靠寺川十七户人家难以看护这一大片山林。

我当时遇见的九十四岁的老人说，巡山的时候，如果发现盗伐者，就开枪。这样村民们全体出动，追赶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一条小路。完全出乎全村人的意料，所以大家说“盗贼有盗贼的路，所以麻风病人也有他们的路”。

当然还有野兽走的路。野猪走的路就十分清晰。寺川把野猪叫作“UCHI”。

这一带长期没有牛走的路。村里有几个人一辈子没有见过牛这种动物。记得是明治三十五年，牛才第一次来到这里。赶牛的人拍打着牛屁股走到越里门，然后把它的四条腿捆起来，穿上一根棍子抬过来。在河边行走的时候真可以说是玩命。一个老太太看到牛，说“这马长犄角”，别人告诉她“这不是马，是牛”，她说“就是牛，那也长着犄角”。

对村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山番役人，他们为村民做了很多事，教他们识字，还有的人愿意与农民一起生活。有这么一个大

①指担任警戒的人。——译注

②指山林看守人，护林员。——译注

概是好役人的人，在宝历年间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寺川乡谈》。

坏役人也遭到村民的怨恨。有一次，大家都去追赶盗伐者，不知何故，有一个役人没回来。这个人平时不好，遭人恨，所以有人说不管他……但也有人害怕这样做会遭报应，主张去找。可是到了晚上，他还没有回来，这可不得了，于是大家一起去寻找。结果发现他掉进深谷里，已经死去。再一看，身上绑着粗圆的杉木做成的十字架，双臂绑在圆木上。由于肩膀上绑着横木，无法在山路上行走，但他还是从森林里坚持走到山谷附近，最后精疲力竭，从山崖上掉下去摔死了。

另外，明治时期，发生过营林署的役人被盗伐者捆在树上杀死的事。他的墓碑至今还在山里。

山里人过日子也不是没有时间观念。有时候，村民对坏役人实在忍无可忍，就合谋伺机报仇。当他结束轮换工作回高知的时候，大家就合计要把他溺死在河里。役人从寺川到一个叫思地的地方要坐山轿，当走到河上面的山崖时，轿夫就装作脚滑，把山轿扔到河里。那个武士不会游泳，卷进旋涡里，死于非命。后来在这个山崖上凿岩开路。

也有的人像风吹来吹去般来来往往于这个山村，他们是从大阪过来的采购蜂蜜和蜂蜡的商人。以前是药材商人收购这些东西，那个时候的账单还有留存。这个地方蜜蜂多，山间随意都能看到蜂箱。老式的蜂箱，里面的木头用的是中空的树木。有人远渡重洋前来收购蜂蜜和蜂蜡，完全如一阵风，来去匆匆。

如今还有一样能挣钱的东西，就是茶。茶树很有意思，把大

树砍倒后，不用管它，一定又长出一片来。我见过生长在森林大树下面的大茶树。这个地方把茶叶蒸一下，直接用榨木榨干，然后使其发酵，叫作“砖茶”，予以出售。买者似乎来自伊予。

深山中非常闭塞，不过也有这么几条小路通往外面的世界。

通过这些小路，村里人也开始了解外面的社会。有人住的地方就有艳闻，据说过去的小伙子能翻越一座大山，到南面的冷杉林山间去夜偷，要走一两里地。如果有好女人，走夜路，再远也不在乎，点着火把去。

有这样一则传说：一个男子去夜偷，和姑娘快活一个晚上后，因为早上有工作，便一大早往回走。可是因为太累，半路上坐在大岩石旁的树下打盹，忽然看见一条大汉出现在面前。

大汉问道：“昨晚好吗？”

“嗯，好啊。”

“我的怎么样？”

他一看，只见大汉坐在岩石上，张开大腿，那个大家伙耷拉着垂下来。

“很大哟。”说完，男人忽然拔出腰刀把它砍下来。只听见一声惨叫，一只老狐狸在地上痛苦挣扎。

山里头这类故事多得很。农民们在谷底砍树烧垦火田的时候，明明没有风，却听到凄厉的风声，还有树木倒下去的声音。人们相信这是附近石槌山的天狗^①、黑森的天狗在搞鬼。据说这附近有天

^①日本传说中的似人怪物。赤面，高鼻子，背上有翅膀，持有羽毛团扇，善飞。——译注

狗的山比较多。现在天狗觉得这一带人气太旺，都飞到天竺去了。

放眼看去，到处都是荒山，农民们在森林中随意选择土地烧垦火田，种田过日子。这地方地广人稀，一旦发生饥荒，有很多人从伊予方向过来。他们帮助种植稗子，连稗壳都要去，根本就不会消化，只是让肚子鼓胀，但还是吃下去。天保大饥荒的时候，很多人从伊予过来，在 SHIRAI 山谷搭起小屋子居住。所谓“SHIRAI 山谷”，是因为这个山谷里有许多 SHIRAI，SHIRAI 也叫 SHIREI，就是石蒜花。原本是救荒植物，土佐藩就让大家种植在田边地头。说是现在初秋时候去 SHIRAI 山谷，还会看到一片似火燃烧的石蒜花灿烂盛开的情景。在满眼绿色的茂密树林中，镶嵌着这一片鲜红的花色，令人驻足观赏。

伊予人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他们挖石蒜花，煮后用水漂洗，去毒，做成粘糕，叫作“石蒜糕”。吃一点倒没什么，每天吃绝对不是好东西。他们吃石蒜，还吃稗子和稗壳。

时值五月，在这临时搭建的窝棚边上也飘扬着鲤鱼旗，以此表达对孩子节日的一点心意，给简陋的茅草小屋带来一丝具有活力的明亮色彩。寺川人看见这样的景象都目瞪口呆，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这个风俗。《寺川乡谈》这样记述：“五月端午未见优于上巳，无鲤鱼旗、粽子之饰，如气候晚至，则不换时服^①，不着太布袷^②，男女青年只是头插菖蒲，或缠带。此为祛病之符咒。”可见节日十分冷清。村民们看到鲤鱼旗的美丽，就从伊予人那里买来，也竖起飘

①应时的衣服。——译注

②栲布做的夹衣。——译注

扬。这让深山洋溢着明亮的气氛。

大约一年以后，伊予人搬回老家，窝棚拆掉，山间恢复旧貌，但是扔在挖的坑里的粪便堆积如山。这些粪便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淋，既不臭也不黏，又变回原来的稗壳。

寺川的老人说：“那只是在肚子里过一下，肚子里有东西，感觉满足了。”稗壳只是穿肠而过，也许多少从中得到一些营养，好像没有饿死的人。

当时村民们饿得受不了，就做石蒜糕吃。据说有一个人上山砍树，在山上吃带去的石蒜糕，实在太难吃，就把最后一块放在树桩上。一年以后，他上山一看，那块石蒜糕晒得又白又硬，依然留在树桩上。

发生饥荒以后，本村人和伊予人逐渐和睦相处，还有人娶伊予的女子为妻。这样一来，慢慢形成一条人们互相往来的道路，路面坏了，有人修补，从伊予方向吹来的明朗的新风逐渐浸润这块土地。《寺川乡谈》所记述的后来发生变化的风俗习惯，几乎都是从北面的伊予传过来的。

《寺川乡谈》记述：“松山西条领人每每潜入山中，盗取丝柏，据公议，在边界处每隔一两里设置一处山守番所。（中略）盗人于白昼潜入，事先选择树木，俟夜间一更举火伐丝柏，拟制为厚板。（中略）夜间观察情况，拂晓五更前后自边境运入领内。此处番人亦不可疏忽，夜间前往瞭望处观察，如发现火光，即知盗人进入，皆争先恐后做好准备，以火光为目标奔去。伐木丁丁山更幽。被杀者之墓遍及山中，或亦有切割耳朵、发髻，而未能追上之时。（中

略) 今犹有所谓耳豕。”该书记述的现象也逐渐减少。

只有天上飞来的小鸟古今不变，知更鸟、鷓鴣、山鸠、啄木鸟、杜鹃、黄鹌鸽、筒鸟、布谷鸟、赤翡翠、白面猫头鹰、黑面猫头鹰、樗鸟等种类极多，终日在山间婉转鸣叫，清脆悦耳。但是，寺川下面修建了长泽水库，山林逐渐砍伐，道路也修得宽敞起来，山村以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梶田富五郎翁

以下是对我所接触的、现在都已故去的六个人的记述。

我去对马豆酸村的浅藻访问梶田富五郎翁，是在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清晨，那天阳光灿烂。我在邮局与局长谈论这个村子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这个村子的开拓者只有一个人还健在。此人就是梶田翁。

他说：“你去看看吧，已经八十多了，但身体很硬朗，脑子也清楚……”

他是整个村子发展全过程的见证人，这可了不得。我立刻离开邮局，走访附近的梶田翁家。他已经隐居，和老伴住在隐居的家里，儿子就在他家下面的屋里经营点心店。

梶田翁在煤烟熏黑的地板屋里制作钓竿。我开口说道：“听说老人家是山口县久贺人，我也是久贺东面的西方^①人，觉得亲切，就

①西方是地名。

来看望您……”

“嘿，你是西方人啊。嘿，特地过来的啊，好……我好久没有回久贺了，久贺变化大吧？”

他操着一口家乡话，一开始就没有跟我见外。我说道：“我想听您讲过去的事……”

“我到这儿来也是很早以前的事……”接着，他开始讲述：

我七岁的时候第一次来这里，那时候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我命苦，三岁丧父，不久母亲也去世了，兄弟也都早逝，要说亲戚，只有一个姑母，就住在她家里。可是有一个叫政村治三郎的，膝下无子，说要养育我，我就被他收养，一直到七岁。小时候的事不太记得，但姑母的家是开点心店的，我经常去那儿要糖球吃。

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的呢？久贺的“大钓”有一个叫“めしもらい”（MESHIMORAI·年幼的孤儿）的风俗，就是让五六个孤儿坐船出海。我也是 MESHIMORAI 之一，就坐上了大钓。所谓“大钓”，就是大渔船，一艘可以坐五六个人。不是在久贺的浅滩钓鱼，而是到很远的海上。久贺的渔民从很早以前就到长门的角岛钓鲷鱼，五六艘渔船结成一对，年龄大的担任船老大，到那边以后，他负责和那边的人商定渔场、渔港的住宿等事项，然后每条船各自干活。到返回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一起，船老大说“没发生什么事，这很好”，也向角岛方面告辞，接着各自回久贺。渔船每两艘组成“片船”^①，一旦有事，可以互相帮助。

^①渔船很少单独活动，往往是多艘组成船队共同行动，这些结伴而行的船称为“片船”。海上生活随时都有危险，片船是为了发生紧急情况时互相救助。——译注

不仅角岛，还有一些人去九州西面的唐津，不久也可以去对马了。久贺的渔民最先去对马。哈，那还是在我出生之前很早的事。好像是广岛的一个官老爷把女儿嫁给对马的宗助国^①，这样广岛和对马开始往来，渔民也就顺便出海。这是这些家伙回来吹的牛……广岛的渔民到久贺来钓鱼，久贺这帮家伙大概是在海上和他们侃大山时听说的，说是对马有天底下最大的渔场，整片大海全是鱼，既然有这么多鱼，那我们也去，于是久贺的渔民跟着广岛向洋的那帮人第一次去往对马。这些都是我出生之前三十年的事情。

话说回来，我乘坐的那条船恰好也是去对马，不会忘记，那一年是明治九年。从久贺出海，走了几天，顺风时扬帆，没风时摇橹，来到博多，就补给大酱、酱油、食盐、大米等。在博多湾口一个名叫玄海岛的岛上等待天气，看好这两天应该是好天气，就出海。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坐船，就一下子前往对马，内心激动。以前一直都是在久贺小小的町里玩耍，现在四面八方都是大海的波浪，船一刻不停地摇晃，忽上忽下，心情感觉无比兴奋。我使劲抓着船舷，全神贯注地看着波涛汹涌，觉得大人真了不起，竟然能在这样的大浪上摇橹。

晚上还继续摇橹，到达壹歧岛的时候，才松了一口气。我爬上壹歧的胜本山丘，哈，能看见北面的山，大人告诉我那就是对马。我心想还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有点不安。

^①镰仓时代武将，任对马守护代一职。——译注

我是小孩子，所以不用干活，老老实实地在船上玩就行了。可是船那么小，没什么好玩的，感觉无聊，不过大家都喜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我们在胜本又等了几天，然后花整整一天时间抵达严原城下，没想到大海尽头的岛上也有小町。当时严岛也有了瓦顶房，但屋顶上放置着很多石头。看见官老爷骑马巡视岛屿，头戴阵笠，身穿后开衩和服外褂，很是威风气派。

哈，到达对马正是秋季祭祀的时候，盂兰盆节过后从久贺出发，一路上天气不是很好，将近一个月才到这里。在船上过夜，从船尾拿出棉袍和服当棉被，躺在草席上睡觉。下雨天，草席就铺在船顶上，我就直接躺在船板上，睡一整天。

在严原和批发商签订合同，批发商当年开始在浅藻建“纳屋”^①，我们的船来到浅藻。现在这个町这么大这么热闹，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海滨一片树木，黑乎乎的，那头能看见栲树丛，当时高大的树木十分茂密……这一带也有那样的树木，非常茂盛。而且港口里还有大岩石，船都没法靠岸。这一带根本看不见人，茂密的树木一直延伸到海滨那头，树枝都伸到海里。只有一间房子——纳屋，好像是大风吹落在浅藻和小浅藻的交界处似的。往下是平户人设置的捕鲷鱼的固定网，有一间看守人的小屋。

原来浅藻是在天道法师的森林中，人不可居住。当地人把这种地方叫作“シゲ”(SHIGE)，说那是“天道 SHIGE”住的地方，

^①一般家庭指放置杂物的小屋，特指放置农作物、农具的小屋。在渔村则指放置渔舟、渔网的小屋，也指年轻渔民生活起居的小屋。——译注

人住不得，不能做玷污法师的事。本地人心里相当恐惧。海岸最深处的海滨叫“不通滨”，不允许一个人通过。

你问久贺人为什么会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对马这个地方武士多，无论哪个村子都有严格的规矩。我们这样不懂礼节的渔民很难和他们相处。既然这样，索性也就不怕遭到神的惩罚，有合得来的人，大家伙儿一起生活，就在浅藻盖纳屋。

你是要我再谈一点去浅藻之前的事？

以前的事都是听大人说的，知道得不详细。对马离朝鲜近，就有日本人偷偷去朝鲜买人参。朝鲜人参效用是真好，但就是贵，一巴掌这么多就要好几两^①钱。日本怎么也种不出来，所以大家偷偷去买。带头的叫钱屋五兵卫，大家都叫他“加贺的钱屋”或者“钱屋的加贺”，他是加贺最大的财主，还开一家很大的回船^②行。他来对马的时候，穿着日本和服，挂着日本的风帆，但船一过对马，就换上朝鲜的风帆，穿上朝鲜的服装，装作朝鲜人的样子。钱屋做得很成功，于是不知道有多少人也模仿钱屋，瞒过对马官员的眼睛去朝鲜。政府对此也束手无策。

于是，政府就在豆酸村（对马的西南端、浅藻的西面）的铁炮鼻（现在的豆酸崎）设置瞭望台，只要发现从浅藻东面的海上一直伸出去的神崎海角往西航行的船，就立即鸣枪警告。如果船还不回头往东，就从豆酸浦出动长船追赶。这种长船呈细长型，

①这里的“两”指的是日本近世货币单位，1两相当于4贯钱。

②也称廻船，指日本国内沿岸运输货物的货船，兴起于镰仓时代，江户时代得到发展。——译注

有十八支橹，快速如飞，即使与火轮比赛也不会输。因为橹多，又叫作“蜈蚣船”，渔民们都害怕。

首先是铁炮鼻鸣枪示警，接着豆酩浦做好准备，当听到第二声枪响时，长船出动。一般的渔船都会被抓住，把这些人送到严原，水刑惩罚，把水灌进他们的嘴里，呛得受不了，痛苦到无法忍受。由于害怕刑罚的折磨，渔民都尽量不从神崎往西航行。

但是，距离神崎大约一里的地方叫大濑，是对马最好的鲷鱼渔场。鱼大，有人钓过长达三尺的大鲷鱼，现在根本看不到这么大的鲷鱼。这么好的渔场，大家都去捕鱼，可是由于潮流和风向的原因，渔船往西去。这样又是鸣枪，又是长船追赶，渔船四处逃散，逃得慢的被抓住，无辜地遭受水刑……那简直就是在地狱的油锅上跳舞。

有人在夜间把船隐藏在东面内院海面上的内院岛背面，那儿叫“帆船下”，最不易被人发现。

明治维新以后，渔船可以从神崎往西航行了，久贺的渔民兴高采烈地跳起来。那里的鲷鱼都是从西面过来的，豆酩的海鲷鱼一定数量更多，于是大家都向豆酩海面蜂拥而去。果然能钓上来，这海底密密麻麻全是鱼。但是，豆酩人允许在海上钓鱼，不允许靠岸，所以晚上就回到内院岛。

后来发生一起严重的海难。那是明治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刮起巨大的北风。其实早晨还很正常，天气平稳，只是太阳有点闪光。太阳闪光就刮风，大家没有太在意，就去豆酩海面上。午后开始刮风，暴风剧烈，潮气涌起，近在眼前的豆酩都模糊不

清。大家都拼命返回豆酩，但大多数船被浪潮卷入海中，最后有四十四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还有被称为“渔民之神”的胜右卫门。胜右卫门看天气、看洋流、看鱼群——只要是渔业方面的，从未看错眼，是个了不起的渔民，可连他也死于狂暴的飓风，所以现在还把那次飓风叫作“胜右卫门暴风”。

从久贺到对马的渔民一般都知道胜右卫门这个人。一说“久贺的胜右卫门”，人们就会想起“啊，那是渔民之神”。如果问他“明天天气怎么样”，他会详细告诉你，十说十中。不过，他也有千虑一失的时候，据说出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天气有点讨厌……”，就这样一去不回了。

豆酩人比其他地方的人严厉，但都是好人，他们在永泉寺祭奠了这四十四个渔民，现在还供奉在永泉寺里……据说豆酩人时常看见十二月十五日夜晚，这四十四人的亡灵从海上向永泉寺走来。

即使发生这么大的灾难，也阻挡不住久贺人前往对马。据说当时有一艘渔船翻船，父子二人紧紧抱着倾覆的船随波漂流，最后漂到平户海上，很幸运地被当地人救了上来。他们回到久贺后，对我们说：“翻船是因为波浪打在船头和船尾造成进水，如果在船头和船尾铺上甲板，就能抵御海浪。”后来大家就在船头和船尾铺上宽大的甲板，这样涌上来的海水又退回海里，船舱就不会灌水，从那以后没有发生过死亡四五十人的海难。

要说我们搬到浅藻居住，也是事出有因。我去对马的前一年，一八七五年十二月，豆酩的四支橹长船去缴税，返回途中遭遇强

劲的西风，在神崎海面被波浪倾覆。恰好被久贺的大钓看见，就过去救援，把倾覆的船翻正，划到内院，维修后送还豆豉。豆豉人非常高兴，说“受到你们太大的关照了，为了表示谢意，你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答应”。于是我们就说“能同意我们搬到浅藻浦居住吗”，对方说“别的都好说，那地方是 SHIGE 之地，有神灵作祟”。我们说“作祟也不怕，现在是人神天子统治日本的时代，天道法师也不会对我们使坏”。这么一说，对方也就同意我们在浅藻盖纳屋，我们就回到久贺。

第二年，开始盖纳屋，我也是第一次到这儿来。

我们是渔民，不懂得怎么盖纳屋，于是从严原来了一个叫龟谷久兵卫的批发商，砍伐树木，平整土地，盖起了纳屋。伐下杉树后，劈成板块，铺成屋顶，下面垫竹片，屋顶上摆放着石块。柱子是伐倒的圆木，墙壁用草席糊上，没有木板间，草席一直铺到土间^①，即便如此，在我看来，简直就和贵人的府邸一样。以前的日子就是在波涛上摇荡，一睁开眼睛，就听见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虽然习惯了无所谓，但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还是希望睡在陆地上的家里。

虽说是纳屋，其实跟批发店差不多，龟谷的掌柜和伙计从严岛过来，买下我们钓的鱼，立即宰杀、盐腌，运往严原。一般每天从严原过来一条船，会带来渔民需要的大米、黄酱、香烟等。从海上回来，进入纳屋，大家分配所需的东西，然后围在火焰忽

^①日式房子内不铺木板、地面为泥土的房间。——译注

明忽暗的地炉旁边，聊到深夜。

哈，他们说的事情，小孩子听起来都很害怕，渔民们不是说遇到海上暴风，就是说遇见妖魔鬼怪。不知道为什么，以前这种事情特别多，久贺的海上，一到哗啦啦下雨的时候，一定会听见从海底传来“给我勺子，给我水桶”的声音，这是秃头海怪在叫喊。如果把勺子扔进海里，海怪马上就会舀着海水灌满船舱，船就要沉下去。玄海滩经常有船幽灵出没。大人们都津津有味地讲这些故事，小孩子听得心惊胆战。

孤儿不只我一个，每艘船上安排一个，大概一共有七八个。其他船上的孤儿也上纳屋来，有了玩伴，就不会感觉无聊。

渔民最头痛的还是停船的码头，海边遍布大石头，船无法靠岸。本浅藻那边海湾大，做港口很合适，但我们人数少，没法“开港”。大家商议还是停靠在小浅藻，于是开始开港。

所谓“开港”，就是把港口里的大石头除掉。人是有智慧的，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退潮的时候，两艘船分别靠在大石头两边，一根圆木横在两船之间，身强力壮的就用粗大的藤蔓绳捆在石头上，绳子两端捆在圆木上。等到涨潮的时候，船浮起来，石头也自然而然地往海里松动，随着两艘船往外面划行，石头就滚落到深处。两艘船在一次潮涨潮落中只能拉掉一块石头，但大家坚持不懈，终于清理出可以靠岸的地方。渔民们十分高兴，不料发生巨大的暴风，把扔下去的石头重新翻了上来，港口一片狼藉。

大家意识到石头扔得太浅，必须扔到更远的地方，于是重新干起，把石头拖到外面扔进更深的海底。

这可不是一般的辛苦，我们这些小孩子虽然只是在一旁观看，但十分佩服，觉得大人们真了不起，而且这是在出海钓鱼的空隙间干出来的。

过了正月，树木将发芽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久贺。回到久贺，又得到政村的照顾，又去姑母的家里帮忙做点心。到秋天，再作为孤儿来到对马。我十岁之前就是这样度过的，而且学会了做饭，在船上负责做饭。这是即将成人的小孩或者六十多岁的老年人干的活，可以白吃饭，还有一点工资，这样能减少家里吃饭的人口。穷人家的孩子都很早上船做饭。

那时候我已经比较懂事了，心想在久贺开点心店也可以，可是没有亲属，不论在哪里干什么，都需要有一个好身世，既然如此，索性下决心当渔民过日子，于是正式开始学习用钓具捕鱼。

浅藻也逐渐走向开放，大家都拿着锯子、锄头，砍伐树木，平整土地，开垦农地，种植蔬菜，总算成为可以居住的地方。

明治九年开始，仅仅十五六年间，浅藻的变化简直令人认不出来。以前觉得离对马很远，现在的船很坚固，风帆也很大，从久贺到对马来回只需五六天，就像到附近的邻居家走一趟一样轻松。如果到浅藻来，尽管是临时搭建的小屋，那也是我的家。简陋的家，疙疙瘩瘩圆木的柱子，栲树枝做成的墙壁，但夜晚从海上归来，就在这小屋里睡觉。

我没有文化，不识字，连算钱也不怎么会，在龟谷的纳屋不知道怎么算账，于是请求龟谷老爷把久贺的政村国平请来当大黑纳屋的掌柜。你知道国平吗？了不得，在久贺，什么都不用干就

能过日子的人，是当老爷的主儿。就把他给请到对马来了，当大黑纳屋的掌柜。大黑纳屋就是龟谷纳屋，龟谷老爷也认识国平，就用了他。这是男人之间的交易，不是坏事，我们就把一切都交给国平，在他手下工作。

但是，国平说：“久贺人必须有自己的纳屋。龟谷这一阵子生意做得很不好，要是一直待在对马，就看不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只能连连亏损。现在和大老爷做买卖的时候大不一样，人们都变得十分精明。龟谷老爷那样大大咧咧，做不了买卖。所以我无论如何要从久贺带一个能干利索的人过来，让他负责这一摊生意。我照料一下还行，可是久贺那边还有工作，走不开，所以这边不能一直盯下去。”他说得很在理，代替国平来的是五岛新助。这个人来以后，就把浅藻的骨架给搭起来了。他想得远，说一定会很快向朝鲜方面发展，浅藻位于日本和朝鲜的正中间，去朝鲜的船都要从这里经过。他说现在就要开始做准备，必须让大家在这块土地上定居，要是一到冬天就回久贺去，那太不像话了。如果有人把父母兄弟家人叫过来，那就太好了。他自己在这里盖了一间土墙的房子。

于是，大家都逐渐在这儿盖房子。我还年轻，在久贺和浅藻两地来回跑，当时久贺流行去夏威夷……在久贺干活，一天只能挣十三钱，要是在夏威夷，可以挣到五十钱。这么容易赚钱，所以都往那边跑。可是我已经下决心当渔民，一辈子就靠打鱼为生，因此没有动心。自己钓鱼也不是很可观，一天也只能钓二三十贯鲷鱼，不仅手指、胳膊疼痛，而且还不全是大家伙。哎呀，咬钩

了，正打算往回收，却拉不上来，心想是否挂在岩石上了，便用力拽钓线。其实应该和它慢慢周旋，耐心对待，讨它喜欢，最后拉到船舷旁边，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就像追求讨厌你的姑娘似的，使用各种手段，时而收紧，时而放松，弄不好钓线会被扯断，可是将它拉上来那个时候的快乐啊，无法形容。要是一天钓十条这样的鲷鱼，那绝对是好心情，晚上必须喝一杯。这个时候，根本不想什么挣钱，钓鱼本身就是快乐，甚至对世上的人为什么都不当渔民感到不可思议。

跟你说啊，这可不是在久贺海上钓小鲷鱼能比的啊。

有一阵子净是大海流，有五六里，海上也有海流，这时候发现鲷鱼可多了，叫人激动。不仅有鲷鱼，还有旗鱼，多得出奇，有几条大家伙背部露出水面游动。我们不知道怎么捕，大家都说：“啊，这要是捕上来，真不知道要挣多少钱。”

鲷鱼也多得不得了，可是久贺人专门钓鲷鱼，不钓鲷鱼，要是有人来钓该多好，弄得大家心头焦急。

从久贺过来的时候，在博多遇到冲家室（山口县大岛郡东和町）的渔民，对他说：“你到对马去看过吗？对马有天底下最大的渔场，怎么钓也钓不完。”对方说：“有鲷鱼吗？”“不是有没有……你去看看，让人兴奋啊。鲷鱼来的时候，好像海水都高起来了。”“真的啊？”“我能骗你吗？”于是，冲家室人就来到对马。这是在明治二十年。我也成长为一个年轻人。冲家室人是钓鲷鱼的高手，钓得好多，让人惊讶。这样就必须有纳屋，让严原的仓成来负责，他也很能干，经常照料我们。鲷鱼渔场在豆酸崎海上，但

还是以浅藻为中心。冲家室人之后还开拓了中浅藻。

和小浅藻一样，要清除海湾的石头，十分辛苦，但那时候可以弄到炸药，把岩石炸开。由于进来的渔船增加，就让进港的每一艘渔船出港时拖一块石头扔到外面，这样清除岩石比小浅藻那时候要轻松。只要把岩石清除掉，中浅藻的港口不仅大，而且深，是个好港口。

建一个港口非同寻常，说是比较轻松，但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大概也经过了三十年。冲家室的船刚刚过来的时候，港口只能进五六艘，到大正末期，这儿成为可以进入五百多艘的大港，而且可以停靠大船。渔民的力量不可小觑。

明治三十年以前，浅藻的房子基本上是纳屋，几乎都很简陋。记得是打仗那一年，明治二十七八年吧，刮了一场大风，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风。小浅藻在凹窝里，没什么大事。可是中浅藻那边，风道变窄，直刮过来，房子倒塌很厉害。一家人坐在地炉边上，突然刮来一阵大风，倏忽之间屋子被掀起来，刮到四五间之外，哗啦砸在地上，七零八碎，再一看家里人坐在了露天里。

谁也受不了这么大的风，必须盖结实牢固的房子。冲家室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佐连，把那儿的泥瓦匠叫过来烧瓦，然后盖起瓦房。对马其他地方还是石头压屋顶，就这儿最早有瓦房。顺口溜说“对州特产是，有鸢有乌鸦，屋顶石头压”，就是说这里瓦顶灰泥墙的房子。很多豆豉人都跑来参观。

人们真正在这里定居是明治二十年左右。那时候海湾对面常有鬼火，吓得大家毛骨悚然。而且在非常安静的夜晚，会突然响

起撕天裂地般的声音，大家都说可能是天道法师从天上飞过去。到明治三十年左右，这里的住户增加到百户，每年从纪伊国有大约七十艘船过来钓鲷鱼。港口繁荣热闹起来，鬼火、天道法师飞翔的声音都没了。

这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还是人。那时候我已经娶了媳妇，打算一辈子就住在这里。光靠打鱼吃不饱，我把小时候学会的做点心的手艺教给媳妇。这样我出海，她在家里做点心卖，生活总算支撑下来了。

哈，这一生开心的事和伤心的事都很多，对于我这个没本事的人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打鱼，最伤心的就是媳妇去世。老伴和我一起生活了五十年，这是最大的幸福。

说了很多，抽一支吗？

我的祖父

在这么多人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祖父宫本市五郎。他在旁人眼里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所以基本被人遗忘了。他弘化三年（一八四六年）生于山口县大岛，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死于家乡，是中农家庭的次男，但哥哥很早就出外当木匠，他在家里干农活。市五郎起先也想当木匠，拜师后不久，因为师傅用铁锤敲打他的脑袋，觉得没必要经受这样的艰苦，就回到家里。这个地方不论家庭贫富，有一种当木匠的风气。而且成为木匠以后，就几乎没有继承家业的，一般是最老实的人留在家里当农民，所以不少是幼子继承家业。我家祖辈也是长子分家，在这个分家的长子家里，到祖父这一代，祖父当农民，所以继承家业。祖父还有一个弟弟，也是当木匠。家里的耕地合起来约有一町步田地，自己耕作，生活能过得下去。长子经常回来，未经父母亲和弟弟同意就擅自卖地，这样耕地逐渐减少。土地买卖在文件上的规定很严格，实际上似乎极为松懈。我听到很多这样的事情，这里略

去不记。因为有这么一个哥哥，日子越过越难，加上庆应二年弟弟在旅途上感染痢疾回来，传染给父亲，结果父亲死去。父亲善兵卫勤奋耐劳，无师自通砌得一手石墙，现在不少地方还留有他砌的石墙。山上石子多，要开垦山地，就要用筛子一遍遍地筛土，白天在地里干活，只能晚上点着火把开垦荒地。市五郎忍受着失去能干父亲的痛苦奋力开垦。更可怕的是，弟弟带回来的痢疾扩散到全村，死了很多人，给大家带来很大麻烦。庆应二年是征伐长州的年头，一打仗，人们都到山里避难。我家也在田头小屋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病人的脏东西都在河里洗，结果造成河下游的人饮水后都被感染了。

因为打仗，市五郎被征去当民夫。战争结束后回到村里，他作为一家之主，要带着全家人过日子。那时他虚岁才二十一，心地善良，在打仗之前被拉去参加农兵训练，每天练习剑道，似乎对剑道技术颇有自信。恰好战争告一段落，有一次在岛西面的一个叫屋代村的地方和三四个回村的朋友一起在路上走着，对面过来两个武士。因为路窄，不小心碰了一下对方的刀鞘尾。武士突然厉声斥责市五郎“无礼”。市五郎表示道歉，但对方说道歉态度不好，十分不满。市五郎说“那就比试吧”，把腰刀拔出来。这两个武士似乎也吃了一惊，但这时候不能不拔刀交锋。农民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个对付两个。双方互相逼视，一动不动。恰好这时过来一个看似强壮的武士，了解情况以后，让双方收刀。祖父没有对我说起这件往事。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村里盛行剑道比赛，有人动员他“老爷子，听说您会剑道，不参加吗”，尽管

手脚不太方便，但他还是忍着去参加。虽然乡下人学剑道没有什么高手，但所有的人都败在他手下。看到这些，心情痛快。比赛结束后，他说“还是有点气喘”，后来再也没有参加过比赛。当时在场的人都大为惊叹。这时，一个观看比赛的老人把祖父过去和武士交手的往事告诉了我。这个老人和市五郎一样是随军勤杂人员。

市五郎十七八岁的时候喜欢一个姑娘，她长得很漂亮，有点好打扮，但冷漠得令年轻人难以随意接近。善兵卫认为这样的女人不能持家，反对这门婚事。善兵卫死后，女方的双亲说不能把女儿嫁给穷人家，也表示反对。但是，这姑娘哪儿也不嫁。两人同岁，就这样过了二十岁。不久，天花流行，姑娘得了天花，脸上留下一些麻点。姑娘的父母亲问市五郎：“麻子也喜欢吗？”得到的回答是“喜欢”，于是两人结婚。这时候是明治六年，两人都已经二十八岁。此后，这一对夫妻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年。

有人说“娶了那样的女人一辈子都辛苦”，但市五郎心甘情愿。这个新媳妇不论丈夫多么忙，极少上地里帮忙。但不只是她一个人。这个地方流行机织线绸，所以女人很少下地干农活。丈夫出外当木匠的另当别论。

市五郎十分勤劳，但没有积累财产。结婚以后，虽然哥哥不再来敲诈，但分给弟弟部分财产后，剩下的耕地不到五反。这样如果不当佃农，就养不活家庭，而且发生火灾，房子也烧毁了。邻近的小孩子玩火引起火灾，烧了三间房，烧死一头牛。尽管是小孩子玩火，但起火点毕竟是他家，所以对全村人都小心谨慎，

至死没有在村里做过出头露面的事。

家里用瓦为烧死的牛盖了一个小庙，叫“牛荒神”，把草束成一小把供奉。大家传说这草可以治皮肤病，于是很多人前来祭祀。不知不觉间，这小庙就由不得我家管理，村民们随意前去祭祀。不过，自从有了治疗皮肤病的好药，最近很少有人来祭祀荒神。

市五郎每天四时起床，上山干一阵子活，再回来吃早饭。早饭也就是稀粥，然后去地里干活，一直到中午。午饭后，要是夏天，便午睡到三时，吃一些点心，继续下地。要是下雨天，就在家里编织稻草，晚上也干一点活。遇到节庆祭典的日子，上午还是劳动。如果有时间，还出去做日工，明治初期，一天日工只挣八钱。

一天工作结束后，拜神拜佛。我佩服他能长期坚持这样工作。

然而，他对这样的生活没有怨言没有怀疑，感谢每天平平安安的日子。市五郎的乐趣是一边劳动一边唱歌。这些歌是以他小时候祖父教给他的做底子，有插秧、割草、推磨等劳动歌，以及孟兰盆节歌、汉亚调、相卡耶调^①等，会的曲目很多。市五郎的祖父是长子，到伯父家当养子，性格爽朗，一生未娶，喜欢唱歌，工作悠闲。插秧季节时，手持一面鼓到各处秧田唱插秧歌。孟兰盆节时到舞场领头唱歌，过路人都驻足倾听。他没有孩子，将弟弟的长子收为养子，这就是善兵卫。善兵卫很勤劳，而且一直给旅人提供住宿。所谓的住宿，其实一文钱都不收，过路旅人和家里人一起吃饭，第二天说一声“谢谢”，出门离去。

^①汉亚调、相卡耶调，都是流行歌谣，在歌谣结尾衬有“汉亚”“相卡耶”的语音。

日子总不见好转。

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因为自己曾有过当木匠徒弟的艰难经历，就不让孩子当木匠，让长子干农活。长子说当农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开始弹棉花，但外国棉花一进来，就干不下去，接着到一家染坊当徒弟，也没有成功。二十一岁去澳洲的斐济岛干活，还是一事无成，一年多以后回来。这期间，市五郎的妻子每天早晨都去参拜氏族神。家里有人在外地工作，家人每天早晨都去拜神，而且每隔几天都要把米饭盛在碗里放在食盒里，再放到屋顶上。这是奉送给乌鸦的食物。他们相信乌鸦会报信，叫声清脆的乌鸦飞来吃米饭，就说明在外的家人平安无事。但不知何故，有时候乌鸦叫声十分难听，也不好好吃饭。那时儿子在斐济正生病。去的时候三百五十人一起乘船，一年后回到神户的只有一百五十人。但儿子总算活着回来了。

市五郎的妻子去参拜神社的时候，发现神社前殿的地板下有一只黑色小狗叫唤，觉得可怜，抱回家来喂养。小狗长得很快，可是附近的小孩子们总欺负它。欺负得太厉害，又觉得它可怜。一天傍晚，市五郎牵着狗来到村尽头的山中，要把它扔掉。他像对人劝导似的说道：“阿黑啊，我也想继续喂养你，可大家都欺负你，觉得这样太可怜。前面大概有人家会好好照料你的，你就往前走吧。”但是，阿黑留在原地不动。市五郎心里惦念着走下山去，阿黑也没有跟上来。几年以后，市五郎去岛西面的村子，回来途中已经天黑。在山间小路上，他好像迷了路，无奈蹲在路上休息，这时突然跑来一只黑狗，看上去很像自己以前养的阿黑。他跟着

这只狗走，很快就看见农家的灯火，不由得松一口气，再一看，阿黑已经跑走了。市五郎时常讲述这件事。无论什么东西都有灵魂，一定要珍惜，这就是他的信条。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山里田边的小水井里有一只小乌龟，我每次上山都要看一眼这乌龟，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想乌龟总困在这小小的地方很可怜，就让祖父把乌龟从井里捞上来，用绳子捆着拿回家去，打算在家里饲养。我高高兴兴地往家走，但路上忽然觉得乌龟很可怜，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定会感到很寂寞。我手提着乌龟大哭起来，一个路过的女人问我怎么回事，我也只是说“乌龟很可怜”，继续往山上的田地那边走去。那女人跟着我走。在田头，祖父安慰我，要我把乌龟放回水井里。他说：“乌龟有乌龟的世界，还是放在这儿好。”我现在还记得这句话。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这只乌龟还在那口井里，而且长得很大了。有一天，旁边田地的老大爷说：“乌龟长得这么大了，那里面的世界太小了。”然后把它捉上来，放到旁边的溪涧里。傍晚我沿着山路回来，有时看见乌龟慢吞吞地在路上爬。祖父只要在山路上看见这只乌龟，回来后肯定都会告诉我。

他们像与人相处般对待普普通通的生物，这种做法又传承给了我们。

八九岁之前，祖父一直抱着我，给我讲很多故事，起先像是唱童谣给我听，现在想起来可以说是“早物语”^①，朗朗上口，容易

^①以快速的语调讲故事。——译注

记住。

祖父不仅晚上和我一起睡觉，还带我上山。将竹笼装在背架上，我坐在竹笼里，祖父背我上山，晃晃悠悠，我觉得很舒服。上山以后，自己一个人玩，有时捡石头垒起来，有时摘树叶，无聊的时候就大喊“爷爷”，他就回答“喂”，这样我就放下心来。五六岁时，祖父就开始让我在地里拔草，他说：“你拔一根草，我就轻松一点。”起初拔一垄沟就烦了，但他一表扬，我就高兴起来，逐渐对干活产生耐性。茅草花、酸模、虎杖、草莓、野葡萄、胡颓子这些田边地头野生的东西是他给我拔草的奖品，我心满意足。当我觉得无聊想回家的时候，就高声唱歌。

有一天，夕阳西下，我看着山谷对面的田地，发现有东西闪闪发光。问祖父那是什么，他回答“是まめだ（MAMEDA）点着灯笼呢”。MAMEDA指的是豆狸子。祖父告诉我豆狸很可爱，不会恶作剧，人在山上觉得寂寞的时候，它就出来和人做朋友。但后来他告诉我，其实这是谷子地里驱鸟的稻草人身上挂的镜子碎片在夕阳映照下的反光。

豆狸点着闪闪发光的灯笼的故事，在夕阳西下的时刻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后来我听见深山里斧头伐木的声音、远处山林里鋸刀开石的声音，都以为是豆狸干的。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飞到远处的深山里。

“不论在哪里，不论做什么，只要不做坏事，大家都会来帮你。天黑一个人走山路回来，山神会一路跟随保护你，会发出嗨嗨的声音。”小时候对祖父说的话坚信不疑，后来三更半夜走山道也不

害怕。

大概我六岁的时候，祖父到岩石重叠的山崖上砍树枝，手拿着树枝下来的时候，脚绊着葛藤从山崖上摔下来，身受重伤。幸亏遇到好医生，伤口治疗及时，保住一命，不过住院很长时间。他刚好摔在田里，爬出来，向山梁上的过路人求救。他让来人背他到有路的地方，然后用门板抬去医院。当时救祖父的那个人后来一直对我说：“这个性情温和懦弱的老爷子竟然有这么刚强的毅力。”其实，农民的心底都有这样坚强的毅力。

伤愈以后，祖父脚有点跛了，但还是坚持上山干活。

我十岁以后，就不再和祖父一起睡觉，不清楚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只是有一种小大人的心情，感觉害羞。从此以后，到了夜晚，祖父就唱歌，一直到死。

祖父给我讲了许多许多的故事，但都是在十岁以前，那些长篇故事几乎都忘了。长篇故事讲两三个晚上，内容好像并非都具有祖父传承给孙子的性质，短故事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不仅晚上睡觉的时候，利用各种机会都讲。

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小鸡鸡肿起来，祖父说“不能对着蚯蚓小便”，从田里挖出蚯蚓，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后，再放回田里。他告诉我：“在野地小便的时候，一定要先说‘请走开’。”我小学毕业之前，只要小便，这句话就会脱口而出，而且养成了对着水沟小便的习惯。

祖父经常对我说：“其实蚯蚓挺可怜的，眼睛看不见。因为不孝顺，就赤裸裸地被赶进土里。可是它爱干净，最难受的就是被

小便浇着身子。到晚上就吱吱地鸣叫，告诉大家我在这里。”从春天到夏天，我在幽暗的黄昏中仿佛听见吱吱的鸣叫声，到后来才知道这是蝼蛄的叫声，但之前一直对蚯蚓这不幸的动物深怀哀怜之情。

春夏之际，螃蟹经常从水沟的洞穴里爬出来。摘一两片艾蒿叶，揉成一团，用线捆着，垂在洞口轻轻颤动，逗引螃蟹出来。它出来后，用螯夹住艾叶团。这样就捉住螃蟹了。捉螃蟹是小孩子玩耍的一大乐趣。祖父同意我捉螃蟹，但经常说：“不要欺负螃蟹，不然晚上会来夹你的耳朵。”我就把螃蟹的螯掰下来，他又告诫道：“蟹夹子是它的手，没有手就吃不了东西。不要掰断蟹夹子。”他还说：“和螃蟹玩过以后，把它送回原来的地方去。不然它以后就不跟你玩。”他教导我要把螃蟹当作我们的朋友。

祖父六十岁隐居。一方面辛苦劳作，另一方面债台日增，这些债务转给儿子，老两口住进一间四叠半的小屋，虽然吃饭还是和大家一起，但家庭的所有计划、安排完全交给儿子。

儿子（我的父亲）考虑，仅仅依靠种植大米和小麦根本无法还债，于是开始养蚕。祖父不反对养蚕，但反对将祖辈传承下来的田地改为桑田，因此父亲向村里租借山地，还购买山林，开垦成桑田。这是非常艰巨困难的事业，但父亲咬牙坚持下来，开垦出六反多桑田，开始养蚕。我不记得祖父对父亲的开垦事业给予过支持和帮助，父亲似乎也没有让祖父参与的意思。养蚕完全是我父母的工作。

然而，祖父管理着原先的田地，种麦子，种地瓜，播谷子……每年重复着同样的劳动，而且一手承担稻草编织的工作。就是说，

他坚持传统的生活方式。

祖父的信条是“不理解的事情不做”，养蚕挣钱固然重要，但不赞成为此减少种植米麦的土地面积，所以自己维持传统生活，但不强迫别人也这样。他想一辈子按自己理解的方式生活。

这似乎并非祖父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而是当地人的普遍想法。婆媳性格不同，媳妇的思想没有婆婆那样传统僵化，每当有什么事情，婆婆都要向祖先请求原谅，说道：“我们这一代对家庭尽心尽责，对于媳妇这一代，请允许她懒惰懈怠吧。”我经常听老年女性这样说。

祖父充分履行他必须尽到的礼数，盂兰盆节参神拜佛、正月走访亲戚，这些都是祖父的工作，一大早就带着我走访亲戚。参神拜佛也叫“先祖礼”，不用打招呼直接进入别人家里，到佛龕前跪拜，然后对那家人说“过一个好的盂兰盆节”。要是正月，打声招呼“新春快乐”，就进去跪拜佛龕，这就是正月的拜年。祖父年轻的时候去别人家里拜年，先说“噢，双层年糕”^①，然后进去，对方则说“以后再来”，然后祖父在屋里说“新春快乐”。我小时候，正月就不说“噢，双层年糕”了。

祖父死后，有几家老亲戚说：“老爷子去世了，亲戚之间的来往就算了吧。”于是这几家成了陌生人。亲戚的存续虽然跟家庭以及户主夫妇有关系，但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老人的意志。亲戚的来往一般到堂表亲这一代，如果重视亲缘关系的，会延伸到堂表

^①双层年糕是正月的供品，也是正月的装饰品。——译注

亲这个范畴。不过这需要经过双方家庭协商决定。

现在我家到正月还是母亲去各家拜年，履行先祖礼。但我的妻子几乎没去过。不同代的人，家庭礼仪的形态也随之改变。

社会交往或者说处世态度固然存在，但在旁人看来，不给别人造成麻烦，这才最为重要。过分拘泥于处世态度和门第高低，在比我们家高一大截的村落统治层中的确存在，这绝非我的家乡才有的现象。我阅读在会津盆地偏僻乡下贫农家里长大的莲沼门三的自传，发现他的家族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家的几乎一样。这种记述贫农家庭日常生活的书极少见，最近好不容易才开始出现诸如《沉默的农民》《产生民间故事的人们》之类的书，以前有关农村题材的书籍大多描述上层的生活现象和下层中的特殊事例，而且读者从一开始就不认可不产生矛盾和悲痛感的作品。

祖父和祖母相伴五十年，孩子们特别为他们的七十七岁喜寿和金婚庆祝了一番，虽然贫穷，他们也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感到满足。然而这一年三月，祖母去以前的家里洗澡，然后聊了一会儿天，回到家里，手按着廊缘正打算进房间，突发脑溢血，再也没有起来。祖父正要睡觉，出廊缘上厕所，看见祖母趴在那里。叫也没有回答，摇晃身体也没有反应，于是叫来我的母亲。母亲一看，已经咽气。这样没有给儿媳妇添麻烦，自己也没有痛苦地死去，是何等幸福。村民都称其为“德人”，羡慕不已。

祖母不论多么忙都要下地干活，身上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头上没有白发，她一直用发油和鬓发油抹得整整齐齐。她的一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死后发现她没有一分私房钱，令大家非常

感动。这个地方，家财用于保护家人的生命、维持生活，但为了自己的需要，妻子都攒私房钱。这些钱有的是丈夫给的，但大体还是自己挣的。然而，户主夫妇俩忙于家里的事情，女的无法挣钱，于是大多向自己的母亲要。母亲一般都已经隐居，既然隐居，自己挣的钱就是自己的，怎么花都可以，这些钱基本都给了出嫁的女儿。祖母没挣什么钱，所以私房钱很少，但父亲和叔叔会给她，还有卖家里的东西也得到一些钱。这些钱似乎都给了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我多半是通过母亲从外祖母那里获得恩惠。我小时候的家庭秩序里还能看到母系的残余。但是，临死前留下一部分钱是这个地方的老规矩，叫作“葬钱”或“死钱”，就是自己的丧葬费自己出。祖母甚至连这个钱都没有，不是因为穷到这个份上，而是她知道后人会妥善安排好她的葬礼。

祖母去世后，祖父经常去村中心一个地方拜地藏菩萨，别人问他祈祷什么，他说：“我也想像老伴那样痛快地死去，就来祈愿这个。”

祖母去世以后，祖父又活了五年多，而且一直干活干到死。没有了说话的人，唱民谣成了他唯一的乐趣。

昭和初期之前，我的家乡还过阴历的盂兰盆节。这个节在十七日，大家都在休息，祖父一早就下地干活。他把早上吃剩的粥装在海碗里，搁上点咸菜，放在背架上就出门了。上午干农活，下午修路，把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方填平。出门的时候说中午不回来了。走山路的人看见他一个人在修路，说：“今天是盂兰盆节，在家里歇歇啊。”他回答说：“节一过，走路的人多起来，趁大家歇

的时候赶紧修好……”

这一天傍晚，祖父从山上回来，吃过晚饭，就去舞场“口说”。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一颗牙都没有，却嗓音苍劲，无论领唱还是口说，都与舞者的舞蹈动作密切配合，充满力量。领唱的时候音色欢快明亮，口说的时候情趣低沉圆熟，除了他的声音和鼓声，舞者们都鸦雀无声地如在梦幻中宁静舞蹈。祖父尤为擅长口说。入夜时领唱，夜深时口说，这是当时的习惯。那天夜晚，祖父在舞场也待到很晚，十二点前回到家里，一进房间就倒下去。母亲听见呻吟声，赶紧跑过去，已经不能说话。立即跑去叫医生，医生来了以后，诊断似为嗜眠性脑炎。神志不清，但手脚能动，时常闹腾。症状非常严重，身体逐渐衰弱，发病三天后死去。如其所愿，没有痛苦，也没有给儿媳添麻烦。

祖父死后第二天，邻近的一个老人拿来写有祖父名字的存折。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葬礼费。保管这个存折的老人，就是当年玩火烧毁我家的那个少年。他青年时候精神有点异常，祖父对他十分照顾。后来这个青年去四国巡礼，长年没有回来。回来的时候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开始做小买卖，为人正直热情，对穷人十分关心。尽管他给我们家造成不幸，又比祖父年龄小，但祖父一直信赖他，有什么事情都和他商量。

祖父去世以后，盂兰盆节舞蹈开始出现混乱现象，可能与改造成新形式有关，但没有搞好。我也没有充分继承他丰富的民间故事。人们对他没有什么闲言碎语，可以说，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则民间故事。

世间师^①（一）

在日本的许多村落调查时意外地发现，有很多人年轻时经历过放浪不羁的旅行。村民说他们是“世间师”。旧藩时代后期似乎就显著出现了这种倾向，进入明治时期后恐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在村里生活的人们缺乏个性，但比起今天满嘴高唱抽象性的自我意识，个人生活和行为却极其千篇一律模式化的现象，倒是有很多老年人具有强烈的个体自主性。现代人对他们则一言以蔽之曰“顽固”。

宫本市五郎和增田伊太郎比邻而居，又是亲戚，但他们在生活上互不制约，对私生活互不干涉，所以很少能给对方大的影响。我观察他们的晚年生活，他们没有互相责难，各有各的生活道路。

^①意为在社会上闯荡、走江湖的人。——译注

我的故乡到江户时代后期人口骤增，天保时期已到饱和状态，但分家的势头有增无减。这是因为除农业以外，还有很多职业可以谋生。当然并不是本村有这些工作，而是要出村干活，比如木匠、伐木、石工、船夫、制盐等，男人干的活有的是。两三个男人结伴到外面去干活。就我认识的老人中，几乎没人不出去打工的。增田伊太郎就是其中之一。

庆应元年（一八六五年）征伐长州的时候，伊太郎十四岁。当时是十五岁参加“若者组”^①，如果参加，就被视为大人。伊太郎还是十四岁的小孩子，但因为父亲有病，他是梳着刘海^②出去当民工的，身穿蓝色和服，腰间别着一把小刀，手持竹枪就出门了。因为还是小孩子，就跟着近邻庄吉出去。这个庄吉做事稳妥，又是个世间师。他一直去伊予干活，长州战争开始的时候，被强征为民工。

这些人都觉得去打仗很有意思，反正大家都是世间师，性格鲁莽，巴不得世间不太平。战争开始以后，他们都很卖力。因为这是一场乡土保卫战，不分武士和农民，大家都竭尽全力。参战的主力军奇兵队和振武队的战士多是农民家庭的次男、三男以及同样是木匠的伙伴们。同村的吉贺等人在萩做木工，前往萩的时候，经过山口，刚好碰上奇兵队在征募战士，就稀里糊涂地参军了。这个吉贺喜欢自吹自擂，自己竟然也相信吹的牛。有一次他

①即若众组。——译注

②未成年男孩的发型。——译注

说：“登上白木山的山顶（位于村子南面，高三百七十六米的山岭），可以看见大阪河的河口。”

一个人反驳道：“胡说八道！”

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决定一起上山看个究竟。两人爬到山顶，根本看不见什么河口。

对方责问道：“不是看不见吗？”

吉贺回答道：“噢，被岛挡住了，要是把岛拿掉，就看得见。”

还有这样一件事。那是他晚年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正说着河豚有剧毒。他走过去，插嘴道：“没那回事。”

于是有人将他一军：“有本事你老爷子吃吃看。”

“这有什么，吃就吃，吃多少都行，吃给你们看。要是吃不死，给我多少钱？”

“给你五日元。”

于是，他就必须吃河豚鱼。这一带吃河豚死人的传闻很多，后来就没人敢吃，海里河豚相当多，钓上来以后一般都放回海里去，而且很容易钓。既然老爷子要吃河豚，那必须先要钓上来。于是用寄居蟹做钓饵，从石坝上放下钓线，真钓上来不少河豚。喜欢看热闹的人跟着老爷子到他家里，亲眼看他吃。老爷子先叫来一只猫，把河豚给它。猫叼着鱼跑走了。老爷子一看，放下心来，说：“你们看，连猫都吃。”

老爷子就充满信心地剥去河豚的皮，去内脏，剁头，放在锅里煮，然后当着大家的面吃下去。

这时，一个人拿着刚才被猫叼走的河豚进来，说：“老爷子，

猫也不吃。”

老爷子一听，不由得大吃一惊，但嘴上还是逞强：“噢，猫都不吃的东西我吃了，了不起吧。好了，在比你们先走一步去极乐世界之前，我要好好享受一下极乐。”

但是，老爷子没死，而且牢牢记住了河豚鱼的美味，此后每天钓河豚吃。

“老爷子什么时候去极乐世界啊？”

“说的是啊，还没有来接我，大概要等到我把这海里的河豚吃完以后吧。”

老爷子当然吃不完海里的河豚，不过他最后相当长寿。

还有很多人参加奇兵队和振武队，他们的性格似乎很相近。

有一个参加振武队的人大字不识一个，却能熟记颁布的法令，那么长的文章竟然能记得滚瓜烂熟，不能不令人佩服。有一次，一个人把文件交给他，因为他不识字，结果把文件拿倒了。送文件的人提醒他说“你把文件拿倒了”，他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我是给你看文件”。

一个同样曾经是振武队队员的人，年老的时候有这样的趣事：他在路上和一个年轻人相遇。年轻人问他：“老爷子去哪儿啊？”

“顺着脚走。”

“噢，老爷子一只脚朝南，一只脚朝北，看上去既去海边又往山上。”

原来老人有非常严重的外八字脚。

“嘿嘿，既不去海边，也不往山上，朝着鼻子的方向走。”

这些人都性情乖僻，脾气倔强，而且总觉得有点缺心眼。这也许就是当时岛民共同的特性，所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笑话。

但是，这样的脾气有时也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大问题。征伐长州即将开始之前，有两个奇兵队的士兵要回队本部石城山，傍晚时分，经过岩国藩领地的村子，询问路边的农民：“现在是什么时刻？”

农民回答道：“昨天的这个时刻。”

脾气相投的人们之间经常开这样的玩笑，但是，一个队士认为这是农民对他们的侮辱，十分生气。另一个队士劝慰他平息怒火，两人回到队部以后，那个发火的队士便向步枪队队长立石孙一郎汇报这件事。立石也认为这是对武士的侮辱，主张要惩罚农民，便向队领导请示。但是，书记员栖崎刚十郎表示反对。栖崎原先是农民，对当地农民的习性十分了解。立石是备中仓敷人，原先是个浪人，因为剑术不错，被招募到奇兵队，提拔为步枪队队长。经过讨论，栖崎的意见获得通过，立石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当天晚上，立石在栖崎从队里回去的途中对其伏击斩杀，然后逃离奇兵队，聚集同伙，袭击了备中仓敷的代官所^①。

不仅仅是队士，当地人对所有不懂这种幽默的外面的人都不欢迎。征伐长州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的。

上一年，尾张的官老爷为征讨长州之事来到广岛。这个官老爷为人宽厚，想方设法地努力稳妥处理各种事情，但有人在广岛的大街小巷张贴打油诗讽刺他：“这一仗，是打？是不打？反正不

^①江户时期，幕府直辖的地方设有代官所，并派遣代官统治该地，行使领主的权力。

会打，丢了大丑吧！”^①“㊦”是尾张这位官老爷的家徽，于是老百姓利用家徽的发音作打油诗。平民百姓往往利用这样的打油诗等涂鸦表达反抗情绪，这首打油诗是彻头彻尾的讽刺。

另外，当时奇兵队队士之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下关唱民谣，前田海面烤地瓜。^②

逼走那小子，娶个好老婆，交杯庆白首。^③

前一首民谣说的是在下关的前田海面炮击萨摩藩的军舰。后一首民谣说的是第二次征伐长州。

二

伊太郎也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参加了这场战争，但由于年龄太小，留在后方当民工，好像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他所在的大岛曾被幕府军占领，奇兵队前来救援，经过几天作战，夺回大岛。还抓了几个俘虏，关押在一个叫屋

①这首打油诗的原文是“いくさが㊦か、それとも㊦か、どうせ㊦であろう、そんなら㊦か”。利用㊦的几种发音（はじまる・打、やまる・停、まるはじ・丢丑）进行讽刺。——译注

②这首打油诗的原文是“関のヨイショコシヨは前田の沖でうまくやけます薩摩芋”。“関”指下关。“薩摩芋”意为地瓜，在这里指萨摩藩。——译注

③这首打油诗的原文是“あいついなして、よいかかもろて、長しゆ盃して見たい”。“あいつ”谐音指会津，“かか”谐音指加贺，“長しゆ”谐音指长州。意为：放过会津城，直取加贺城，长州庆功酒。——译注

代的地方一家农户的牛圈里。人们好奇地跑去看热闹，伊太郎也去了。

“看上去都很善良的样子。一听到‘你们可是要被砍头哦’，有人就号啕大哭……不过，我们都知道不杀俘虏，大家都保护他们。他们都是松山一带的人。有人说，‘你们和烧我们房子的那帮人是一伙的吧？’他们立即合掌，一个劲儿说不是不是……”伊太郎到老都一直翻来覆去重复这些话。后来发给这些俘虏盘缠和衣服，并把他们送回了伊予。

“后来啊，说是岛上肯定还藏着很多伊予的士兵，让我们搜寻。我跟着住吉上山。只要有人吓唬一声‘我看见了’，我就吓得浑身哆嗦，睾丸都缩上去，其实根本就没有藏匿的士兵。于是回家去，正从村西头的牛丸木山坡下去的时候，从下面上来一个衣服褴褛的武士，一头乱发，像是伊予的武士。他是武士，我们是平民，真要砍杀起来的话，肯定是我们吃亏。我头发都竖起来。庄吉一声不吭，这时候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双方交错而过以后，庄吉回头问道‘去哪儿’，那个武士也回头，回答道‘去八幡宫’，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庄吉狂妄地说道‘那就饶了你，去吧’。我心想这老头子说话口气够大的。我们继续下山，我说道：‘大叔，你真了不起。我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他回答道：‘我也是。可是啊，你不知道，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摸了一下睾丸，发现睾丸是下垂的。这下垂就表示不会输给对方，所以勇气就上来了。’从那以后，只要遇到难办的事，我就摸一下睾丸。”

三

战争结束以后，伊太郎当上了伐木工，到土佐的山中干活。不论去哪里，大家的日子都很难。山里树木高大茂密，他们的工作就是伐树制板。这些木板多用来造船。每天在山里的日子很不好受。

年纪轻轻在山中，为何命苦伐木工？
伐木伐木为糊口，松树创口在哭泣。

他们一边唱着这样的歌谣一边伐木。这样下来，如果半年能挣一两算是好的了。十五岁那一年，他第一次去伊予山中，到了年底，决定回家过正月，不和大家一起走，而是自己一个人回去。临到回去的日子时，思乡之情尤为炽热，于是把行李前后搭在肩上，不论白天黑夜地走到三津滨。途中翻越几座山岭。这些山上常有劫匪，走到山麓时，天色已暮，便向路旁的农家问路。农民说夜间翻山容易迷路，也可能会遇见劫匪，劝他留宿，第二天再上路。但是他没有听劝，继续赶路，顺手拔了一根插在田头的大小适合的木桩。腰间插着一把刀子，再加上这根木棒，一大一小两件武器。他已经习惯夜行，大体能迷迷糊糊地看见山路，快到山顶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人从上面下来，对方手里也没有提着灯笼，肯定令人怀疑。他心想自己终于遇上劫匪了，可是一摸睾丸，发现是下垂的。如果自己出声，对方就知道是个小孩子，于是打定主意，不论对方说什么，反正不回答，两人擦肩而过。对方看

这边带着两件武器，心里害怕，避到路边。他继续往山顶走去，只听见身后有人说话：“刚才上去的什么人？”“武士。”像是劫匪之间的对话。他翻到山顶后，撒腿一溜烟往山下跑去。

第二天傍晚，到达三津滨。打听有没有去家乡的船，说是明天早晨有船。本想住旅店，但身上没钱，只好睡在沙滩上，拿行李当枕头，身子缩成一团。

早晨醒来，发现自己滚到水边，大吃一惊，一看周围没有行李，心想夜里被人偷走，瞪圆眼睛到处寻找，行李还在远处的沙滩上。

这就是第一次出外打工结束后回家的经过。

四

伐木这个活儿实在没意思。本来伐木称为“杣”，杣又细分为伐倒大树的“先山”和将伐倒的树木切割并做成木板的“后山”。先山干活不用锯子，无论多大的树木，就靠一把斧子砍倒。这需要好体力。伐倒树木以后，劈掉树枝，只剩下树干。这么大的树干无法搬运，就切成适合在河水里漂流的长度，拖下山放进河里。但如果是在深山里，就必须把树干加工成木板，背着下山运到村里。

伐木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天狗栖息的树木，天狗往往栖息在树干粗大、枝叶茂盛的大树上，如果事先不跟它打招呼就贸然砍树，树倒下来时不是被树撞飞，就是被压在树底下，有人甚至粉身碎骨，脑袋开裂。

石槌山是天狗的巢穴，天狗时常巡山行走。没有一丝风，却

能听见树梢像是被大风刮得哗哗响，另外，有时候深夜山间发出山崩地裂般的巨响，还有树木倒下，这叫“天狗倒树”。可是早晨起来一看，却一切风平浪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如果为了工作在山里搭建一间小屋，地炉的火不能烧一个晚上，随时都会招来妖怪。首先会招引狼来，山里本来狼就很多，山梁上传来嗷嗷的狼嚎声，听起来十分瘆人，而且每到深夜时必定到小屋周围转悠。狼喜欢喝尿，它们是来喝尿的。为了不让它们喝，小便桶的桶底就戳个窟窿，但它们还是来舔便桶的边缘。

俗话说，狼群千匹。其实真的有千匹之多，人在山上走，狼就跟在后面，如果人被石头、树根绊倒，狼就猛扑上来，吃得连骨头都不剩。另外，如果说狼的坏话，一定会遭到报应，有时候千匹狼藏在小屋的拉门横木上，竖起耳朵偷听人是否说它们的坏话。

走山路回到屋里时，进屋前一定要先朝外面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这是向狼表示感谢。只要不说狼的坏话，不做让狼不高兴的事，狼反过来会保护人。

夜间倒掉洗澡水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句“请避开”，因为洗完澡的脏水不能泼在狼身上。

狐狸对人的危害不少，干坏事让人讨厌。远看山谷对面的山上有火光飘忽不定，基本可以肯定都是狐狸搞的鬼。看似在远处，其实就在跟前捣蛋。拿着半截棍棒出去，冷不防朝脚跟附近戳一下，就会感觉打在什么东西身上。

狐狸经常半夜来小屋恶作剧，你听见敲门的声音，可开门一看，谁也没有。你躲在外面的树背后观察，据说会看见狐狸倒立

在门槛上，用尾巴敲门。

最讨厌的是半夜的捣乱，地炉的火熄灭以后，狐狸就进到屋里来，用前脚抚摸人的脸，还用舌头舔，有时整个儿爬到胸脯上来。

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夜晚在山间小屋里谈论最多的就是狐狸、天狗之类的妖怪传闻。每天晚上一边喝着从村里买来的浊米酒，一边没完没了地聊这些话题。土佐这个地方酿造这种浊酒极为兴旺，人们的酒量自然而然也随之大了起来。

如果干活的地点离村子不远，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到有姑娘的家里去玩。伐木工与受雇在主人家干活的农民不同，不需要对人点头哈腰、阿谀奉承，要是对工作不满意，或者感觉雇主态度蛮横，就立即走人，改换门庭。姑娘们喜欢这种坦率直爽、从不畏缩气馁的性格。因此，有很多伐木工成为这些农家的养子，定居山间。

伊太郎虽然干了七八年的伐木工，但还是觉得山间的日子十分乏味，想在人多热闹的地方生活，于是年过二十以后，开始在一个木匠手下当学徒。一般说来，木匠学徒要学习五到七年才能出师，可是伊太郎当学徒的时候已是大龄，跟着师傅学习大约两年就出师了。

五

不久，发生西乡骚乱^①，熊本的城镇毁于战火。为了重建城镇，

^①即西南战争，指1877年以西乡隆盛为核心的鹿儿岛士族的叛乱。因“征韩论”而下野的西乡返回故里后，兴办私立学校，学生们拥戴西乡举兵，结果被政府镇压，西乡等领导者多自刎。这是明治初年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士族叛乱。

听说需要大量的木匠、民工，木匠、泥瓦匠、石匠便成群结队南下前往熊本。伊太郎也是其中一员。

熊本的恢复重建进展迅速。伊太郎租借郊外一个村长的库房居住，每天出外干活。这个村长是西乡派，对“征韩论”极为赞成，他说西乡征韩一旦获胜，自己也手持长矛前往朝鲜。据说他的手下有近千人，大概是他的党羽，也可以说是家臣。西乡骚乱的时候，他本应率部追随西乡参战，之所以没有参加，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在内战中战死，以后就无法参加征服朝鲜的战争。伊太郎打心眼里相信这个村长的大话，村长似乎也喜欢伊太郎这个在外打工者放纵不羁的狂野性格。

伊太郎和几个人结伙干活，大家都是年轻人，一到晚上，都跑到有姑娘的家里去玩耍，还顺便到其他农民家里偷鸡。这一带农民几乎每家都养鸡，主要用于打鸣报时，白天放养，让鸡在田地里吃稻谷，晚上鸡回到家里，站在土间的横木上睡觉。这些打工者半夜三更从姑娘家里回去的时候，看见哪一户人家没有关门，就进去顺手牵羊把鸡偷走，煮成一锅香喷喷的鸡肉。当地人不吃鸡肉，不仅鸡肉，牛肉一般也不太喜欢，所以起初没有发觉此事。家里少一两只鸡，总以为是鸡在外面睡觉，没有回来。等到村子里少了几十只鸡，才意识到有偷鸡贼。于是有人抱怨道：“准是那帮长州来的木匠干的好事，太不像话了！”虽然没有深究，但家家户户都锁门关窗，弄得这些人晚上去不了姑娘家里。这些年轻的木匠觉得没有意思，纷纷离去，唯有伊太郎留在此地。既然不能去姑娘家里玩耍，就由村长做媒，和一个喜爱的姑娘结婚，成

了人赘女婿。

但是，伊太郎在老家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妻子。这个女子为人老实，勤劳能干。大家都说伊太郎配不上她，可他不把这个结发妻子放在心上，还在外地成了人赘养子，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老家等了两年，不见丈夫回来，便托人去打听近况。得知伊太郎另有新欢后，妻子说“这可不行”，便将他带回来。

伊太郎回到老家后，责怪妻子：“你真是多管闲事，我好不容易在肥后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其实他并非厌弃妻子，也没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妻子的事。

伊太郎回家以后，赋闲一段时间，不久去了鹿儿岛。因为他那姓原的师傅承包了鹿儿岛的真宗寺修建工程，伊太郎随之前往。他们在鹿儿岛的工作十分出色，令当地人刮目相看。鹿儿岛的民房一般都很简陋粗糙，能干细活的也就是权势人家的御用木匠，这些来自长州的木匠的精工细活得到人们普遍赞赏。

六

鹿儿岛是出文官军人的地方，很多人在东京工作。有一个人回到鹿儿岛的时候，看到伊太郎这些人手艺出色，便问他们想不想去东京干活。大家觉得可能东京有意思，决定前往东京。

伊太郎那个姓原的师傅在西乡骚乱的时候就在鹿儿岛工作，骚乱加剧以后便离开了鹿儿岛，临走时也没要工钱。这次又到鹿儿岛，也没有索要以前的工钱，这种大方豪爽的态度让情义笃厚

的鹿儿岛人十分感激，对他尊重有加，并不把他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

他们到东京后，主要是给鹿儿岛出身的海军军官盖房子，这些住宅多分布在三田、高轮、品川一带。

在东京干活的时候，明治二十四年浓尾地区发生大地震，死者四千人，许多房屋倒塌。于是，全国各地的木匠都集中到这个地方。伊太郎等人也赶往尚有余震的美浓，人们就在竹丛里支起蚊帐睡觉。

伊太郎觉得在美浓干活比东京有意思，其实不仅伊太郎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东京虽然挣钱多，但到处都是住宅，挤得密不透风，而且什么事都要低三下四地求人。伊太郎经常讲述这样一件事：在山本权兵卫家干活的时候，那个权兵卫总是板着脸，没有一丝笑容，对干活的人不理不睬，伊太郎心里骂道“这个混账王八蛋”。可这个人后来成为海军大将，升任海军大臣，这让伊太郎大吃一惊，心想“那么个小人还这样飞黄腾达”，总不服气。后来他在西门子事件中垮台，伊太郎解气地说道：“我说嘛，本来就是个小人。”

来到美浓以后，木匠们受到器重，当地人待人亲切，自己又手艺在身，没必要低头求人。遇到什么地方办酒宴，一般都会邀请他们参加，这些人又会唱歌又会表演才艺，都是闯荡江湖的人，善于周旋应酬。几乎每天晚上都有酒席，又可以结交姑娘，亲密来往，过着随心所欲的日子。

但是，在美浓的工作一两年也就结束了，伊太郎只好回家。

老婆的生活简直就像活守寡一样，她说下一次丈夫出外打工，自己也跟着去。伊太郎外出干活的时候，也不给家里寄钱，在外面为所欲为，胡作非为，老婆实在无法忍受。不久山口县那边有活儿，伊太郎这次带着家属一起过去。后来爆发日清战争，一起工作的伙伴提议说去台湾看看，伊太郎决定让妻子、孩子回家，自己去台湾。他们在门司上船，乘客满员，都是想在台湾干一番事业的人。

艺人乘船不花钱，但必须在船上表演节目。过去游艺^①之徒多是到处流浪，因为不仅所有的船都可以免费搭乘，而且（旅客带米自炊的）小客栈一般也能提供免费的住宿，所以他们活得轻松自在，不存在无法谋生的问题。一般人如果掌握一定的游艺本领，一旦谋生无路的时候，只要表演游艺即可生活下去。人们常说“一艺在身，不愁吃穿”，就是说只要学会游艺，就不愁没饭吃，也不会被人抛弃。在驶往台湾的轮船上，艺人们唱歌跳舞，表演魔术，乘客们不会觉得旅途无聊，不知不觉地抵达基隆。

从基隆前往台北，工作有的是，首先是修建“总督府”，另外还修建兵营。

这个时候伊太郎已经成为木匠的小头目，手下也有五六个人，从大承包商手里接来一部分工程，独立核算。他虽然性格粗放狂野，随心所欲，但唯有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所以获得对方的信任，受到尊重。对他来说，不愁没工作，愁的是没有女

^①指游戏、娱乐的技艺。在日本多指茶道、花道、音曲（谣曲、古琴等）、舞蹈、香道、讲谈等技艺。——译注

人。对台湾女人不了解，又不想和来自日本的那些厚颜无耻的卖春女厮混。他最喜欢的还是农家姑娘，一旦亲热以后，十分亲切，伺候自己无微不至，俨然一对夫妻的感觉。台湾没有这样的女人，伊太郎觉得这个地方没意思。

他决定离开台湾，回到下关。他的伙伴中已经有人前往朝鲜。这个时候，日本在朝鲜半岛正逐渐扩张势力，很多人前往釜山、仁川。伊太郎从同行那里听到这些事，也决定前往。他乘坐的船在玄海滩遇上大风暴，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抵达釜山，然后经仁川去京城。他终于踏上了西乡骚乱以后在肥后经常听人谈论的朝鲜土地。然而工作未能如愿，待了一年多又回到日本。

后来他在大阪、北九州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因为喜欢手艺而努力工作的工匠也逐渐减少，大家干活主要是为了挣钱，所以不在乡下，而是集中到城市里干活。伊太郎觉得这样的世间变化实在无趣。

不久，日俄战争爆发。伊太郎的长子战死沙场。他平时对儿子不闻不问，其实心里极其疼爱。儿子之死对他打击甚大，从此萎靡不振。虽然还是可以干活的年龄，但是他此后不再外出，终日坐在火盆旁边吸烟袋。这样的日子竟然持续三十年，直到八十多岁死去。有人来家里看望他，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往事。

世间师（二）

我于昭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在如今的河内长野市第一次见到河内国高向村泷畑的左近熊太老人。我将当时见面的情况整理成一篇《河内国泷畑左近熊太翁旧事谈》。

河内泷畑这个地方位于从河内长野沿西条川上溯，过藏王岭，出纪州妙寺所到的称为河内八里的“胁街道”^①的山村，离纪州很近。此地战前尚保留诸多古风旧俗。

因着偶然的机，我在此地见到这位姓左近的八十三岁老者。后来我采访了他十三次，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三百页的文字，分订两册，并将开头部分公开发表，即上述的《旧事谈》。《旧事谈》主要内容是民俗，后半部分的内容有关山林、土地、村落内的各种社会性结构问题。

老人的讲述有不少记忆错误，也包含他个人的武断看法，但

^①即支路。江户时代，相对于主干道而言的辅道、支路，如水户街道、美浓路、西国路等。——译注

我认为，这对了解一个人在怎样的环境中如何获得知识、如何生存下来是弥足珍贵的资料。我在听他讲述的过程中，对那些民俗现象、古老的社会结构等都产生极其浓厚的兴趣，认为是很有意思的事实。现在回过头重新考虑，这位老翁见证了从藩政时代到明治、大正时代的历史，他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想从这个角度来传递这位老者所讲述的内容。

“左近”这个姓氏有点奇特，因为他出生的家位于叫“左近殿”的地方。起先取姓为“左近殿”，后来因为“殿”是对别人的尊称，便改为“左近”。明治时期以后，这个村子大抵以自家的店名、商号作为姓氏。明治之前，据说这个村子只有大约十户人家有姓。

这座山村原本平静安宁，虽然也会有饥荒以及风灾、水灾等自然灾害，但人们想方设法一年又一年地度过。

从位于山谷出口的日野到泷畑这一里多的峡谷里，没有一户人家，再往里却有一处村落，孤零零的，像是被人遗忘在那里，但西面山谷深处的山上有一座西国巡礼第三十三处名刹——槇尾山施福寺。从槇尾山前往纪州，一般都是经泷畑山谷翻越藏王岭，所以这山间的来往旅人倒是不少，而且多是巡礼者、修行僧。

左近老人小时候也是在这山间长大的，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鸟羽伏见战役。当时他才十二岁，泷畑周围的山岭发出地动山摇般的巨响，家家户户的拉门、隔扇都掉下来。他从来没听过这么巨大的声音，吓得连滚带爬跑回家里，只见村里人互相询问这是什么声音。有胆大的爬到山顶上张望，说是看见大阪的上空升起黑烟。就在大家议论一定是大阪城发生什么大

事的时候，有去大阪做生意的人回来，告诉大家长州的军队和德川的军队在鸟羽、伏见交战，德川军失败，便放火烧毁大阪城的弹药库。

他还说：“浪人武士很快就会过来，大家还是赶紧躲起来吧。”村民们就在深山盖起小屋躲在里面。但也有人留在村里，结果他们都被抓去当民工。如果不去，会被杀死。抓他们的是德川的部队。这一带多有德川方面的旗本^①领地和将军领地，泷畑是河内狭山的北条藩的领地。

弹药库炸毁两三天后，很多浪人逃到山里，闯进农民家里，索要衣服。他们装扮成农民模样，把武士的服装和刀枪都放在山头上，然后翻过藏王岭回去。农民给他们做饭吃，还做饭团送给他们带走。这些武士多是东国人。

德川部队在和泉平原的失败也是惨不忍睹，将军庆喜带头逃离大阪城。三四个服装华贵的武士急匆匆闯到安治川岸边的小船旁，命令艄公把他们送到天保山的海面上。艄公见他们态度蛮横，大声呵斥，其中一人说道“现在情况紧急，我只能这样站着求你”。艄公很不情愿地让他们上船，当小船行驶到天保山海面时，武士又命令艄公向停泊在海上的一艘军舰靠拢。艄公害怕被杀，不敢靠近，武士对他说不会伤害他。小船好不容易靠在军舰旁边，武士们登上军舰后，其中一个说道：“船老大你辛苦了。我是德川庆喜。”艄公大吃一惊，“原来是将军阁下”，急忙在船板上跪拜。

^①原指在战场上负责保护将军的武士团体，在江户时代，特指那些俸粮少于1万石、无晋见资格的家臣，将军多施予他们土地或粮食。

将军带头逃命，部下就如鸟兽散，四处逃窜。清水中纳言因为领地在和泉，便逃到和泉。可是领地的农民都被抓去当民工，他只好白天躲在领地的庄屋家里，夜间转移到另一户庄屋家。不敢走大街，只好走田埂，也不敢提着灯笼，所以跌跌撞撞，经常踩偏，掉进沟里，但幸好一路上无人怀疑盘问，终于回到和泉北池田村的高桥家里。他觉得回到家里已经安全，决定等待世间平稳下来。

农民们觉得中纳言从早到晚一直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一定十分寂寞，决定通过歌舞宽慰他的心情。高桥家庭园宽敞，农民们在庭园中表演节目，中纳言坐在大厅里观赏。中纳言领地内的富木是贫穷地区，拿不出像样的表演节目，但在中纳言逃命的时候，富木地区的农民最忠心耿耿地给他抬轿子。这给中纳言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富木也要拿出节目来”。富木人不好说“富木没有演艺”，就决定给中纳言表演相扑。可是表演的时候，上场的都是鲁莽的家伙，结果在场地上互殴。中纳言高兴地说道：“没看过这么有趣的相扑。”

德川方面虽然战败，却表现得若无其事。长州方面虽然获胜，却也没有出现暴行。消息传到泷畑这样的地方，躲在山里的人们也走出来，恢复往日的平静生活。

伊势神宫天降神符，人们激动地大叫大喊“这不很好吗”^①，也

^①“这不很好吗”舞于1867年兴起于日本东海地区，后波及全国。人们看到伊势神宫的神符从天而降，一边唱着“这不很好吗”，一边狂舞。一般认为这是民众要求改变世道的一种宗教性的狂热表现。——译注

是在这个时候。人们错误地理解了明治元年颁布的《五条御誓文》中所说的“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的含义。那“私通人妻”的风潮也是在此后不久发生的。

之前这一带有一个风俗，就是一年中有一天可以做随心所欲的事。同样是南河内郡矾城村的上太子法会就是一例。上太子是地名，那里有圣德太子的寺庙。阴历四月二十二日举行法会，这天夜晚，男女可以随意和人睡觉，人们称之为“太子的一夜性”，附近有不少人跑来参加。

“上酒啊，上酒啊，要是不上酒呀呵嘿……”在这样喧闹嘈杂的歌声中，男人把手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女人握着男人的手。男人看上一个女人，就把手放在对方的肩膀上，如果女人没有甩掉，就表示同意。女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只要女人握住男人的手，两人就一起进山里去。据说女人是为了得到优秀的精子，只有这一个晚上才能得到。这样的女人在过去多为良家妇人，后来不三不四的女人也多了起来。这天怀孕生下的孩子，即使不知道生父是谁，也会格外疼爱，抚养成人。

左近老人十五岁那一年第一次参加“一夜性”，后来每年的这一天都去，明治末期便不再参加。

明治元年，因为男女随时都可以自由睡觉的风气盛行，不论白天晚上，不论家里山中，男人和自己喜欢的女人随心所欲。以前是未婚男女可以自由幽会，但不能对有夫之妇下手。到了明治时期，这个限制被打破了，大家都说这世道好，尽情玩乐，可是令人讨厌的警察跑出来干涉，说这么做可不行。

左近老人二十一岁时征兵体检合格，二十二岁参加西南战争。这一带称为堺县，在堺有县厅。当时农民见到县令，就像以前见到大名一样，在县令面前俯伏在地。西乡在九州发动战争，左近等人为了参战，从大阪乘船来到小仓，然后步行前往田原坂。

当时人们这样说道：

是谁将肥后的熊本化为一片焦土

是谋反的西乡隆盛、桐野这二人

西乡和桐野是军队里的大将。左近等二百五十人编成一支大队，一直行军，道路两旁竹子茂盛，大家边走边说这竹子有点奇怪。原来这些竹子都是敌人布置的，里面埋藏着地雷。地雷爆炸，二百五十人几乎全部被炸死，只有十八个人没有受伤。左近的面部大面积烧伤，被送回大阪，在陆军医院住院一百五十天，但还是脸部肌肉扭曲，一只眼睛被炸毁，变成一个丑八怪。而且身体状况也很差，从陆军医院出院以后，去但马的汤村泡温泉治疗。

泷畑人从高野山学习制作高野豆腐（冻豆腐）的方法，很多人做高野豆腐。从但马过来不少做高野豆腐的师傅。但这项工作是在寒冬操作，不分昼夜地劳动，过惯舒适轻松生活的泷畑人根本无法适应，所以但马的村岗人过来干活。这些但马人里有来自汤村的，左近听他们说汤村的温泉有利于身体，便去汤村疗养。

恢复健康以后，因为本家制作高野豆腐，他便去阿波采购豆腐的原料大豆。阿波是大豆的产地。左近经常去吉野川岸边的北

垣内。去的次数多了，结识一个喜欢的女子，就离家出走，和她在一个叫八阪八滨的地方同居。过了一段时间，哥哥来找他，把他带回去，于是娶妻成家。

之后忙于养儿育女，辛勤工作，直到五十二岁时妻子离去。

左近出身贫寒，七岁时照看小孩，十岁开始进炭窑做烧炭工的帮手。这一带是木炭产地。左近在参加西南战争前目不识丁。村里有些许财产的家庭的孩子也只是到泉北郡的横山、上神谷读书习字。

村里人几乎都不识字，不知道因此吃了多少亏。明治八年地租改革的时候，原先缴纳大米的地租改为交钱，所以对土地等进行彻底调查，但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山野已经变成了国有林。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件事，大家大吃一惊，掀起了“归还运动”。

左近为此不断往大阪的律师事务所跑。自己的山林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国有林，变成了庄屋的财产。他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法律，只要了解法律，什么事情都能办成。他便去大阪找一位叫森的律师。

但是，他立即明白，不识字则一事无成，光靠耳朵听是无法理解法律的。

明治十年左右，村里开始办学。村中心有一处大堂，一直都用作村里的会所，将其改为学校。从鹿儿岛来了一位叫毛利弹左卫门的教师。先学习字母，然后让他教姓名、村名、国名^①，以及收据、发货单、进货单、借据、合约等的写法。那时候不像现在这

^①指日本各国（行政区）的名称，编成顺口溜，用于江户、明治初期的普及教育。——译注

么方便，没有练习本，就在手掌上比画写字母，还在墙壁上练习写字。掌握这些基础以后，就让老师朗读《今川状》《实语教》《童子教》《四书》等文章，一直学到三十岁左右。对这些文章，不求理解其意，只学会文字的读写即可。

过去的学校别具一格，轻松自在。正月里，孩子们带着束脩给老师拜年，老师则拿出酒菜招待学生。孩子们喝醉以后，就在大堂里疯闹折腾。

认字以后，也开始懂得法律，对购回国有林大有帮助。但购回国有林需要钱，如果没有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山林变成别人的东西。

明治三十年之前，左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日子。其实哪个村子都一样，因为是文盲，就受人欺负，所以他深刻认识到识字和法律是何等重要。

当时的律师又称为“三百代言（讼师）”，打着法律的招牌，花言巧语，到处骗钱。但是，森这个律师教给左近很多知识。

年过三十以后，左近逐渐明白世间的许多事情。当时的村民一贫如洗，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赚到钱，才有好工作。

文盲容易上当受骗，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虽然对一贯撒谎的人不信其言，但对其他人说的话，即便是谎言，也信以为真，因为他们没有辨别真假的能力。

大正初期，有一个名叫辻利的纪州有田的铁匠住在泷畑的横谷。村里风言风语说此人曾因杀人坐过十年大牢。他经常说自己走遍日本，引为自豪，但大字不识一个。他贫困潦倒，说的话离

奇古怪，但打铁还说得过去。人们觉得此人手艺还不错，对他逐渐信任起来，把他的话说以为真。

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说的，说是把狐狸油炸以后，就能挣大钱，绝对不骗人，伸手就能抓住钱袋子。

当时盛传和泉的信太山台地有狐狸精化作女子出没。辻利就动员前来修理农具的农民说：“我们去上原（信太山的南部）抓狐狸。如果它化作女子，那就把她卖掉，反正里外不会赔钱。”有人质疑道：“现如今怎么还会有这种荒唐的事！”也有人说：“我从上原南面的山坡回家的时候，忽然间觉得后背沉重起来。觉得奇怪，回头一看，却什么也没有。回到川中家里的时候，后背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但发现自己在凤町买的挂在腰间的油炸豆腐没了。”有两个人同意辻利的说法，决定一起行动。但其中一个人回到家里对老婆谈起此事，被老婆“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一顿揶揄后，便向辻利表示自己不参加。

于是，辻利和他的伙伴想方设法逮到两只老鼠。晚上，将其中的一只油炸，就在要将第二只老鼠放进油锅里的时候，忽然听见敲门声。他心想难道狐狸这么快就来了吗？这时传来那个表示不去的伙伴的声音：“喂，我来了。”辻利心想外面那个人一定是狐狸变的，便把老鼠藏起来，然后去开门。只见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站在门外。辻利一摸他的屁股，没有尾巴，知道正是那个表示不去的伙伴。原来这个人也是财迷心窍，都和老婆一起躺下睡觉了，觉得说不定能赚上一笔钱，趁老婆睡熟以后偷偷溜出来。

于是将两只油炸的老鼠装进铁笼子里，三个人连夜从横谷走

到上原。一个人穿着老婆的衣服，一个人穿着厚呢绒衣服，一个人穿着打铁工作服，都是粗糙简朴的衣服。

他们在上原等待狐狸出来，却什么也没有，然后在山上转悠，还是一无所获。不知不觉天空破晓，再一看身上的衣服都被树枝刮得破烂不堪。这副衣衫褴褛的模样无法在大路上行走，三个人只好藏在墓地里。这时，有人前来扫墓，发现他们形迹可疑，便去报警。结果来了好些警察，把他们抓起来，一审讯，原来是这么回事，连警察都惊讶得目瞪口呆。

这三个人都不识字。文盲的世界里总有这样愚蠢的人。左近老人年轻的时候便生存在这种传说和流言的世界里，如果总是心存怀疑，那就无法生活下去，因为怀疑是无止境的。所以一次受骗之后，便觉得什么都不可信。在文盲的世界里，人们也有傻乎乎的轻松率直的一面，但尽量不去相信陌生人。

左近老人年轻时，曾放浪旅行，一般都不愿意让他借宿，只好睡在神社的廊子下过夜，但如果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来历情况，就会受到亲切的关照。

失去老婆以后，子承父业，他也没有续弦，打算优哉游哉地度过余生。五十六岁那一年出外旅行。长年居住山间，吃亏的事太多了，待在山里无济于事，不如出去看看别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也对今后的乡村生活有所助益。

以前去过汤村，所以先去那里，于是出京都，步行到城崎。在京都认识一个名叫大川的人，他是算卦的。左近知道算卦既可以帮助别人，又可以挣到旅费，决定跟着大川走。虽然有火车，

但很少坐，总是把衣服下摆扎到腰间，穿着细筒短裤，脚穿草鞋，手提布包，拄着手杖，这身打扮徒步旅行。他往往用绳子把布包和别的行李捆在一起，一前一后搭在肩膀上。他在城崎温泉疗养一些日子后，继续步行到丰岗、汤村、大山寺。五月八日，大山寺山脚下的农民们把牛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牵到山上来，将装饰在牛身上的美丽的碎白点花纹布送给寺院，在寺院前面举办牛市。有人前来购买农民们捐献的这些花纹布，足够寺院一年的吃喝。然后他前往出云大社，从石见走到长州、赤间关，因为有便船，独自前往北海道的小樽。他的一个儿子在小樽当僧侣。

这样一路旅行，觉得没必要回家，找一个向导，就这样一处接一处地走下去。大川是个算命先生，所到之处，都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仔细记在笔记本上，而且沿途不停地讲述。他从来不攒钱。

夜晚，两个人在客栈并肩而卧时，大川经常说道：“左近，这社会上穷苦的人很多，我们的一两句话有可能拯救其中一些人。这社会上还有很多人背负着无法告人的劳苦，如果不善待他们，这个社会真的就无可救药。我们不想出头露面去拯救，只是在背后救助他们。”

他还说道：“左近，我们住在客栈里，最应该关照的是女佣。这些女子一天到晚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尽量不要使唤她们，让她们稍微歇口气。”

大川说话的内容每次都略有变化，而且是说到做到。

左近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无拘无束，因此时常与女人有露水

之缘。要说也不是有心勾引，但最终是这样的结局。世间真的有很多人苦恼困顿，而前来算命占卜的人中此类尤多。随着双方交谈的深入，令人奇怪的是，对方竟然不嫌弃自己长相丑陋，行旅过客，又不能成为夫妻，那兴之所至的一场交合往往会让女人心情愉快，精神振奋。

只有一次被女人紧追不舍，那是在旅途上认识相好的信浓巫女，她说坚决不愿和左近分手。要是左近把她抛弃，她就念咒杀死他，弄得左近一筹莫展，十分无奈，到处逃跑，但每次都被这个火眼金睛的女人找到。

这种拈花惹草是一种风流。不懂风流的人找女人往往失败。左近老人是个风流人。过去公卿吟咏和歌诱引女子，一般女子都会在夜间等候。女子也是如此，如果男人不来，会吟咏和歌诉说自己的心情，这样男人便过去了。

左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京都一带多有文静优雅、善解风流的女子。一次左近投宿的客栈里有一个温文尔雅的女佣，他写了一首和歌放在饭盒上。这女子来收饭盒的时候，瞧了一眼和歌，拿起这张纸夹在和服腰带里，离开房间。她什么话也没说，但夜间悄悄进来和左近睡觉。给气质高雅的女子写恋歌，一般都会如愿以偿。但出了畿内，这一招就行不通了。

第一次外出旅行就这么长时间，儿媳妇责怪老人说：“一个人可不能这样旅行一两年，你都快六十岁的人了，要是死在半道，那可怎么办？”

老人回答道：“好了，好了，以后决不再单独旅行，但两个人

总可以吧。”于是等待旅伴。不久，光泷寺（泷畑的古寺）的和尚要去成田，左近便跟着他从成田到日光。这一次是坐火车旅行，没什么意思。

于是只好找大川，决定尽可能一直跟着大川走。左近六十六岁那一年，在九州走了一圈。九州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后来又去一回。乘船到别府，游览数日，然后步行至云仙、岛原，到长崎，坐船抵五岛。两个人的装束打扮如同乞丐，乘船时被安排在货仓里。大川心胸开阔，满不在乎地说“这儿也挺好的”。此地穷困苦恼的人很多，因此算命求卦的人也多，但奸诈滑头也多。住客栈的时候，一个绅士模样的人进来，就不让开船，结果大家只好住客栈，所有这一切都是盯着大伙儿的钱袋子。

风俗人情因地而异，但土地贫瘠、生活困苦之处，往往世道浇漓。

从九州返回途中，在四国旅行，也去了屋岛。算卦者一旦出门，一般需要两年，一路上不断有人邀请，这样一站接一站走下去。出色的卦师名声在外，在一家客栈往往要逗留一二十天，工作半是咨询商议性质，从个人的身世境遇到农业、渔业问题，无所不谈。大川见多识广，喜做笔记，谈论旅途所见所闻头头是道，让听者心服口服。在一个村子待一段时间后，另一个村子就邀请他过去。他绝不多收钱。衣服总是脏兮兮的，这样谁都可以放松地和他谈话。

左近七十岁之前一直跟着这个算卦者旅行，当时大川已经八十多岁，他说这样长途旅行已经体力不支，便回到京都，不久

死去。

左近此后不再外出长途旅行，他的卦术不如大川。要占出让农民、渔民满意的卦辞，需要广博的知识。他说站在街头算卦的根本是不入流的卦者。大川老人教导说，算卦必须是为别人今后的生活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不是只说一些宽慰的话。而且，算卦者要是成为富豪，那就说明他有私心，不是真正的卦师。真正的卦师应该是衣食无忧的穷人。

左近老人叹息道：“在我终于明白世事的时候，已经年届七十。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都做了些什么。”

这座山村从明治维新以后也走过了九十年的历史，很早以前就已经通车。在修建通车的道路之前，这块土地的山林就差不多变成了其他村子的东西，还反过来让他们植树造林。在他们知道植树造林大有裨益时，为时已晚。村民过着以烧炭为主的生活。

由于山多，便来了一批“冒险家”，又是挖金矿，又是烧炭，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实业家，都是骗人骗钱的家伙。到村里来的大抵是所谓的捐客。明治以后，一直被这些人欺骗，他们说高野豆腐不划算，不再制作。养蚕也曾经盛行一时，后来又一蹶不振。

当村子面对外来新事物的冲击时，左近老人承担起对外交涉的任务，他也因此有了顽强谈判的过人之处。然而，他没有为自己积攒一文之财，村子也没有富裕起来。他年过七十，难以外出，于是在主房旁边盖了一间六叠大的小房子栖身隐居。

左近老人随时学习掌握生存必需的各种知识，依靠这些知识生存下来，但是当村子最需要他见过许多世面而获取的广博知识

时，他已经年老，不能站在第一线为村民服务。当村民想去参观甲子园的跃进日本大博览会或者想去参拜高野山而向他请教时，他的见闻知识才发挥作用，但已过时。

我在昭和十四年上东京之前，一直和左近老人有来往。上一次见面时，我说《旧事谈》成书后给他送去，他揉着眼睛，十分高兴。当时他说，自己患不治之症时，你一定要来看我，我说“一定来”。但那次分手之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泷畑，这期间爆发了一场大战。当然，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应该不会挤不出一点时间，但最终还是没有成行，深感后悔。

回顾他的一生，无疑对时代具有敏感性，为适应社会的变化而生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不仅他一个人，其他村民也同样努力适应时代的要求。尽管如此，其努力多半没有获得应有的效果，便徒然湮灭。

明治至大正、昭和前半期，无论哪个村里都有不少这样的世间师，必须看到，这是他们为努力建设一个新乡村做的尝试，而且都是主动自觉承担，并非政府或学校的指派。

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山村才终于勉强跟随时代的步伐蹒跚前行。正因如此，我认为，可以更深入地挖掘过去乡村里这类世间师的真实形态。

文字记录传承者（一）

以上回顾人生经历的都是文盲或虽然识字却少以文字记事的老人。文盲与识字者之间的差距显然很大。文盲的传承多是靠耳记口传。只要不是故意作伪，很少有意篡改内容。如有这种意图，此人就不是合格的传承者。就是说，此人不适合成为传承者，人们对其所言难以相信，少有传承之意。即使他说的实有此事，但如果与从古以来的传说出入太大，村里人就不会相信他的话。只有村里人相信的事情才会传承下去。

然而，识文断字者不仅将听到的东西，还把通过文字得到的知识掺进传承里，对口头传承予以订正。世间有一种“所言之事，有字为凭，值得信赖”的倾向。但是，如果所说的事情与村子的古来传承不一致，就很少被全体村民接受，只有直接或间接听过本人叙说的人才会相信，而大多数村民只记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识字者通过文字极其敏感地感受来自外部的冲击，他们既作为村民生活，又一直关心外面的世界，而且渴望努力将自己的生

活与外面社会的齿轮相啮合。其中一个名叫田中梅治的老者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仍十分深刻。

知道田中老人这个名字是在昭和十四年。栗山一夫拿来一叠纸，说“有这样一份记录”，这是用毛笔写在格纸上的。内容是岛根县邑智郡地方种植水稻的词汇，字体极其漂亮，题为《粒粒辛苦》。我翻阅一两页，看到这样一首拔秧歌：

“一人开唱‘哟——嗨——唱起来啊’，（众人）‘唱什么……唱什么……’（开唱人）‘不能光我一人唱。’（众人）‘不知道歌词怎么唱？’（另一个人）‘还是你来唱。’（开唱人）‘不能光我一人唱。’（众人）‘不知道歌词怎么唱？’如此反复不断，嗓门好的人带头唱，众人随之齐唱。”

看了这段文字，我心想这描写的就是大田插秧，于是津津有味地翻看下去，询问栗山这是什么人写的。栗山只知道是岛根县山里的一个老农。当时的民俗学对种植水稻习俗也没有进行如此细致周密的调研，如此细致入微的记述甚至会被嘲笑为“说的都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例如解释“卖油”这个词：“卖油，大田插秧人多，便有人偷懒，这儿那儿都有人站着，不干活。这叫‘卖油’，意思是像油一样滑溜，晃荡。”昭和十年前，把“偷懒”叫作“卖油”是无人不晓的常识，而且当时一般不会把这种最普通的常识性词语记录下来。再上溯一个时代，生活在明治末期的人就能亲眼看到卖油郎。女子抹头发用的山茶花油、食用以及神佛前面供灯的菜籽油都装在长桶里，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叫卖。倘若有人来买山茶花油，他就放下挑担，把小漏斗插进买油人带来

的小瓶子里，用可以装五勺^①的勺子把油从桶里舀出来，通过漏斗装进小瓶子。买油人为了多得到油，目不转睛地盯着流下来的油，耐心地等待着沾在漏斗上的油一滴不剩地流干净。这是一道悠闲而漫长的风景。“卖油”的语义等同于“偷懒”，大概缘于油本身的性质和这道悠长的风景。老人把这些常识性的词一一记述下来。但是，如今这种古老的卖油方式已经绝迹，“卖油”这个词也就半是成为死语。田中老人把这样的词语都记录下来。栗山说能否出版这份记录，我虽然也为之动心，无奈只是一介贫困的小学教员。我把好朋友的名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有找到可以帮助出版的人选。只是我深受涩泽敬三先生的知遇之恩，他的研究所“屋顶后博物馆”（现在的“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两本我记述乡间海边生活的《以周防大岛为中心的海上生活志》和《河内国泷畑左近熊太翁旧事谈》，便决定向涩泽先生求援，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说想更仔细地了解当地的情况及田中老人的为人。

那年夏天，我去隐岐岛参加国语教学讲习会。我以前曾去过一次隐岐，但没有细看牧佃，这一次打算好好看看。这次旅行，我第一次见到森胁太一先生。他也来参加讲习会，此人精力异常充沛，当时就已经出版了厚达一千多页的巨著《邑智郡志》。就学历而言，森胁只是小学毕业，但他勤奋好学，自学获得小学教师的资格，成为一名小学教员。后来森胁当了商号为“森胁”的商人家的养子，但就本质上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一边当农民一边当教员。他纯朴

^①日本容积单位，100勺为1升。——译注

勤勉，遇事从不惜力，而且有极其旺盛的求知欲。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就想跟随优秀的老师学习能学以致用知识。他参加讲习会与其说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以便教授给孩子们，不如说是为了物色教师，请他们到本地直接指导。为此，他在家乡兼职务农，待农业的收入解决吃饭问题后，将教员工资积攒起来，一个一个请来岛根师范的教师，陪同他们走遍邑智郡内的山山水水，实地考察，接受指导；请他们察看郡内的地理、历史、动植物等自然人文景观，请教他们的意见，并仔细记录下来。所有的费用支出都是自己的积蓄。他记录整理的文稿多达几千页，也是使用自己的积蓄，加上教育会等提供的若干补助，出版了这部《邑智郡志》。这是森胁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间的工作。

说起来，森胁这个人绝对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之所以忘我埋头编纂郡志，完全是一种乐趣。战争结束后，我见到他时，他一本正经地问我：“我打算辞去教员的工作，改做邮递员，你看怎么样？”他对地名、家名感兴趣并着手调查的时候，感觉教员的身份无法充分调查，只有邮递员可以走到那些偏僻的地方，这样才能进行深入彻底的调查。当时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我问他这样生活过得下去吗，他回答说总有办法的。然而，他当邮递员的想法没有实现。但还是收集到很多古代民间故事，竟然有九百多则。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贯彻始终，这样心情才会轻松清爽。

我在隐岐见到森胁时，了解到田中老人的很多事情。田中老人是森胁编纂这部郡志的最重要的合作者。

他说：“那个老大爷真有意思，见一次就会喜欢上他，而且他

会毫无保留地把知道的东西告诉你。你一定要好好会会他。他大概会花两三天和你彻夜长谈吧，这个人表里一致，是个好人。”森胁在《粒粒辛苦》的序文中这样描写田中老人：

田中氏乃七十多岁之老者，然从容不迫，意气尤壮，有超人之气概。话题只要涉及乡土之事，则议论风生，无一不知，彻夜侃侃而谈，其博学 with 热情令访问者惊叹不已。此乃被尊为当地“活字典”之缘由。成为“活字典”自有缘故，其《永久保存物目录》序的《絮语记存》标题下这样写道：“我自幼年开始有保存各种东西的习惯，上学后尤其喜欢历史性的东西。（中略）如今重读年轻时代所写的文字，感觉毫无用处，但若视为历史，说明当时曾发生过那样的事，有的事可以看出我在多大的时候曾处在什么样的状态，还是具有参考价值。（中略）即使看似毫无用处的事情，如果用历史性的眼光观察，也应该是越老越有意思。”

这大概是身在乡村为农，却能识文断字的老者常见的一种共同形态吧。在地方旅行时常遇到这样的老人。他们多数热爱自己的故乡，但绝不会对家乡自吹自擂，而是在尝尽辛酸苦辣之后留下对家乡的挚爱。

于是，我想与田中老人见面，并得到森胁的许可，把《粒粒辛苦》寄到东京。

这一年秋天，我辞去教员工作，来到东京，进入屋顶后博物馆

工作。在涩泽先生的建议下，我决定走遍日本增加见闻。第一次旅行就是到中国地区。我在岛根半岛走访了森胁推荐的邑智郡长谷村清见的分校。这所分校的校舍极小，只有一间教室，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全部集中在一起，由森胁一个人上课。森胁在这里编纂《邑智郡志》之前，就已经完成《长谷村地志》一书。我去探访分校的时候，学校大门紧闭，空无一人。询问附近的农民，说是教师生病休息，于是我去了他在迹市的家。顺着一条笔直的大路行走大约一里地，就是迹市。森胁有多少年往返于这条路，去分校给孩子们上课。

生病是夏天在隐岐吃的东西引起的，他说回来以后病得死去活来，现在已经不碍事了，但无法陪我去见田中老人，让牛尾三千夫陪我去。说罢，他给牛尾打电话。第二天早晨，牛尾来了，说他住在离迹市三里多的叫作市山的地方，当时热心研究水稻插秧风俗，和森胁、田中都交往甚密。

地方上有很多这样好学的人，他们之间互相通信、交往，但不少在自己的村里是学术上的孤立者。他们往往在村子里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先知先觉者，是优秀的村领导，但很少在村里组织学术上志同道合的人，不如说他们是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我也是通过学术研究与他们建立关系的。

我和牛尾从迹市来到都津野，在江津坐火车沿江川上溯，在川本下车，转乘巴士到出羽，下车后步行到田所村鱒渊的田中老人家。此时已是夜间。我把当时的过程写在拙著《行走在乡间》里，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是凭着一股热情，手里提着酒和鱼，一

坐在被炉里，就深入攀谈起来。

话题丰富多彩，老人说让你们听听民谣，附近有一个嗓音洪亮的老人，虽然已经睡觉，老人还是把他叫起来。那天夜里，我们听了插秧歌以及大跃小跃、追分、古大寺等很多古老的民谣。追分这样的民谣不是最近，而是很早以前就流传到这个地方，这也是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古大寺（也称为古大臣等）广泛分布在北陆地区，没想到这里也有，很有意思。

第二天，牛尾要去阿须那村探望朋友，冒着小雨出门。我还是一整天坐在被炉里听老人讲述。这些讲述内容收在《中国民俗采访录》里，但尚未问世。

总之，从早晨到半夜，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其他时间都一动不动地聚精会神听讲，老人见我听得认真，也就讲得起劲。遇见如此健谈的老人，也不过福井县大野郡石彻白的石彻白藤之助、奈良县吉野郡天川村的井头弹正等几个人，但他们给我留下和那些与识字无缘的老人相当不同的印象。

与文字无缘的老人善于自我保护，诚实履行职责，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关爱邻人，性格开朗乐观，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缺乏时间观念。和他们谈话或者一起做事情，很少说“暂告一个段落，休息一会儿吧”。他们从来不问“现在几点了”，有女人过来说“吃饭了”，他就回答“是嘛”，然后去吃饭。天色暗下来，他们会说“天黑了”。不过，他们都有早起的习惯。

相比之下，识字者经常看时间，或者问“现在几点了”，到中午时分，就对着厨房催促。他们具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意识，按

照时间观念生活，感觉他们的生活似乎开始受到时间约束。

识文断字者观察事物时，总是将广阔的外部社会与自己的小村进行比较，有将来自外部的知识引进村里的强烈责任感，也认真思考在产生实效前可能会出现不良影响。

老人说：“别的地方行得通，在这儿未必也行得通，我不能做对不起大家的事……”他毕生的事业就是努力建立完善的产业组合。明治四十二年成立信用组合，这是产业组合的前身，将高利息的个人金融转变为低利息的组合金融，改变了村落自古以来一旦借款最终就会失去土地的金融制度。但是，这项改革在昭和初期的经济萧条期间，由于巨额贷款、欠款无法收回，成为呆账，老人深感责任重大，卖掉自家土地，填补组合的赤字，同时认为自己给村民们造成麻烦，退出组合。

老人一直致力于提高耕地质量，将一反的单位面积产量从七斗增产到二石，还创办一个规模很大的牛交易市场，修建横贯村子的车道。由于这些基本建设，村子的整体生产力得以提高，生活也稳定下来。我在昭和十四年前往走访的时候，村里已经度过经济危机，成为岛根县内屈指可数的富裕村。但是，老人自己的生活相当贫困。

老人总是不断地向村里吹进新风气，是村里的重要人物，但他的个人生活极其传统保守。首先看看他就任的公职，履历表上这样记载：十六岁（明治十六年）任户长村公所勤务员，十八岁任出羽邮局文书，二十一岁任户长村公所抄写员，当年入赘田中家，成为养子。二十六岁辞职，二十八岁任代区长，二十九岁时村农会成立，任干事，三十一岁当选为村会议员，三十二岁任学务委

员，三十三岁任临时土木委员，三十七岁任岛根县战时农业督励部
邑智支部田所副部长，致力于盐水选种、水稻秧苗条播、水稻害
虫防治、小麦黑穗病防治、改良堆肥方法等，取得极好成效。这
些工作都是按照全国性的要求而推广的，日本的稻米产量，每逢
战争年头都要增产一千万石，田所村是这种典型的村子。四十二
岁成立信用组合，四十三岁任村公所文书，五十二岁任田所村副
村长，五十三岁任邑智郡畜产组合田所村部长，五十六岁任产业
组合常务理事，五十七岁任佃耕调解委员，七十岁辞去所有公职。
他密切关注社会的发展，顺势应变，成立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机构，
同时在担任公职期间，努力在村里实践政府的要求，提高村民的
生活文化水平，这无疑也是增强国力。

老人从二十五岁开始创作俳句，三十岁过后，成为《杜鹃》
会员，接受正冈子规、内藤鸣雪的指导。在俳句方面，村里多有
同好，成立“柚味噌句会”，晚年出版俳句集《扫拢柿叶》。

上述履历不是老人口述，而是抄自他的履历表。我一问职务，
他就说“一说这些，就变成自吹自擂，还是给你看看文字的东西
吧”，然后把履历表交给我。履历表的开头部分写有这样一段话：
“明治四十二年，因故辞去村会议员，只留任农会和组合，后担任
文书、出纳、副村长。乍一看，大概有人以为我此时终于当上了
副村长，其实绝非如此。此前的村长、副村长是极具名誉的职务，
都是财主家庭出身者才能担任，前田渊（田中家的屋号）家庭之
子无望担任，而且我绝无此望。所以我的人生经历始终致力于本
村的自治和发展产业，绝不因虚荣心而谋求虚职。”这一段话道出

了他的真实心情。所以，他接受寺院的信徒总代、神社会计、户主会等各种职务，为村民服务，在闲暇时候也经常努力帮助农民。

对家乡的眷恋将老人塑造成一位新型的传承者。他辞去公职后，过着晴耕雨读的生活，怀里总是揣着记事本。下地时，只要想到什么事，就停下手头的农活，坐到田埂上，记在笔记本上。

“一边舔着铅笔，一边思考，这件事是这么回事，那件事是这么回事，看着泥土，望着天空，把心中所思记录下来。今天天高云淡，那就写一首俳句。”他每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这些记录就是后来整理出版的《粒粒辛苦》。

二十二日谈话一整天，二十三日再谈一天，然后我出去找从田所翻山往南前去广岛县大朝的向导。当时我已经写完水稻种植活动，便建议他能否整理一下旱田耕种的活动。他欣然接受，第二年四月寄来题为《流汗一滴》的旱田耕种活动的文稿。标题《流汗一滴》大概是对正冈子规《墨汁一滴》的模仿。他是子规的弟子，《杜鹃》杂志从第一卷第一期开始全部收齐，对子规怀有强烈的敬仰之情。

《流汗一滴》于昭和十六年九月由屋顶后博物馆出版，但此时老人已作古。昭和十五年九月，该书清样出来后，我就在涩泽先生的陪同下再次走访田中老人，那一次石田春昭、大庭良美、森胁太一、牛尾三千夫等也同行，十分热闹。因为人多，下榻下田所的旅馆。此地原先偏僻，如今成为交通要道，建起了邮局、旅馆、商店等，形成一个小街市。田中老人仔细记录下了在“事物的变迁”中，这条小街市是如何形成，哪一家迁往何处，村落又是如何一点点发生变化的。

我们轻松地坐在旅馆的会客室里，老人再次向涩泽先生致意。当老人下楼后，涩泽先生说道：“田中老人真是一个老派的人。”

我问道：“怎么回事？”

“他刚才向我致意，一般人都是手掌按在榻榻米上，他不是这样，他是轻握拳头，手心朝里按在榻榻米上。这是古板老派人的证据。他的脑子里装满准确的古老知识，真想把它们都挖出来，记录下来。这人了不得。”我刚才没有发现田中老人的手势，不由得惊叹恩师的目光敏锐。

老师继续说道：“这个人很了不起，有那么大的学问，却一点也不自傲。在乡下，会遇到那种半瓶醋却晃得很的人，狂妄自大，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架子。他不是什么头儿，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一会儿，田中老人又上楼来，说邻村的出羽有牛市，你们不去看吗？出羽的牛市原先规模很大，称为中国地区第一，各地的牛都集中在这里。大家觉得有意思，慢慢地溜达过去，但牛比预料得少，不过还是来自各地。像田中老人这样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牛来自何处、几岁、能卖到什么地方。来自千屋、饭石、比和、神石等著名产地的牛拴在道路旁或住家空地上，或站或卧。牛贩子穿梭来往，把手笼在袖子里进行交易，达成协议后，击掌表示成交。我们从他们之间穿过，一边走一边向老人请教辨别牛的方法。他知道得真多。

涩泽先生笑道：“光是牛的辨别方法就可以写成一本书。这种通过生产和实践传承下来的知识，至今还没有任何记录。这个地方具有牧牛的历史，可惜没有人写下来。我看请田中老人写，怎么样？”

大家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此后我对牛深感兴趣。在往返牛

市的途中，我们谈论大田插秧、牛平整水田、这一带兴盛一时的冶炼铁矿砂的大风箱以及与此相关的民谣，说不完的话题。大田插秧、大风箱炼铁如今在这个地方都已经绝迹，即将成为过去的东西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用文字把这些记忆保存下来是识文断字者的责任。

当天晚上，田中老人回去以后，大家议论着趁老人身体康健，让他把记忆中的东西写出来。第二天早晨分手时，我对他说道：“田中老大爷，您的身体非常健康，能不能把您的所见所闻，包括您亲自尝试的许多新事物，能想到的都写出来呢？如果需要帮手，我就来帮忙，还有森胁、牛尾也都在——不管您认为是多么无聊的事情，只要您想起来，就全部写出来。”

田中老人听后，眯缝着眼睛，笑道：“我以为自己老得派不上用场了，没想到还可以发挥作用。”

分别不到一个月，十月十二日，老人突然去世，结束了七十三年的人生，死于心肌梗死。听说是十月十日半夜腹痛，没有引起注意。十一日控制饮食，休息一天。十二日早晨胸闷，请来医生诊疗，状态平稳下来，吃少许苹果，与儿子谈话时，突然病情骤变，不到五分钟便停止呼吸。

面对明治大正时代，这个与时代同步前进的村子，凝聚造就出了这样一个人。《粒粒辛苦》的附记写道：“户数七百，现居住人口三千六百，耕地三百四十多町步，旱地七十二町步，山林五千七百町步，是人均土地最少的村子。没有差距悬殊的大地主，多为拥有一町步左右土地的自耕农或自耕兼佃农，没有一户单纯的佃农。主业为种稻，副业为冬季烧炭、养牛、搬运木材，妇女

则进行麻纺等。南面离海十里，北面离海十余里，夏季难获鲜鱼，有一个屠宰场以资弥补。大米除自食外，有余粮出售。杂谷菜蔬，自给自足。木材薪炭，几乎可谓取之不尽。一条河流横贯中央，多有支流，灌溉便利。山低，多有风雨之忧。产土神^①乡社^②八幡神社之总氏子^③敬神思想甚浓，宗教唯有真宗一派，有五座寺院，信仰最笃，几乎可说是理想之国。”原先这里绝非理想之国，存有贫富差距，还有不少农户借债度日，很多水田变成湿地，农户耕地分散各处，劳动辛苦，生产效率低下。田中老人为了改变家乡面貌，从明治三十六年开始为实行耕地改革日夜奔走，同时为解决借贷问题不辞辛劳地成立信用组合，家乡终于发生了令周围的村落为之羡慕的巨变，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一定要把家乡建设成大家都能充满自豪地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田中老人相信村庄现在已经很接近这个理想了。他写道：“一边亲近自然之美，一边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为国民生产宝贵的粮食，还有比这更有意思更快乐的工作吗？农业劳动虽说一年到头日晒雨淋，但还有比农民更有闲暇的工作吗？苗圃播种以后到插秧期间，有大约两个月的闲暇，可以去温泉，参拜寺院，甚至探亲访友，这不是农民才有的吗？插秧结束后，早晨割草喂牛，中午可以悠然自得地午睡，这不是农民才有的吗？秋收以后，稻谷入库，坐在炉边，燃烧木柴，编织草艺，制得草鞋两 triples，轻松度日；或参拜寺院，

①守护出生地的神，近世以后视同民族神、镇守神。

②神社的级别之一，在村社之上，县府社之下。

③祭祀同一氏族神的人们，在该民族神守护的地域内居住的人们。

将自己满意的作品互相比赛，几乎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优哉游哉地过日子，除了农民，谁还会有这样的福分呢？”这绝非打肿脸充胖子，而是充满自信地对自己创建出这样的村子感到骄傲。他认为，将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各种生活形态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不仅传承，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既要继承，还要发展。“国家需要教育者，需要官员，也需要工业者、商业者，这应该可以从健全的农家中获得人才。农家不是有次子、三子吗？把他们提供给国家足矣，长子是自家的继承人，绝对不可废除宝贵的农民。我要特别宣告：切不可忘记农民之粒粒辛苦，乃是国家基础之天职。”虽然文章含带时代的烙印，但可以从中听到热爱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的心声。这份真切的感情使他认识到优秀进步的村领导不仅是传承者，还要努力让子孙后代继承这富有荣誉的村落。为了把自己的村子建设成光荣的村庄，不仅要继承父辈的传统，还必须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获得知识，同时利用文字理解外面的世界，并尽量以原本的形态引进村里，从而诞生新型的传承者。

出生于明治二十年前的人给旧传承赋予新解释的欲望还不是很强烈，他们认为传承是传承，实践是实践，应把二者区分开来。

然而，出生于明治二十年后的人开始给旧传承赋予自己的解释，而且开始根据现实考虑，否定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东西。

从这一点来说，田中老人正是一位难得的文字记录传承者。他就在将要记述下农民生活的古老形态时离开人世，说起来已快二十年了。

文字记录传承者（二）

我第一次见到高木诚一，是在昭和十五年十二月临近年关的时候。我于十一月初离开东京，从新潟开始步行，沿日本海岸北上，到下北半岛的北端大间崎，接着南下，在岩手县的大船渡结束旅行，回东京迎新年的途中与他见面。

当时高木住在福岛县磐城郡草野村北神谷，即今天的平市。我是在昭和十年举办的纪念柳田先生花甲民俗学讲习会上，从山口弥一郎和岩崎敏夫那里听到高木这个名字的。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但给我留下硕学之士的印象。后来以他为核心成立了磐城民俗研究会。我在回京的途中心血来潮，忽然想去拜访这位大前辈，便在平市的北面前一站草野站下车。草野站十分荒凉，我在车站前面打听高木的住处，一个老大娘亲热地告诉我路线。从车站沿着田间道路步行将近一里地。几座低矮的丘陵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起伏延伸，丘陵之间的低浅山谷就是田地。丘陵的两侧有几道褶皱，那山窝里聚集着三五户民居。其中一户略大，是本家，其他

的是分家，看似一个家族形成的小部落。这样的几个家族集团聚合在一起，就形成旧时代的村落。这种同族密切结合的地方应该保留着古老的习俗。我走了将近一里的田间道路，来到一户大农家前面，向正在马厩清理肥料的农民打听：“高木诚一先生的家在这一带吗？”那个农民停下手头的活儿，伸直腰板，从堆肥上方俯视着我，停顿片刻，说道：“我就是高木诚一……”我不由自主地叫起来：“我是宫本常一……”“哟，你是宫本先生啊。我还以为又是富山来卖药的。心想你是富山药房以前没来过的伙计……”高木说罢，从堆肥上下来，掸了掸衣服下摆。他给我的感觉有点出乎意外。我曾看过他刊载在杂志上的照片，身穿和服裙裤，姿态端正规矩，与其说是农民，给我的印象更像是一位医生，但现实中见到的高木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壮实老农。我们坐在阳光明媚的廊子上，开始交谈各种话题。他对我穷酸样的装束似乎没有情感上的排斥。我穿着人造纤维夹克，灯芯绒裤子，打着绑腿，脚上是帆布鞋，头戴黑色的呢帽，背着脏兮兮的背包，一把阳伞挂在背包的带子上。我这副打扮看上去的确像卖药的，但即便是卖药的，也显得破旧。因为走了大约两个月的路，脚上的帆布鞋已经破裂。这种不修边幅的寒酸打扮让我感觉轻松舒坦，与我打交道的人们也无拘无束，而且我和高木这样的农民交谈最放得开，从一见面就不见外，不用客套。

高木的话题从农民的工作情况开始谈起，他经营苗圃，种植蔬菜、花草，心情颇为愉悦。农民似乎必须是一个心地豁朗的人，看到夏天烈日照耀下的水稻，会咕嘟咕嘟地喝下田里的水，仿佛

感觉到稻叶向上生长的气势。到了秋天，把田里的水放走，从哗哗流淌的水声中仿佛感觉到今年自己的职责已经完成，“啊，好像听见大家收获时的声音。”

高木并不是单纯的田园理想主义者，他还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者。他认真地思考如何增产，如何让农民过上舒适的生活。他在自家门前的一点空地上种植花草，把这些花草拿到平市销售。他家的屋檐下挂着成串的柿饼，十分美观。这个村子有很多柿子树，一到秋天，柿子成熟，人们把柿子摘下来，夜里加班，加工成柿饼串起来，这也是农民的一项副业收入。这个地方自古就是马的产地。马匹被征用去打仗。高木认为养马是为了耕作农田，不能被征用，农民要使用自己的方式提高农业效率，不能让战争左右农业生产。于是他决定引进牛，经过调查，发现黑牛具有很好的耕地能力，草野地方的农家养牛应该没有问题。那么，如何把牛引进来呢？他派大儿子去鸟取县学习饲养方法，先在自己家改为饲养和牛^①。取得成果后，向其他农户推荐，这样逐渐增加黑牛的饲养量。高木说“大儿子现在去鸟取买牛，大概明天早上能回来”。他在战时依然坚持走农民的道路。

我听高木的谈话，无论什么内容都觉得非常有意思，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民俗学的素材，但是他并非固执于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农民古老的生活方式在古老的年代最为合理，当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生存方式。现在要认真细致地观察那种生活方式，不过

^①日本本土的牛，有黑毛、褐毛、短角、无角四个种类。

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必须有新的生活方式。但先要充分制订计划，进行试验。这是村子里先觉者的任务。我的家正是这种具有眼力的家庭之一。我的祖先好像是在加贺白山修行的僧侣，具体我也不清楚。后来定居下来，其职责是通过祭祀神社，让村子在神的护佑下免遭灾难。再后来努力从事农业，家神白山社成为村落的氏族神。有意思的是，家里出现几个喜欢搞学问的人。奇怪的是我们家当农民的都很好，不当农民的次男、三男都活得不长，所以我的家族没有分家。”

我原先就觉得奇怪，这一带的部落都是以本家为中心，几户分家围绕本家形成，但高木家周围没有这样的分家。他的住宅前面有一处隐居屋，高木年迈的父母住在里面。老父已经八十八岁，但身体硬朗，还能下地干活。高木不久也要隐居，这样隐居屋就有两处。他说“分家不增加，隐居家倒是增加”。

当地自古就有“隐居”的风俗。隐居者带着次男、三男出去，后来他们多分家独立。这种风俗大概形成了当地的村落景观。

“我家现在还和周围人家略有不同，十分重视旧规矩。大概与世袭神职的家世有关，所以格外关注那些旧事物。就我而言，我调查旧事物并非仅仅知道其价值，更主要的是可以认识很多杰出的先生、前辈，接受他们的教导，同时可以了解外面的广阔世界。不搞学问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于是，他把芳名录拿给我看。里面有柳田国男先生的签名，石黑忠笃、小野武夫等诸多优秀的学者、前辈都前来访问过。这并非高木的邀请，而是他们主动来的，人数甚多，其中还有几十

个人组成的团体。他们特地前来访问高木这个热心农业的笃农家。听说草野车站前面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大群人打听高木的家怎么走，那就是去参观他的农业；如果一两个人问路，那是与民俗学相关的人。不少民俗学研究者是看了高木发表在《乡土研究》《民族》上的文章后前来实地考察。高木通过这些方式与各地的人们开展广泛的通信交流，民俗学研究者多是为他人坦诚率直、没有功利之心的人，而且对听到的村里任何事情，没有人轻蔑鄙视，也没有人夸张炫耀。高木说他在全国各地都有可以无所顾忌地互相谈论自身生活的志同道合者，这让他充满信心，身在东北一隅，并无独处一隅的感觉，仿佛自己所在之地正是中心地带，“学问给予我勇气，告诉我不必自卑地生活”，高木的话语中包含着深刻的感慨，“这是农民必须做的学问，要是大家都这样回顾自己的生活，农民的日子也会变得更好吧。”

我们坐在廊子上交谈很久，中午坐在厨房最里面吃饭，然后高木依然穿着那一身工作服领着我在村里转悠，我看了老式农家住宅、白山神社、农田的耕作景象。晚上我向他请教当地的民间信仰，他说“老人家比我知道得多”，带我去他的父亲那里，一直谈到深夜。这里的生活结构没有受到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影响，还保留着不少武士家庭的儒家道德的余韵，乃至更早以前的思维方式。

赋予他们生活秩序的，是对维系村民和家人关系重要性的重视，是对无形的神明的忠诚。我对年近九十的老人家说的话深为感动，在一旁提示话题的高木也是态度谦虚温顺。“我每次向他请

教，都能学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他说，自己和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深切认识到必须把父亲拥有的东西全部传承下去。

我向他请教在东北地区旅行时的各种见闻和不解之处，高木耐心细致地给我解释。我出生于日本西南部，发现西南文化与东北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同时发现二者之间也存在几个共同点，这些现象令我思考。例如中国地方的山区有大田插秧的习俗，几十个插秧姑娘进入一块地里，田埂上吹笛敲鼓，演奏音乐，有人领唱，姑娘们一边附和着唱起插秧歌一边插秧。不是所有的农家都这么做，一般是村里的有钱地主，或者是牛贩子当施主举行这样的仪式。牛贩子策划的大田插秧又叫“牛供养”。

这个地方也有与大田插秧类似的活动，叫“太鼓田”。但举办太鼓田的只有三家，叫“磐城三太鼓田”。这三家过去都是地主家庭。太鼓田与大田插秧的形式极其相似，但施主的家庭是固定的。这并不是中国地方的规定，而是这三家的意愿。另外，古老的神社举行的御插秧式和大田插秧属于同一类型。有学者认为大田插秧是古代土豪驱使农奴进行大规模农业经营形式的遗痕。或许的确如此，或许并非如此。插秧时候奏乐唱歌、众人一起作业的风俗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也有。大规模农业经营形式似乎并非举行这种插秧仪式的直接原因，其理由大概是大规模农业经营者对继承传统的支持。我认为磐城三太鼓田也出于这个原因。

就是说由于传承者不同，会导致一种风俗发生各种变化。例

如“绘马”^①，始于向神佛祈愿时牵着马捐献给寺院。因为以绘画的马代替真的马，所以产生“绘马”这个词。但是，后来不再画马，而是描绘自己祈愿的东西献纳给神社，又进而献纳可以作为纪念的绘画，至今依然。我在东北地方，尤其津轻平原旅行时，看见在十字路口、拐角处多竖立着绘有猫、蛇的绘马的木牌子。这些绘画都出自外行之手。这是叫“ごみそ”（gomiso）、“かみさま”（kamisama）的巫女在给病人和遭遇不幸的人占卜时，说是起因于蛇、猫作祟，将作祟的动物画在木板上，竖在路端，让众人礼拜，就能祛病消灾。这些绘马的功能已经与最初的设想大异其趣。不过，津轻地区将绘马作为消除祸祟的手段保留至今。

这天晚上，我和高木谈论绘马。第二天早晨，他从库房的二楼拿出几十张绘马给我看。这些绘马多是祈愿疾病治愈，其中多画有螃蟹、章鱼、鲍鱼等水生动物，我想这大概是本地特色吧。高木收集得相当齐全。我问他为什么收集这类东西，他回答说自己喜欢走路，在农活的余暇，经常在自家周边行走。他走路很快，一天能走二十里。有时候早上出门，走一整天，有时候坐火车到某个地方，下车后走回来。他外出行走尽量不走老路，喜欢走小道，逢神社必拜，逢寺院必进，经常在路边和农民攀谈聊天。这对他来说是无比的快乐。他说绘马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收集的。

早饭过后，我想看当地留存下来的“神明样”，让高木带我去。所谓“神明样”，就是在一根不到一尺长的木棒顶端用布裹出

^①为祈愿或还愿向神社献纳的绘画匾额或画板，多描绘马匹，代替以前献纳的活马。——译注

一个人脸——一般是一对男女，男性头戴黑漆帽，女性垂发，然后穿上布衣服。青森、秋田、岩手一带称之为“御白样”。福岛县内也只有平市附近还保存有一些这样的“神明样”。据说原先是叫“若宫”的巫女带在身上，用以挨家挨户说唱乞讨。由于巫女的所属不同，伊势、熊野、白山等居多，神明样似乎也就有“伊势神明”“熊野神明”“白山神明”等叫法。不过，各地的“神明样”无法从形状上区别差异。

手持这种“神明样”行走的巫女其实多半并非盲女，称为“巫女”显得不太相称，她们多是农家妇女。在民间，如果没有很多人支持，就无法从事巫女这个专门职业。神社、寺院也是如此，只有信徒捐献很多、拥有田地的社寺的神主或僧侣才能成为专职人员，否则就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依靠沿街乞讨维持生活。不少人都另有谋生的职业，其中少数人依靠环境因素和自己的才能，一边务农一边从事其他工作。这个地方的巫女似乎属于这种形态。所以许多农家还保存有神明样，但因为没人兼职当巫女，神明样扔掉觉得可惜，就献纳给神社。如此一来，与神明样相关的许多信仰习俗和传承就随之消失。这个地方的神明样信仰也是处在这个阶段。高木从农户那里搜集整理这些开始消失的传承，如果没有高木这样的人，这些传承大概将从当地的传承中完全消失。民间的口头传承和文字资料不同，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

但并非只是被遗忘，神体^①被保存下来，只是管理者发生了变

^①作为神灵依附之物，用于祭祀并成为礼拜对象的神圣物体。自古以来多使用镜、剑、玉、戈、肖像等。

化。民间传承的文化中，此类现象极多。如果有人把这种情况记录下来，也往往不是在信仰最旺盛的时期，多是在衰退期，信仰已经遭到相当大的破坏，担心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时候，才动手用文字记述下来。过去，文字就是在这种时候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木是在将古老传承导向现代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完美的民间传承者。

和高木一起走路，发现他步履矫健。我对自己的行走颇有自信，但和他一起走路，时常要小跑才能跟得上。他身穿和服，外罩无袖长外套，手持手杖。这根手杖经常在手里转动，其神态如青年。这根手杖指代某个事物，包含着某种应该记忆下来的民间文化。

高木带着我走到草野车站，午后坐上火车。高木给我的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爽快”。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典型的农民。他的知识和技能准确无误，所以大家都放心地跟着他走。这样的人总是成为农民的核心，不会背弃农民。

身居农村，成为村民的标志性人物，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村里的富豪或有官职的人，他们掌握村子的实权。另一种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向村民展示着思想和生活的方向。高木属于后者。什么头衔职称都无所谓，他为自己是农民而无比自豪，但战争末期在众人的强行推举下当上了草野村助役（副村长）。

高木诚一略传（岩崎敏夫《日本民俗学大系》）这样记载：“明治二十年三月十七日生于福岛县石城郡草野村大字^①北神谷的伊势

^①日本町村内行政区划之一，由小字集中而成的较大的区域。小字是构成日本町、村的大字的小地域，亦简称“字”。

治家，长子。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入县立磐城中学，但认为农家长子无需学问，于明治三十六年退学。曾短期担任代课教员，退职后在家务农。参加与农业相关的各种讲习会约二十次，再次接受山崎延吉的指导。农业技术逐年进步，作为热心农业的笃农家的名声也随之提高，现场参观考察其农业经营状况者接踵而来。同时，努力向景仰已久的横井时敬博士学习农事改革，很早就与小野武夫相识，专心研究农民经济史。他还将自己的农产品送往各种博览会、评选会参展，共获奖八十七次。后在农业补习学校、青年学校等担任特约教授，历任郡农会议员、草野村助役等公职，荣幸地在新尝祭上向天皇献谷。作为笃农家或者优秀农家经常受到县议会、大日本农会、帝国农会、农林大臣的表彰。明治四十年开始师事柳田国男，研究民俗学……昭和十年，成立磐城民俗研究会，被推为会长，此后越发热心研究。战后，因心有感触，辞去所有公职，回归一介农民，度过晴耕雨读的晚年。”尽管我感觉这么想煞有介事，但还是认为大概没有一个公职是他自愿要当的。

战事激烈的时候，有一次他有事来京，顺便来找我。他身穿立领的黑衣服和黑色旧外套，打着绑腿，脚上是胶皮底袜子，十分贴身。

不记得哪一年，他来东京的时候，当时涩泽先生担任日本银行副总裁，大概是昭和十七年吧。他说想向涩泽先生汇报磐城地区鸬鹚捕鱼的近况，我就带他去日本银行。走进巨大的建筑物，向前台提出面见副总裁的要求。门口的警卫警觉地看着这个身穿

旧外套的乡下人。等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女办事员出来把我们接进去。

我们走过走廊的时候，高木深有感触地提高嗓门对我说道：“多壮观啊！”副总裁正在会客，我们在另外的房间等待。“坐这个椅子，腰都会沉下去。”他的腰还特地弹跳两三次。

和涩泽先生交谈一个多小时，出大门后，他仰望着高大的建筑物，又一次感叹道：“多壮观啊！这样的地方，应该让大家都来看一看……不过，那么大的房间，涩泽先生坐在里面，一点也不显小，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觉得他的评论很有意思。

战争结束之前，我和高木大概见过四五次。昭和十九年我离开东京，一直到昭和二十二年，没有机会见到他。

昭和二十一年八月，我想知道东北地区朋友们的近况，坐火车前去看望的第一个人就是高木先生。战争结束，大家松了一口气。高木老态龙钟，仅仅是三年的时间，他好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村助役这个工作去了，但不怎么聊这个话题。

农林省从战时就开始制订农地解放的计划，考虑如果农地解放，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对地主经营农地等实际情况展开调查。我于昭和十九年左右也参与对奈良县、大阪府等地的地主实际状况的调查。战后，我想看一看全国各地农地解放的情况，于是策划这次旅行。占领军的农地解放方针似乎基本沿袭农林省在战时所制定的那一套规划。占领军发布的方案与农林省原先的方案并无根本性的差别。在农地解放的各项措施已经完全落实的今天，我认为还是有必要亲眼看一看各地农业经营的实际状况。

高木说本地几乎已经不存在可以将土地拿出来解放的地主，以前有的地主可以举行大田插秧，如今大多没落衰败。学者们吵吵嚷嚷什么“阶层分化”，这大概也是事实，但同时也出现“平均运动”。走遍全国，令人感觉平均运动占的比重差不多和阶层分化一样大，但没有人认为这是个问题。实际上，从这个事实中不是可以发现新的萌芽吗？考察旧地主的生活状态固然重要，对这种财产平均化的现象也应该进行考察，于是我向高木了解北神谷附近的部落的情况。

从高木家往北翻越一座山，是一个叫大浦的村子，那里有一户姓渡边的名门世家。渡边是大浦村的地主。高木说北神谷没有地主，大浦有地主，二者进行比较，大概很有意思，你去看看吧。高木的侄子和田文夫住在大浦村一个叫长友的地方。高木说他也是研究民俗学的，对当地的情况十分熟悉，你可以去找他。

我离开高木家的时候，他在口袋里装了一升大米，交给我，说道：“就一升大米，还不至于让你被认为是拿到黑市上贩卖，把大米没收。拿着吧。到没得吃的地方，让农民蒸一下。要是大米吃完了，你就住在有得吃的朋友家里。”

我翻越丘陵，来到和田家，在他陪同下，对长友附近进行调查。夜间，我与和田在客厅聊天的时候，忽然听见土间有人问“宫本先生在吗”，是高木的声音。我走到厨房那边一看，只见他笑眯眯地坐在门口。

“没什么事，只是想再见你一面，就来了。”我们早晨刚刚分手，他觉得恋恋不舍，吃过晚饭特地翻山越岭来见我一面。

他说：“这个山谷里有‘咚锵念佛’^①，也有镰仓时代的坟墓，最好去看一看。”说罢，高木告辞回去，也没进客厅。他夜间摸黑走山路过来，就是为了看我一眼，看一眼后就回去了。这在我们看来可是十分艰难的事，他却满不在乎，觉得再正常不过。也许他是多情的人，但并非有意这样做。

高木走后，和田笑着说：“我伯伯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事都是应该的。”高木几乎没有“非常时期意识”，不论战时还是战后，只做农民该做的事。

之后我看了咚锵念佛，看了寺院里古老的供养碑，还走访渡边家查看旧资料，然后继续往北的行旅。但大浦一别之后，直至高木先生于昭和三十年去世，再无见面之缘。

高木并不打算将文稿结集出版。我向他建议，他也只是说“哦，试试看吧”，却并不热心。和田、岩崎敏夫挂念此事，将他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誊抄在稿纸上，整理出来，于昭和三十年十二月取名为《磐城北神谷的故事》，由常民文化研究所出版。但高木在校对稿出来的九月七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在他去世两三年前，“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纂《明治文化史》一书。我们接受撰写其中的“生活篇”的委托，重点放在外国文化如何冲击日本人传统的日常生活，我们又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于是向全国各地的同好者发信调查，回信数量很大，内容也很充实。另外，我们还找到保存有明治时代家庭账本的农

^①念佛舞蹈的一种。磐城、平地区在盂兰盆节期间舞蹈，手持钲围绕数位系腰鼓者，形成圆形，狂热跳舞。“咚锵”取自钲的声音。——译注

户，阅看后进行分析。由贺喜左卫门教授负责这项工作。明治时代就记账的农户不多，高木是其中之一。由于记载准确，对我们帮助很大。回想起来，高木不是那种故意高声吆喝引人关注的人，而是应别人之约撰写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或者为自己生活的需要而写。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民俗学的资料，高木本人就是优秀的传承者。我对高木的文字中最感兴趣的是他写的信。其中一部分信函收集在《磐城北神谷的故事》里，但这主要是柳田先生、中山太郎、涩泽敬三、佐佐木喜善、涅夫斯基、池上广正给高木的信函，还有若干高木的回信。阅其信，毫无矜持之态，渗透出人品格调。他与涅夫斯基的交往也十分美好。涅夫斯基的来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如今经济萧条，深感足下亦颇有为难之处，然因萧条之故，御神明样数量依然增加，实觉有趣。”涅夫斯基是俄国人，毕业于东方语言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来到日本，曾在小樽高商、大阪外语学校等执教，对日本民俗感兴趣，深入研究。后回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惨死。高木与他交情深厚。

民间的文化传承者不仅仅是单纯地将旧传统传承给后代，还为改善自己的生活付出比一般人更大的努力。这是他们的共同现象。这其中闪耀着农民的朴素和充满活力的明朗。

正是以他们为核心的一群人，引领着战前的日本农村走向进步。

川目的故事

一、川目往事

青森县下北郡佐井村川目是同郡里的川内町畑的分村。我听畑的人说，畑是“叉鬼”^①的村子，川目是畑的人分出去居住的，于是想看一看原村与分村的差异。去川目之前，我对佐井、残谷这类同样是村中的部落进行过调查。佐井位于下北半岛西岸，是一个著名的老港口，这有两个原因。其一这里是通往北海道函馆的渡口。函馆是在幕府末期发展起来的，但经过南部藩前往北海道的人们多是从下北半岛的北岸步行到佐井乘船。虽然下北半岛的北端有一个大间港，但佐井港便于船只停靠。当时下北半岛的港口既没有防波堤也没有栈桥、堤坝，船一下子靠在海滩上，在船和海滩之间架一块跳板，人们就通过跳板上岸。这样，容易停

^①叉鬼（マタギ·matagi），一般指日本东北地区、北海道利用古老方法进行集体狩猎的人们。狩猎时使用自己特殊的语言，在头领的领导下，过着坚守古老传统的生活。他们具有与其他猎人不同的独特宗教观和尊重生命伦理的理念，随着森林减少和禁止狩猎的政策规定，近世以后绝大多数改行。古代称为“ヤマダチ·山立”。“マタギ”汉字写作“叉鬼”，语源不详，一般认为由“山立”转化而来。——译注

靠船只的海滩就成为港口。

另一个原因是佐井附近的山林盛产罗汉柏、柳杉，是很好的天然林。罗汉柏是建筑材料，日本海沿岸的各个港口都来船载运，柳杉作为造船材料主要运往北海道。川目一带的山脉森林茂盛，但川目人以前不从事林业，而是以狩猎作为谋生手段。我想了解的是狩猎，首先走访上山金鹰老人，向他打听这方面的情况。然而，现在川目变成了林业村，几乎没有人去狩猎。这个村子以前是狩猎村，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私有地。尽管如此，现在还是居住着二十八户人家。这自有其存在的理由。我第二次访问川目时，向坪谷虎藏老人了解这个情况。在如此偏僻的山间建设一个小村，有其必然性，从中也看出人的努力。我听完老人的讲述，在暮色中下山谷前往佐井时，感觉浑身充满年轻人一样的感动，因为坪谷虎藏这位农民的生活方式深深打动了我。

川目原先无人居住，山谷里栖息着野鹿、羚羊等诸多动物，所以川内町畑的叉鬼来这里打猎，而且搭起小屋，在狩猎季节居住。幕府末期，有两户人家来到离现在的川目更偏远的叫古川目的地方定居。他们是坪谷和畑中的祖先。不久，川谷、新田两家也过来，这四户人家就定居此地。他们的主要目的并非打猎，而是伐木。起初是来打猎的，从事伐木工作以后就定居下来。

那些叉鬼来打猎的时候，就借宿在这四户家里，不久有两个叉鬼也在这里定居下来，搬迁到现在的川目。这样，住户就变成了六家，以狩猎为主的这两家大概在明治二十年左右才来的，分别是上山和下山。

坪谷虎藏的祖父住在古川目，砍伐左近一带的柳杉。从川目到佐井是一片柳杉林，不是天然林，而是人造林。柳杉的种植历史极其悠久，主要用于造船。这一带称为“海曲”，是“海具”一词的方言口音。木材主要运到松前。

佐井到川目这一片土地肥沃，适合柳杉生长。但种植柳杉前要先烧火田。这个地方无法种植水稻，只能依靠旱地，旱地以火田为主。

这一带自古就有罗汉柏林，林山属于藩所有，当地人承包伐木销售，但在树木砍伐后的地方烧成火田。火田一般都是种植稗子，明治时代以后，山地国有化，不允许烧火田。但是人要吃饭，不能不种地，所以就瞒着官署烧山。这样一来，以前在自己家附近的山上烧火田，后来只好到深山里去烧。人们一直认为烧火田是天经地义的，但后来只要被小林区署的人看见砍伐树木，就会被定为盗伐者，受到惩处。

即使是藩的山地，在明治初年区分公有和民有的时候，民间造林的山地一般都变成民有林。但是，当地人认为在未征得主人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在别人的山地上种树，如果被对方知道，就会被判刑。政府认为这不是天然林，而是人工造林，要求植树者提交报告，但没人向政府报告。其中有的隐瞒不住，终于战战兢兢地向政府报告。因为农民害怕过后被追究责任，当时在佐井当批发商的丸正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几乎不花钱从农民手中购得大片山地，成为山林大地主。公有和民有分离后，在没有提出报告的山地上种树的权利也得到承认，伐木的利润按照官二民八的比

例分成。明治以后，造林地的分成固定为公三民七。

丸正（若山）拥有大片个人山地，经营木材加工厂至今。

进入这一带的山间，意外发现杂树林很多，据说这是山火烧毁罗汉柏后的结果，罗汉柏过火后的山地会长出茂盛的杂木。砍伐杂木后烧火田，火田的作物收获后，再种上柳杉。

明治三十年代，营林署开始采伐罗汉柏，川目人没有参加，所以从外地雇来民工，多是津轻人和秋田人。

大正时期，一个叫武藤等的人担任营林署署长。他是个出色的领导，为民众着想，动员当地人一定要参加采伐工作。一个工作班必须在十人以上，否则难以安排，但是川目凑不到十个人，于是部落考虑增加住户。之后住户增加，采伐树木的劳动力可以征集到一个班。编班的时候，川目人十个，外地来的人三十个。坪谷虎藏在当地为此事积极奔走，成为大家的带头人。以前川目人在国有地造林需要民工的时候也参加劳动，但在官府采伐中成为固定的伐木民工，工资较高，而且一年到头都有活干，生活明显稳定下来。这个组叫“坪谷组”，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四十人，人手不足的时候就把佐井的渔民叫过来一起干活。

川目人和渔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渔民都有海滨小船，这种小船用圆木建造。船底就是将大树木抠挖出来的，然后在船舷安上木板，加大深度，遇到波浪也不会灌进水来，这样的船底叫“シキ”（shiki·独木底）或“フナシキ”（funashiki·船独木底）。用连香树、山毛榉等树做船底最好。

畑人专做这种船底，其他地方的人做不好。从畑分离出来的

川目也有做这种船底的技术工匠，于是替以佐井为中心的下北半岛西岸各村造渔船，与渔民的关系自然而然就变得密切起来。

做独木底的树一定要大，如果船底的宽度是三尺，树木的直径就必须超过三尺。先把这么粗的大树锯倒，再按船的长度切断，用斧子粗削，然后用板斧细加工，最后用凿子把中间部分剜挖出来，做成船的形状。这是难度极大的工作。

船宽三尺的话，长就是三寻^①，如果长四寻，宽度就要四尺。这由船腹的正中间位置决定，因为在这儿使用桨，必须顺手方便。不同的船，用桨的位置也有所不同。以前整条船用一根树木做成的独木舟，由于船底的木头挖得很深，两侧船舷可以不必过高。

但是，随着大树越来越少，一根树做独木舟越来越难，于是把树干劈成两半，各用一半做船身，两个拼接起来成为一艘船。这样，船底也就变浅了。

船做好后，通过河流送到佐井去。由于河流狭窄水量少，就在河上随处砌堤坝蓄水，再放水把船送下去。一个人坐在船上用撑篙把持方向，另一个人用绳子拉船。这不是外行人能操作的。

这样一年可以制造一二十艘，所以川目人大抵都认识海边的渔民。

川目人善于造船，却不擅长伐木。伐木当数田名部附近的东通村人最擅长。所谓伐木是把柳杉伐倒制成木板，这样的木板可以制造大船。

^①日本长度单位，1寻为6尺，约1.8米。——译注

二、叉鬼的生活

除了山里的活儿^①，叉鬼大正之前在这一带一直十分活跃。上面说过，这一带有很多野鹿、羚羊等，叉鬼从畑过来挣外快，夏天自己搭小屋居住，冬天就借宿坪谷、畑中的小屋。上山弥右卫门也会木工，在佐井买了一处旧住宅，通过河流把木料运来翻新修建。可是安家定居也就十来年，野鹿突然急剧减少，叉鬼的生活无法持续下去，勉强支撑到大正时代。

熊多少还有一些，三年前抓获过三头。二三月比较容易捕获。熊有时躲在岩石堆积的洞穴里，有时藏在树洞里，十一月左右下雪之前进洞过冬，第二年三月左右出洞，所以等着它进洞的时候，就带着狗去寻找洞穴。有些洞看起来好像是掘树根留下的，称为“フタデ”（futade），树洞叫“タカシ”（takashi），熊一般都藏在这样的地方。如果在树干上看见熊的爪印，那就更容易发现。用长枪搅动洞穴，如果发现熊藏在里面，就放狗去咬，然后开枪。过去也使用长矛捅。

抓获野鹿，要结伴去，带着狗。在狗的追逐下，野鹿一般往河边跑，抓住这个时机开枪。在靠近海岸的地方狩猎，野鹿会往海里逃跑，这时就请海上的船帮忙活捉。逃到海里的野鹿容易抓捕。

羚羊也是让狗追赶，把它们赶到山谷深处无路可逃时，多是

^①指伐树、烧炭等工作。——译注

投掷长矛抓获。

除长矛外，还有火绳枪^①，但打一枪后，装弹时间很长，所以多使用矛。但捕熊的时候，要依照情况使用长矛和火绳枪。现在有性能很好的猎枪，就不再使用长矛了。

叉鬼的装束很奇特，头上罩着包袱皮，在脑后打结。身上穿像和服般的衬衫，外面是多层纳缝布衣，加上狗皮或鹿皮的无袖坎肩，最外面是蓑衣。下身是细筒短裤，但明治末期改为裙裤。脚上是海狮皮做的鞋或者草鞋，也有的穿羚羊皮做的鞋。

腰间挂着皮袋，这是用熊的头皮制作的，此外还挂着一把砍刀、一束麻绳。装有打火工具的袋子也是腰间必不可少的东西，里面装有火石、火镰，捆着袋口的带子一头系在竹筒上，竹筒里装有烂木头烧成的炭，筒口加盖。生火的时候，火石和火镰击打产生的火花跳入竹筒的炭里，点燃木炭。然后把罗汉柏树皮切细搓成的细绳伸进竹筒的炭火里，点燃细绳。将绳子拿出来，点燃火绳枪的火药口。

抓到熊后，当场剥皮，熊脑袋和皮连在一起。四肢分别剥下，肉也分别切割。剥皮的时候，要先把刀子竖立起来，嘴里念念有词。另外，剥皮之前，先将熊朝向西方摆出行走的样子，然后把熊的肚皮翻上来再动刀。

熊肉由叉鬼们吃掉，吃不完剩下的做成肉干，现在卖到佐井。

到了四月，就要“收枪”，就是把打猎使用的长矛收起来，表示这一年狩猎结束。大家集中到头领家里，向今年被杀的熊献上

^①日式火枪之一，从枪口装填黑色火药和弹丸，用火绳点燃装在火药室里的火药发射起爆。

御神酒，为其祭奠，一同喝酒，这叫“ニイボネ” (niibone)。对山间情况了如指掌的人才能成为叉鬼的头领。

抓到熊的时候，要当场举行仪式。如果是春天，就把称为“莺旗”的币帛插在熊脑袋的位置，如果是秋天的熊，就插称为“枯木旗”的币帛。雌雄不同的熊，币帛的剪切方式也不一样。畑的叉鬼工藤石松对币帛的制作方法十分了解，别人如果忘记的话，都到他那里去学习。

在山里抓到熊以后，要念唱咒语，这叫“オカベトナエ” (okabetonae)，给熊剖腹时念唱“ケツサキアゲ” (ketsusakiage) 咒语；回家后摘取熊肝，切下一两片供奉神灵，要念唱“カクラヤキ” (kakurayaki) 咒语；第二天早上开始要在家里的佛像前供奉一个星期，念唱“オボキタムケ” (obokitamuke) 咒语。抓捕熊以后，必须遵守上述规矩，但抓到羚羊、野鹿时就不必念唱咒语。

川目原本叉鬼就很少，也很少成群结队出去狩猎。狩猎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没有领地分界线的概念，追熊时往往进入其他村落的山地，但是叉鬼之间没有发生过领地纠纷。

捕获到猎物以后，肉均分，大家一律平等，卖肉的钱也是均分，也会分一部分肉给狗，当然只是一点点。

熊皮主要是渔民购买，拿去做护腕，防止捕鱼时手腕受寒或受伤。渔民不可能一个人购买一头熊的外皮，都是合伙购买。

羚羊皮多用来制作坎肩。叉鬼不做鞣制这道工序，由青森、函馆的人做，带去那里让他们鞣制。

川目的叉鬼冬季捕熊、野鹿、羚羊，夏季砍伐柳杉，造独木

船。但是到明治末期，有人开始烧炭，从营林署那里把山地买下来，就伐木烧炭。

捕熊季节，熊胆能卖得好价钱，富山有人过来购买，一匁^①的售价为两千日元。每次吃小米粒大小的两粒，一匁熊胆可以吃几十次。

熊骨还可以入药，烧成炭磨成粉，对治疗感冒、腹泻十分有效。熊、野鹿、羚羊的骨头烧成粉末后混合在一起，叫“サンコヤキ” (sankoyaki)，能治各种疾病，备受珍爱，所以捕获这些动物后，都把它们的骨头剔出来烧黑。

总之，对于叉鬼来说，只要猎物多，日子就比较好过，但大正时代以后，猎物忽然急剧减少，他们不得不主要从事伐木和烧炭工作了。

三、部落的发展

明治二十年，上山弥右卫门和下山三之丞从畑迁居这里。上山家族在经历弥右卫门、金藏、金鹰三代过程中分为四家，现在成为五家。下山家族现在也分为两家。最早定居川目的坪谷现在分为三家。

同样是最早到川目来的畑中佐吉家族搬迁到佐井，现在家族中没有人居住在川目。但他搬走并非因为破产，而是因为后来家里只有女人，没有男丁。住宅和田地还留在川目，只是租借给当地人。

^①日本旧时重量单位，1匁为3.75克。——译注

川谷至今还住在川目，分家后称为湊谷，湊谷分为三家。

新田去了北海道，现在不在这里。

其他从畑过来的还有驹木根，过来伐木，夫妻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丈夫死后，妻子带着一个孩子和从秋田过来打工的铃木再婚。那个本姓驹木根的孩子改姓铃木。

此外还有从其他地方过来的人。高久金治来这里当矿工，定居下来，分出去一家。真锅扬来当矿工，居住已有十年。

今是东津轻郡宫田人，来这里烧炭，定居下来。加藤是从原田来的烧炭工，娶川目女子为妻，安家此地。东出是佐井人，因从事官办伐木工作，在这里定居。

另外还有宫泽一家。

以上二十户都是战前就在此居住的，此外还有战后的分家，还有从“满洲”回来的，现在共有二十八户人家。

去“满洲”的是坪谷的分家二人、工藤家二人，但工藤家的一人死去，另一人回来。战后三人回来，另立门户。

此外还有学校教员的家，现在已经人口过剩。战后分家的人、从“满洲”回来的人都没有土地。

现在川目从事官办采伐工作的有十人，原先约有二十人，但还是人手不足，只好雇用佐井的渔民。最近山里的活儿急剧减少，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的伐木不是过去那样全砍，而是选择性采伐。现在在官办采伐业干活的家庭，户主都已经四十多岁，其他人大多去北海道上川地区的山区打工，主要工作是切割圆木，工资比这边高得多。

有四个初中毕业的女孩子去北海道农家干活，还有三人去静

冈的农村橘子地或罐头厂干活，都是季节性劳务，冬天以及农闲时回来，所以外出打工并不十分兴旺。

但是，去官办采伐业干活的不过十多个人，其他人不得不寻找别的工作，今后外出打工者也将会增加吧。

这个地方的住户达到二十家是在战前。住户的增加，一方面是应营林署署长的要求，同时也因为开垦农地，逐渐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缘故。后来增加的住户不是来此工作，而是从中国回来的人以及村内分家者。

山村的发展需要周围环境的保护，如今这种保障性的保护越来越少了。

四、开拓与森林的历史

现在来看看这里是如何开拓田地的。

定居此地的人们一边干山里的活儿，一边烧火田，种稗子充当粮食。川目人的故乡畑也盛行烧火田，“畑”这个地名就是因“烧畑”（烧旱田）而得名的吧。

但在畑人定居川目之前，就有人在川目的山谷烧火田，那就是矶谷人。

矶谷位于川目的山那边的西海岸，如今是一个渔村，原先这里的村民依靠采伐罗汉柏谋生。

矶谷人采伐罗汉柏后，在原地烧火田，种植稗子两三年，然后栽种柳杉。我从矶谷翻山到川目，一路上看到有的地方烧火田

后已经变成旱地，有的地方还是刚刚砍伐柳杉后烧出来的火田，有的地方还耸立着高大的柳杉树。柳杉树林的面积最多不过两三反，大概这就是过去一年砍伐罗汉柏的数量。采伐罗汉柏后，种植柳杉，高大的柳杉树看似有五六十年的树龄，再大的就被砍伐。到处都有这样的柳杉集中造林。虽然个人也可以种植，但最近都是部落集体种植，所以面积相当广阔。

矾谷人进入川目山谷，长期进行采伐——烧火田——种植柳杉这样的循环作业。川目人也向他们学习这个方式。

但是，据说川目过去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山火，烧毁了相当大面积的罗汉柏林，过火的地方后来多变成杂树林，所以不再砍伐罗汉柏，而是采伐杂木，然后或烧火田，或利用杂木烧炭。烧火田种植粮食之后，就种植柳杉，川目人很少有人采伐罗汉柏。

过去很少在山顶烧火田，多在山谷一带，但随着住户的增加，仅仅依靠火田无法保证足够的粮食，于是要求营林署把一部分土地让给自己，开垦为旱田。伐木烧山后第一次播种的火田叫“あらき”（araki·新垦），退耕还林叫“そらす”（sorasu），退耕后重新种上柳杉的地方叫“そらし”（sorashi）。

烧火田头年种稗子，第二年种大豆，第三年种萝卜。稗子是主食，大豆做豆酱，萝卜用来腌制。除了盂兰盆节和正月，稗子都是日常的主食，种植面积很广。收割稗子的时候，连根割断，捆成一捆，用双叉木棒把稗穗敲打下来。然后把稗粒去皮，入锅煮透，晒干，放在臼里捣，使其精白。捣的方法很有讲究，用力过大，则捣成粉。臼很大，利用横杵，两人共同操作。为了不让

稗穗飞溅出来，在白上面罩一个圆圈盖。

这个地方原本很少种小米，明治中期旱地增加以后开始种植。小米多种糯粟，做小米年糕。

荞麦也几乎没种过，大正时代以后开始种植。

火田成为旱地后，开始大量种植小豆。

这个地方的粮食品种极少，几乎没有人把蕨菜根挖出来当粮食，虽然有七叶树，但人们不知道其果实可食用。没有栗子树。

人们定居以后，几乎没有遇到过食不果腹的歉收年，虽然贫穷，但总有吃的。也许山里多有各种野菜也是一个原因吧。总之，明治三十年之前，这里住家极少，与周围的村落几乎没有来往，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周围是广袤的大自然，生息着很多野鹿、羚羊，所以吃喝不愁。明治三十年以后，营林署在这块和平宁静的土地上开始了采伐事业，从秋田、津轻方面来了很多伐木工，毫不留情地全面砍伐罗汉柏。这与过去的个人伐树不同，而是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全面砍伐，平缓的山坡都变成了旱地。

以前川目有自家旱地的只有坪谷、畑中两家，不知道这两家是怎么拥有私有地的，但在幕府末期之前，即使是藩属山地，似乎只要开垦，就变成自己所有。

据说这山间过去就有很多“私山”，例如佐井的城屋六郎自古就拥有大片的山。在离川目大约九丁的深山里有菊池的私地和佐井寺院的私地，各约十町步。

不仅如此，罗汉柏生长地区以外的山地原先似乎也多是私地，明治初年区分公有和民有的时候，私地要缴纳重税，地主就不让

丈量土地，结果完全归为官地。

过去寺院拥有大量私地，木材批发商好像也有大片山林。据佐井能登屋的史料记载，大畑深山中有约几百町步的私有山林，但在区分公有和民有时收为官地。过了很久，地主提出诉讼，要求归还，但听说败诉。川目附近的私山几乎都是佐井人所有，并不重视，界线也不分明，后来都成为官地。今天也只是留在嘴上，具体哪一家在什么地方有多大山地，几乎一无所知。

所以，从建村以来，就没有部落的公地，也没有一户人家因土地成为家庭的财产而获得利益的例子。就是说，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性极其薄弱。

现在人们总是把权利、义务挂在嘴边，但明治时代之前，连自己的权利是什么、自己的财产是什么都搞不明白。坪谷虎藏二十五岁当选为部落的总代，虽然年轻，但因为常见的字都认得，所以大家推选他，可是他对世间的事情一窍不通。坪谷担任总代的明治末年左右，川目人在川目至川下的沿河地带大约十八町步的地方开垦旱地，种植柳杉。大家都说这块土地原先是佐井部落的私地，明治以后，川目人从佐井那里已经买过来。可是佐井方面说这块土地没有出售过，向川目提出抗议。于是进行调查，找不到当年买卖的字据，只好决定伐木后把土地归还给佐井。

另外，为修建部落氏族神社，卖掉了以为是属于部落所有的柳杉及其山地，结果佐井表示不满，说那是他们的土地。种植柳杉的是川目人，种植的时候如果还是藩政时代，在明治初年区分公有和民有的时候，其所有者名义应该属于植林者。为此坪谷特

地跑到佐井，要他们归还土地。

于是，川目人对租借私地心怀戒备，尽量租借官山，而且让他们出售给自己。尤其组织官办采伐作业班，如果川目没有十户以上的定居住户，人员不足，就无法编成一个班，为此要增加定居者。要增加定居者，就要开垦旱地。要开垦旱地，就需要土地，这样营林署比较容易同意出让山地。这样，战前开垦旱地而获得出让，拥有私田者的情况如下：

坪谷	六反	上山	二反
今	五反	官泽	二反
畑中	二反		

川目部落最南面的田地最先是坪谷虎藏开垦的，种植水稻，但颗粒无收，然而他不怕失败，继续努力，每年都种，终于逐渐获得收成。

旱地的情况如上所述，营林署在采伐罗汉柏、柳杉后，把山地卖给村民，由部落开垦分配，哪一家都有五六反。但这还是借地。

昭和五年左右，为方便采伐，铺设了从佐井到川目深山六公里的铁轨，此后在这座山中实行大规模砍伐，直至战后还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川目最充满活力的时代。这条铁轨于昭和三十五年被拆除，改为卡车运送，而且采伐方式从全部砍伐改为选择性伐木，这样，采伐过后的山地就很难作为旱地出让给村民。

营林署在战后逐渐加强造林事业，就更没有多余的山地开垦

为旱地。

但是，昭和时代以后，由于村民参加官办采伐，部落的生活得到显著提高，以前只能吃稗子、小米，现在可以和大米掺在一起吃。大米从青森运过来，有人就想在本地种植旱稻。七八年前，盛行塑料薄膜育秧，实行了稻谷的早期栽种。如果在此地也能种稻，将会大量减少稗子地，大力推广稻田建设。另外，人们还在海岸地带有水的高地开垦水田。川目有四个人参与佐井和原田之间海岸高地的水田开拓，有自己的地。这一片土地原先是野草丛生的荒地，坪谷很看好，建议高桥利一开垦。这是大正十年左右的事，还可以拿到国家的补助，于是让县政府的人来看，说是个人出资一千七百日元。高桥没有这笔钱，就把其中有水的一点五町开垦为水田。战后的开垦如火如荼，川目人觉得这个计划最初是坪谷提出来的，都踊跃参加。结果上山行雄（二反）、河谷吉太郎（二反）、今的弟弟（二点五反）、宫泽重藏（二反）到自家地里耕作时，都要坐着租来的车子。收成的时候，让干活的人把稻谷送到佐井碾成精米，再拿回川目。目前基本实现大米自给自足的住户达到九家，但恐怕今后很难有增加。

另一方面，管理部落需要各种费用，最理想的是运用共同财产进行运营，部落便向营林署提出申请。昭和三年，借到二十町步的山地，种植柳杉，现在长成直径一尺多的大树。

昭和二十年代，又借得二十町步植树，现在树木的直径也有三寸了。利润分成是官三民七。昭和三年种的树已经到了采伐期，对部落来说应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现在佐井川右岸多是营林署直接管辖的山地，左岸多是过去

个人采伐后种植柳杉的山林，这座山谷随处都能看到茂密翠绿的柳杉林。

随着部落林的发展，就出现从部落林拥有者中分家出来的人能否参与造林的问题。

部落内分家的时候，本家要给分家者盖房子，还要分给一定的土地，只要给钱，就可以成为共有林的一员。战争刚结束那时候，交付三百日元就可以加入，现在出钱也进不去。共有林的成员，第一次造林的时候二十户，第二次造林的时候二十五人。

第二次造林的时候，其中两三家每户有两人加入。他们家里都有不久即将分家的弟弟，这样获取两个人头的利益和劳力，一旦弟弟分家，就把其中一个人头让给他。

但是，问题还是未能解决，从其他地方来的人、后来分家的人被排除在共有林之外。于是计划第三次共同造林，从营林署借到大约十六町步山地，开始种树。该地段有三处以前种过柳杉。

共有林成员必须全体参加植树以及其他劳动，如果不能参加，必须付钱。以前如果一户出一个劳动力，对所有的劳力都一视同仁，但现在参照营林署的工资基准，分为几个档次：

成年男子	七百日元
十八岁以下男子	五百五十日元
女子	四百日元

集体劳动的时候，如果有一家出一个成年男劳力，另一家出

一个女子，那么女子这一家就要向大伙儿交纳三百日元的差额。如果不交，就要延长相应的劳动时间。

这个地方从个人种树发展成为集体造林，营林署武藤署长功不可没。

武藤把柳杉的种植方法教给川目人，还划出一片山地作为部分林^①设置区，给他们种树。川目第一次造林就是借用这个设置区。

另外，在皇太子结婚的时候，营林署还借给青年团三町步的山地，植树纪念。这已经是大约四十年前的事了，如今柳杉长成了一片美丽的森林。

差不多同时，武藤让大家成立烧炭组合，并且说组合拥有基本财产才能顺利运营，便借给他们一点八町山地植树。他并非只是对川目，对矶谷也是如此。只是因为矶谷具有个人造林的悠久传统，这个障碍不易打破，将部分林设置区借给他们，他们又划片分给个人。

借用山地的期限以前是八十年，现在缩短为四十年，采伐后续借的很少，因为营林署增加了自伐林。

五、年轻人和戏剧

部落要团结一致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氏族神。于是川目也决定供奉氏族神，便邀请了佐井的三户氏中的稻荷神，

^①共有林中，通过签定契约，部分林地可以让百姓开垦植树，国家与植树者共同享有利益。

明治末期，在部落南端修建神社。

祭祀日定在三月三日，为了让祭祀热闹，特地从矢越请来神乐表演。

后来住家增加，年轻人也有七八个，便从东通村目名请来师傅教授他们神乐，在村里表演。

川目在明治三十年以后还没有学校，佐井的学校也是破旧简陋的小屋子。川目没有人上过学，无人识字。坪谷年轻的时候，部落的年轻人自发地聚在一起，成立一个组，在村里盖一间小房子，每天晚上都聚在小屋里谈笑风生，集体住宿。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想读书，于是到佐井的老师那里学习读写，回到川目的小屋子里，大家练习写字。一周后，把自己写的字拿到佐井，请老师批改，再学习新的字。通过这种方法读书识字，年轻人十分团结和睦。

明治四十五年，天皇驾崩，禁止一切文娱活动。当时中村梅次郎剧团正好来到这个地方，因为禁止文娱活动，无法演出，十分为难。这个剧团都是秋田人。他们听到有关川目的很多传言，便来到川目。川目有年轻人建造的小屋，他们不仅努力学习，对神乐也非常热心。

他们到川目一看，原来是一个小部落，根本不是演戏的地方，但人们都亲切友好，年轻人热情饱满，这打动了剧团团长的心，于是决定留下来。中村解散剧团，演员们离开自找出路。中村向村民建议，想不想演戏？当时坪谷才二十五岁，是年轻人小组的组长，他立即表示赞成，以青年为主，吸收其他村民，成立起剧团。大家学艺非常认真，进步很快。主要学习《松前屋五郎兵卫》

《岩见重太郎》《一谷嫩军记》等这几出戏，虽然剧目不多，但可以演三四天。师傅演技高，学生进步快，达到完全可以到其他地方演出的水平。戏装直接接收中村座的東西，基本备齐。

后来一个歌舞伎剧团来大间演出，不知何故，没有观众，付不起住宿费，结果戏装被旅舍扣押，剧团连夜逃跑。川目以三百五十日元把这些戏装买过来，和中村座的戏装合起来，道具一应俱全，周围的其他剧团根本无法相比。大正时代，川内町安部城矿山开工的时候，被请去连演三天，从此名声大噪。虽然是山间的小部落，在演戏方面首屈一指。

这个地方自古就有歌舞伎演出的传统，牛泷、福浦、矾谷等处都有演出。就福浦而言，是过去有歌舞伎演员落难逃到此地，教村民学戏，每年祭祀节日的时候都演出，一直持续到最近，但很少去外地演出。

川目的情况不一样，师傅优秀，名声在外，剧团到各地演出。有一段时期，人们依靠山里的工作和演戏谋生。战争吃紧以后，娱乐活动被禁止，就不能到外地演出了。

中村梅次郎娶川目的女子为妻，但无嗣，过继其兄之子养育成人。最近中村死去，养子与川谷的女儿结婚，住在川谷家。中村在川目深孚众望，现在的坟墓也修得很漂亮。

当地人也学习技艺，在三味线伴奏下舞蹈，这是从畑传过来的。畑这地方，技艺发达，当地叫“ツキアゲ”（tsukiage·突上）。这些技艺盛行的地方一般不演能舞。川目也不学能舞。

突上是上山家世代相传的技艺，代代都是高手，金之丞尤其

技艺高超，经常与巡回演出的艺人同台演出。现在的金鹰舞蹈也非常出色。

这一处小小的村落，村民们通过戏剧和突上与邻里和睦相处。

老太太们也有自己的聚会。部落有一座庵寺，用于举行葬礼，老太太们每个月都在那里聚会，念百万遍佛，没有大佛珠，便从佐井的寺院借来。

这完全是一处自然形成的村落，没有哪一家拥有特殊权利，是个普普通通的村子。由于年轻人齐心协力，积极献身于部落的公共性事业，从大正时代开始，逐渐成为秩序井然、有模有样的村子。在年轻人的带动下，大家开辟出了办校的土地，也修通了道路。年轻人在盂兰盆节、正月、祭日庙会的时候就聚集在一起商议村子的建设和工作。

女人们也有自己的聚会，以家庭主妇为主，她们利用歇工的时候出外干活，或者割草、修路，把挣的钱拿来贴补聚会的费用。

其他部落也是这样，可以说这个办法是向周围村子学的，但要在这个村落生活下去，所有的村民必须齐心协力，如果个别人独断专行，必然对全村产生不良影响，所以村民互谅互让，一直都是通过协商决定村务。小事情由总代和五个评议员开会决定。

既有官营山林的工作，又有戏剧演出，还有烧炭的收入，一年到头都有挣钱的机会，这固然很好，但这样的生计结构平衡极其脆弱，易受破坏。由于住户增加，有的人就无法参加官营山林的工作；烧炭一旦生意萧条，有的家庭立即陷入困境；戏剧一旦停

演，就失去回复重演的热情和信心。全体村民兴高采烈地歌舞、交谈的机会明显减少。

人们不得不外出打工。本地第一个去北海道打工的是新田，那是在明治二十年代，当时还没有官营山林的工作，也没有烧炭。奥户、易国间有人在北海道有农地，就雇他去干活。然后畑中去北海道捕捞鲱鱼。

戏剧演出、官营山林的工作开始以后，外出打工一时停了下来，但战后去北海道打工又大量增加。不仅如此，在官营山林干活的人家，也是女人留守家里，农活的主力是女人，所以农业技术极低。

六、正月·祭祀·山神

乡村的日常生活极其普通。

元旦这天，家家户户都歇工，各自在家里悄然过年。

正月二日是串门道谢，或是年初拜年。家家户户都拿出酒招待大家。

三日是神乐游行，年轻人把存放在神社里的狮子头搬出来，在笛子、大鼓的伴奏下，在村子里挨家挨户祝贺新年。这一天，老太太们带着食物到观音菩萨的寺院里闭居一天。

五日是本年第一次寄合的日子，户主们都集中到总代家里，商议决定本年的事情，选举新总代。战前，总代由推荐产生，负责全村的一切事务，把全体村民团结在一起。以前总代不需要经费，现在需要七八万日元。这些钱原先基本是戏剧演出的收入，

现在主要是间伐共有林的收入。

战前，正月休息七天，最近只休息两天，要上山砍伐杂木，还要割草，把挣来的钱用作各自所属组织的费用。

正月过后，立即开始山里的工作，因为是新村，传统活动极少。

盂兰盆节也没有去坟地搭建送灵棚的习惯。要说这个地方的乐趣，就是八月十四、十五日两天的佐井祭祀日和山神祭。但是，现在川目村不参加佐井的祭祀。这是战时停止的。战前的佐井祭祀十分热闹，川目、矢越、矾谷、原田的神乐都参加，挨家挨户收取贺礼。连同佐井的神乐，五个神乐队都来收贺礼，商家的支出也明显增加，在战时废除虚礼的一声命令下，这个活动便告停止。

祭祀从十四日开始，下午三时，把神体安放在神舆上，在小佐井转一圈后前往叫小清水的别当^①家，神舆在那里放置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在大佐井转游，晚上十二时回到神社。

十五日的祭祀，神舆启行时，由天狗领路。抽签决定谁来装扮天狗，当然是从品行端正的人中挑选。被挑上的人头戴天狗假面，身穿直垂，手持长矛，脚穿单齿木屐，走在最前头。警卫紧随其后，再后面是神舆，大佐井的神舆一台，小佐井的神舆一台，花车四台，最后面是神乐。十四日转游小佐井，十五日转游大佐井，非常缓慢。这期间神乐队挨家挨户表演神乐，收取贺礼。神舆、花车都是由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扛抬推拉。三十岁以上的则

^①东大寺、兴福寺等大寺院总管寺务的僧官，后在熊野、石清水、北野等地的寺院也设置此职务。——译注

穿着裙裤担任警卫。神輿的行走不声不响，花车上有人吹笛敲鼓，热闹非凡，还有人表演手舞。

川目人等在佐井的祭祀中都事先安排好角色，除神乐队外，其他人都按照角色行动。

十五日夜，神体放回神社。十六日就搭台演出，各个部落表演各种节目。川目的戏剧也上台演出。

祭祀活动结束后，便是秋天，大家忙于农活、山活。很快冬天来临。

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大师讲”^①，煮满满一大锅粥，用茅草筷夹粥祭祀山神，然后一家人喝粥。据说山神有十二个孩子，因为贫穷无力养育孩子，便煮粥帮助他。

一到十二月，要给很多神辞岁，首先是五日的惠比寿神，要给他上供酒菜，然后家人饮食。九日是给大黑天财神辞岁，做米粉豆包上供。此外还有井神、灶神等很多神都要辞岁。最后才是人的辞岁，在除夕夜。

将一根松枝竖在神坛上，拦上稻草绳。祭祀山神的稻草绳要做成圆圈，挂在山间的树上。

我最后谈一谈祭祀山神的情况，十二月十二日祭祀，也称为“山神辞岁”。

进山时一定要祭祀山神，否则就不能开始山里的工作。所谓的山神，就是把山间的大树、大石视为神体，在前面修建牌坊。

^①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的民俗活动，有吃小豆粥习惯。——译注

之后每年祭祀山神的时候都要修建一个牌坊，所以从牌坊的数量可以知道伐木工在这里工作了多少年。工作结束，伐木工离去以后，山神留在原地。这样，佐井、川目的山中就有许许多多山神。

首先是干山里活的头领在十一日做年糕，三升一臼^①的年糕切成两块，叠在一起。捣年糕必须由女人来做。然后和神酒一起拿进山里。如果男人还在山里干活，就由女的背着进山；如果男人在家里，就由男的拿到山里，女的跟着去。在山神前面修建新的牌坊，供奉年糕和酒，跪拜完毕后，下山到山间小屋。十二日在山间小屋饮酒，食物由女人从家里拿过来，一天在小屋里又吃又喝，又唱又跳。这一天，营林署的人也带着酒来祭祀山神。山间作业事务所的人也来参加，女人们也来参加，山间小屋挤满了人，充满乡村祭祀没有的亲近感。但是，最近营林署的官员不再上山来。

大家都说山神把人心凝聚在一起，这样的祭祀活动确实潜移默化地将大家的心凝聚了起来。

成为山神的树木是不能砍伐的，但在皆伐^②的时候也难免被砍，于是把别当请来拜树，拜后再砍伐。最近，那些被视为山神受到祭祀的大树几乎都已被砍伐，只是从河滩抱到山上当山神供奉的石头还随处可见，这个习俗似乎极其古老，有的石头已经长满青苔。

①白里一次放3升糯米捣出的年糕。——译注

②营林署规定，在划定的林区内按标准将树林全部砍伐，是林业砍伐的方法之一。

七、结束语

定居川目的人们并非要在这里建立一个理想世界，也不是因为这里可以获得更好的权利，都是不由自主地定居下来。居住下来以后，逐渐成立村落组织，为维护共同利益开始过集体生活。这个村子少有既得权，个人甚至几乎没有不动产，生活极不稳定，只是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居住在一处心情舒畅，便把大家维系在了一起。尽管如此，这里的人们极其纯朴真挚，没有自卑感，是个不可思议的村落。在山上种树，这座山却不是自己的。山要还给国家，但人们还是继续种树，现在甚至连在国有林干活都无法得到保证。我想，这就促使他们外出打工，村落整体的团结将逐渐涣散瓦解吧。

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今天这个地方的山林才能如此茂密苍翠。难道就没有更优惠的措施来保护他们的生活吗？

我想，出让国有林等并不难吧，这儿完全可以建设成一座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新农村。出了一个了解外面世界的坪谷老人，便使得只有六户贫瘠小屋的寒村发展为二十八户人家和睦相处的温暖村落。为了让这样的村落进一步发展伸出援助之手，不才是真正的政治吗？

十津川山崩

一

我第一次去奈良县十津川的山谷，是在昭和十一年六月七日。前一天晚上在大和五条奥的城户住一宿，第二天出发。从城户往南越过山谷，攀上天辻岭。这儿是纪川和熊野川的分水岭。从山顶回首北望，可以看见大和平原，但南面是起伏绵延的崇山峻岭。翻过这道山林，南面的山谷忽然变深。

纪伊山脉原本是东西走向的陡峭高山，但十津川和北山川自北往南横劈山脉奔腾流去。所以，这条被河水劈开的山谷又深又险。据了解这座山谷历史的老人说，明治二十二年发大水以前，山谷更深，要比现在深一百多尺，从山谷上面的道路根本看不见河面。从路上扔一块石头下去，要抽完一支烟才能听到石头落进水里的扑通一声。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的确给人这样的感觉。

十津川干流的山谷一带曾是一条重要的街道，名为“熊野街道”，从大和五条起始，翻过天辻岭，经上野地、山崎等，到达纪伊本宫。许多前往熊野参拜的修行者都走这条路。

另外，从山谷西面的山地高野山经野迫川、神纳川到达本宫的高野街道，也是联结高野和熊野的山间道路，曾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从高野经野川谷、天川谷到达大峰山的横贯东西的道路，也是信仰大峰山和高野的人们重要的通道，很多人来往于山中。山坡陡峭，难以行走，在信徒看来，这是一种修行，并不感觉艰苦。

我第一次进入十津川山谷的时候，从天辻下到东面的山谷，沿天川上溯，在一个叫川合的地方坐巴士到下市回来。

从天川山谷的西面开始前行，经过帘、盐谷、盐野，盐野对岸的高崖顶上有面积约两三町的平缓斜坡，已被开垦成农田。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干农活应该很辛苦，但我首先为人们把那样的地方都开垦为农田的精神感动。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那是明治二十二年山体滑坡造成的。据说原先从山顶到河谷完全被削平，后来经过暴雨的冲刷，山顶到山腰的泥土被翻出来填到谷川里，就形成大约三町步的平地，人们就将其开垦为田地。

一打听过去的事，老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明治二十年的水灾，可见印象之深刻。为了了解那次水灾的整体情况，我到奈良图书馆借阅各种资料，并做了大量记录。通过调研，知道那是一场前所未闻的巨大洪灾，但现在几乎已经被人们淡忘。不过，如此巨大的水灾并非不会再次发生。战胜自然灾害是我们的重要课题，我们必须牢记如此大规模的灾害，制定新的规划。经历过水灾的惨痛教训以后，就有人想预报水灾。大和上市町的岛田驹太郎就是这样一个人。岛田长期担任上市町町长，每年都认真仔

细地记录吉野川的水位，同时努力学习气象知识，还调查研究水害与太阳黑子、雨量多少是否有关。乡间俗话说，蜜蜂在高处筑巢就有大雨，在低处筑巢就有大风。他每年观察这种说法是否准确，结果发现大体准确。他通过自己的体验，一直强调在防灾设施准备到位之前，要是能预报灾害，该有多大的帮助啊！

“灾害在你忘记的时候来临”——虽然大家都这么说，但这个山谷的人们在战争结束之前绝对没有忘记。他们甚至害怕修宽敞的公路，说这样会引发山崩。

从昭和十一年到昭和十四年，我五次进入十津川的山谷。昭和十四年十月，我沿河南下，从汤泉地爬上玉置山，到新宫，然后回大阪。在汤泉地住宿的那晚，发生强烈的地动。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三十分钟，我用棉被裹着脑袋，一直忍着，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发现屋子北面发生山体滑坡，高约六十米、宽约三十米的山体崩塌下来，掉进河里。山下的道路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没有下雨，但听说这样的山崩每年都会发生一两起，这个山谷现在还不稳定。

第二天，我在玉置山过夜，早晨醒过来，看见山谷里雾气腾腾。问村里的老人，说是大雨的前兆。如不赶快离开，很有可能交通中断。于是立即沿北山川走到瀨八丁，坐螺旋桨船到新宫。当天夜里到第二天，果然倾盆大雨，十津川沿岸的村庄受灾，交通中断了一个多星期。

这样的山谷现在好像正在进行有序开发，但愿不再发生大水灾。

二

明治二十二年夏天，久旱不雨，地里的农作物开始枯干。十津川的部落虽然有的在谷底河边，但基本都在沿河高崖的平缓斜坡上，二者隔河相对。即便只隔着一条河，要去对面的村子，也必须先下到深谷底下。村里流传这样的笑话：村民向河对岸的亲戚大声叫喊“过来帮忙捣年糕”，可是等亲戚过来的时候，这边的年糕已经捣好了。不仅这条河给人们造成如此巨大的不便，而且在陡峭的山崖上盖房子，泥土容易发干。沼田原、旭、宇宫原、上野地、高津、山天等村子在八月十七日下午下起了雷阵雨。真的是雷阵雨，不同的村子分别在早晨，或下午，或傍晚过来一阵骤雨。大家都欢欣鼓舞，这些村子有喜雨兆丰年的说法，都举杯庆祝。

但是，十八日那一天，却是狂风暴雨，造成树倒房塌，到夜里雨势更甚。风向因地而异，但多为东风或南风。

十七日的骤雨自北往南，十八日那一天，十津川南面由东北风转为西南风。虽然知道风向发生变化，但风吹过的不同村子的报告多为从东到南的风向。

到了十九日，风势有所减弱，但雨势越发滂沱，夜半时雷电交加，十二点左右惊天动地。而且从这天傍晚开始发生非常严重的山崩。

持续两天的暴雨在二十日早晨六时左右停下来，北方的天空开始放晴，八时左右恢复晴朗的天气。

不仅十津川河谷，天辻北面也下雨了。宗桧、贺民生、黑泷、秋野等村子雨势猛烈，其他地方不太厉害，是一场地区性的暴雨。

大峰、大台原一带本来就是日本雨量最多的地区，大台原周边的年降雨量在四千毫米，但没有记录显示发源于大台原的北山川流域发生过十津川这样的水灾。这两条河流在和歌山县宫井汇合成熊野川，从新宫入海。但是，北山川河水清澄，流经北山峡、瀨八丁，呈现出壮美的峡谷景观，而十津川几乎都是泥沙淤积，是一片浊白的河滩。

之所以雨水多，似乎是因为潮湿的海风从东南方向吹过来，与这边出现的温度较低的西北风冲撞造成的。这种现象似与十津川、北山川形成的山谷相夹以及南北高耸相连的大峰的峰峦有关，这山顶附近的树木几乎都是向东倾斜。这说明虽然接近地面的低处刮东风或东南风，但一千七百二十米高的山顶附近刮着强烈的西风。总之，这山地的气流复杂多变，这也是形成降雨的条件。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八月十八日暴风的风向才因地而异。

三

这次暴雨造成洪水泛滥，十津川干流从最上游的洞川逐渐往下，几个重点地区所显示的水位如下：

洞川	八尺	坪内	十二尺
川合	十一	庵住	二十五

山西	六十六	林	二百七十三
盐野	九十	川津	一百
坂本	三十	风屋	五十
辻堂	五十三	池穴	六十
宇井	一百七十	小原	一百
清水	一百六十五	汤之原	一百三十
长殿	一百五十五	平谷	一百二十
宇宫原	二百一十一	込之上	一百二十
谷瀬	二百二十	折立	一百八十
上野地	二百六十三	山手谷	一百八十

就是说，盐野、上野地、折立一带有大山，尤其上野地和林达到二百七十三尺，可以想象在狭窄山谷里奔腾而下的激流是多么汹涌澎湃。我们还应该注意坂本、风屋等低水位的中游地段。水位的悬殊差距是因为山崩堵塞河流，然后被冲垮溃决，河水如海啸般汹涌而下。水位低的地方山体滑坡比较少。

以下是山体滑坡形成的主要堰塞湖的记录：

湖名	大小	水位	堵塞河流的山崩
盐野新湖	周长三里	三百尺	高四百八十间，宽三百五十间
河原樋新湖	周长三里		高九百间，宽二百间
牛鼻新湖	周长一点五里		由于河原樋新湖溃决，泥沙堵塞十津川

宇井新湖	周长三十丁	高一百八十间，宽二百间
辻堂新湖	周长一点五里	高三百间，宽一百五十间
林新湖	周长六点五里	高一百三十间，宽三百八十间
内野新湖	周长一里	高二百间，宽一百八十间
山天新湖	周长二十五丁	高一千五百间，宽二百间
野广濑新湖	周长五十丁	高九百间，宽四百八十间
小原新湖	周长一里	高二百间，宽二百间
桂釜新湖	长二十丁 一百五十尺	高四百间，宽五百间
柏溪新湖	周长一里	高二百四十间，宽一百八十间

这些堰塞湖的规模与今天发电的水库面积差不多，除一两处外，都是在八月二十日凌晨形成的。如果加上其他小面积的新湖，总数达到五十三处。纵横五十间以上的大面积山崩可以形成多达二百四十七处堰塞湖。

这些堰塞湖中，有的蓄水两小时左右就溃决，也有的一直蓄水到九月左右。湖水在北部山区很多，而位于南部山区的平谷一带，在十九日上午还认为只是普通的大水，村民们有的到河里捞取顺流而下的薪材，有的去捕获香鱼。而且眼看着水位迅速下降，大家都觉得奇怪，但有经验的人说，这是因为上游发生山崩，河水被堵塞，很快就会有大水猛烈袭来，大家应当赶快逃到高处去。于是人们纷纷逃难，而村里到处发生山体滑坡，加上上游的堰塞湖接连溃决，滚滚浊流不可阻挡地狂泻山谷，无情地掠走西岸的一切东西，最高水位达到一百二十尺。

上游的阪本附近也出现过相似的现象，滔滔流淌的河水忽然间水量减少，南岸的旅行者卷起裤腿可以涉过天川来到北岸的阪本，阪本下面山崎天神社里的十几个乞丐看见琵琶鱒在河底的泥沙上蹦跳，一个人都可以抓到几十条。村里人说这是河水流到了地下去，也有人说因为山体裂开导致水道改变，尤其是二十日早晨八时左右开始雨过天晴，更给人这样深刻的印象。

但是，帘那边的人过来，说是盐野出现堰塞湖，要是堤坝决口，后果不堪设想，劝大家立即避难。村民们大吃一惊，开始避难。帘那也有三十多个人相继前来救援，帮忙把行李搬到高处。帘地势高，山体滑坡少，几乎没有受害，便向邻村阪本伸出援助之手。

避难安排就绪，当天下午三时左右，盐野新湖开始溃决。由于水压的缘故，只要出现一个决口，水流便夹带着大量的泥沙奔腾而下，水位高涨到阪本住家的屋檐。位于阪本上游的新湖只有一处，受害程度还不算严重，阪本下游的辻堂有十六户农家被冲走。

洪水首先冲毁桥梁，然后在各处冲断道路，所以这次受灾的严重情况无法及时报告给位于五条的郡政府。最后是比较辻堂更下游的谷濑的人们向五条报告的。谷濑的热心人士召集一些年轻人，打算向郡政府报告受灾情况，但苦于道路被冲断，束手无策。就在大家苦恼的时候，一位叫玉田忠治的老人说道，自己年轻时候曾在山里狩猎，对山路十分熟悉。根据自己的判断，西面应该没怎么下雨，那么往西走，到高野街道，再到高野山，然后下山到

纪川，坐船上溯可以到五条。于是由玉田忠治带路，五个人带着镰刀、厚刃刀和两天的干粮，在无路可走的山上劈路而行，终于到达高野街道，然后翻越伯母子岭，在山中过一个晚上，二十三日到达五条，第一个向郡政府报告灾情。灾情的严重让人们惊骇万分。尤其是明治十三年担任宇智吉野郡长以来，努力治理此地，最适合承担灾后复兴之责的人选玉置高良在谷濑上面的宇宫原的山崩中遇难的消息一传来，郡政府的官员们大惊失色。

玉置高良是十津川折立人，早年投身勤王运动^①，明治以后，在奈良县县厅任职，明治十三年被任命为宇智吉野郡长，致力于乡土振兴。明治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开凿修通吉野郡田户街道，他还出席庆祝典礼。但是第二天，十日，由于山雨欲来，他沿十津川前往五条。中途雨大风急，便来到宇宫原的“聋子店”避雨。高良是坐山轿去的，还有三个轿夫。店主人是个聋人，所以通称“聋子店”。主人北村延秋和妻子共同经营这家旅店兼饮食店，有一个俏丽清爽的女儿，是高良的情人。所以高良往返于老家和五条之间时，肯定要住在这家旅店里，一般住两三天。这一次恰好赶上雨天，十八日住一天，十九日又住一天，二十日天快亮时，旅店房屋下方开始崩塌。一位叫增谷利助的房客奔跑出来，大声吼叫大家避难，但是高良等人手里拿着灯笼站在屋里，没有往外跑。增助只好一个人往山上跑去。这时，刚才还只是慢慢开始滑落的山坡忽然一声轰响，把整个旅店推到谷底，彻底掩埋，房屋

^①江户末期为实现天皇亲政而发动的打倒德川幕府的政治活动。——译注

和人瞬间都完全消失。至今还未发现他们的遗体。

郡政府接到这样的报告后，决定派西村浩平为十津川救灾工作的负责人。浩平也是十津川人，生于天保十一年，明治维新时到京都为王事奔走，就便成为宇智吉野郡文书^①。明治二十二年成为首席文书，掌管郡行政的实际业务，其时四十八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扎扎实实地开展救灾和复兴工作，取得很大成果，当然，当地人们在灾害发生以后就开始自发救灾，重建家园。但是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堰塞湖数量之多，人畜伤亡之惨难以言表。十津川村方圆五十四方里^②，但地广人稀，只有大约两千户住家。如上所述，房子多盖在陡峭山崖的平缓斜坡上。这次灾害中，盖在河边、山崖下面的房屋很多被冲走或倒塌，被冲走三百六十四家，倒塌二百家，半倒塌二百六十家，官公署房屋二十一间，神社寺院十四处，死者二百五十五人，伤者三十人，无家可归接受救援者两千六百人。至于农田耕地的损害更为惨重，百分之七八十已经荒废。

十津川暴雨的危害在二十日上午八时左右开始波及熊野川口的新宫。此时已经雨停见晴，蓝天白云，但河水突然从上游呼啸奔来，水量出人意外，甚至连新宫最高处的本町顷刻之间也淹没在水里，街上行船，低洼处的民房受损巨大，数百间房屋被冲走，损害房屋三千间，溺亡者五十人。这一场灾难是在阳光灿烂的晴空下发生的，酒樽木等各类木材的损失更是严重，估计新宫町百

^①指以文字记录地方事务、历史的官员，也称为“右笔”。

^②日本土地面积单位，1方里为长宽各1里的面积。——译注

分之七十的财产付之东流。

这样的灾难难道事先根本无法察觉吗？冷静地观察一下，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前兆。我想，山手的殿井贵事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殿井贵发生长宽各三百间的大面积滑坡，有两户被掩埋，形成堰塞湖山手新湖。该地从宽政年间开始就发生山崩。殿井贵的中峰原先散居有十三户农家，宽政元年五月由于淫雨引发山崩，整个部落全部毁灭。当时一个老大娘在自家前面的地里堆莴苣，正打算回屋，却遇到山崩，被埋在地里。但空气恰好从她被埋的土堆裂缝进来，她在土里七天，靠着莴苣和空气活了下来。听见外面有人，她叫喊救人，村里人终于把她从土里挖出来。后来，嘉永元年，殿井贵的平山又发生长一百二十间、宽一百五十间的山崩，落在山手川里，形成长约十八丁的新湖。

除了大规模的山崩外，小规模的山崩也经常在这座山间发生，每次暴雨，都会造成灾害。从地质学上说，这座山具有很多容易崩塌的因素，而且一处崩塌，周边容易接连发生同样的现象。十津川的人都十分清楚这一点，但见多不怪，对小规模的山崩不再害怕。这反而加剧惨剧的发生。

四

郡政府在接到十津川受灾的报告后，也开始行动起来，民间也发起募捐活动，当地村民开始全力恢复重建。第一件事就是开通道路，与外面取得联系。不仅部落的人全体出动，奈良县也派

来很多“黑锹师”。所谓黑锹师，就是建筑工，都有土木建筑的经验。

由于桥梁塌落，与对岸无法联系，就大量使用“箭书”，就是把书信绑在箭矢上射过去。另外，还利用箭矢把绳子射到对岸去。首先把带子绑在箭矢上射到对岸，然后把绳子绑在带子上，让对岸的人拉带子。这样就和对岸拉起了铁索，以此过河。风屋在八月五日利用这个方法在十津川拉起粗铁丝，绑上网篮，人坐在网篮上，由对岸的人拽着长绳子过河。当地人把这个方法叫作“野猿”。这种“野猿”一直使用到昭和初期。桑谷也使用这个方法过河。还制作方舟，使用铁丝拉到对岸。

新湖形成以后，在还不会即刻溃决的湖面上，人们制作木筏开展活动。这个方法叫“野鸭”。

对于堤坝薄弱的新湖，则采取爆破的方法。为此出动了大阪第四师的工兵队，名古屋第三师也前来协助。大阪有一个叫前田隆礼的十津川人，他后来升为陆军中将。为了救援家乡的灾难，他要求第三师派遣其所属的同样是十津川人的笠善治工兵少尉前去救灾。另外，农商务省等也通力合作，一处一处摧毁新湖。面积最大的川原樋新湖于九月七日开始破堤，但未能完全溃决，周长一里半的湖面就这样保留了很长时间。泥沙通过川原樋川大量流进十津川干流，结果在十津川形成牛鼻新湖。九月十一日，暴雨将牛鼻新湖冲垮。这一天的暴雨威力巨大，虽然冲垮了新湖，但也带进大量泥沙，使十津川的河床陡然增高，在上野地附近，河床上升超过一百尺。

总之，人们千方百计地抢险救灾，到九月末，交通基本通畅。但灾民的食品补给、今后的安置尚未解决。所有的农田都已经毁坏，根本无法种植。

食品补给方面，首先是五条俱乐部发起救援，筹集了白米十石、梅干二桶、盐十二俵，但由于十津川还在山崩，难以募集到搬运这些食品的民工。最终将五条至阪本之间的大米二斗的运费从十二钱提高到五十钱，才好不容易招募到五十个民工。于是将他们分成两队，一队经高野山前往十津川南面，另一队则以阪本为中心，向其北面地区分发食品。

从这时起，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及救援物资也迅速增加，各家报社在这方面予以大力配合。

另一方面，在东京的十津川人也做出很大努力。他们不仅提供救援物资，还研究灾民今后的安置问题，认为九月上旬移居北海道才是最妥当的解决方法，前田正之、中岛源二郎便前往北海道进行调查，于九月十二日来到奈良县五条，与西村浩平等十津川代表见面商议，正式决定移居北海道，建立新十津川村，终于为灾民的最后安置找到一条新路。于是制定规划书，分发给受灾严重地区的灾民，促使他们下决心搬迁。九月三日，郡文书以及村长、村议员等开会，研究劝说和动员村民迁居的方法，以及乡村今后如何维持的问题。

恰好此时北海道钏路郡郡长宫本千万树来到东京，于是让他到五条来，九月二十八日向十津川村民介绍北海道的实际情况。这次演讲无疑促使村民下了移居的决心，当天就有六百户（两

千六百九十一人)做出决定。冬天即将来临,必须在入冬前进入北海道。郡官厅也为此努力奔走,十月十六日奈良县做出同意移居的决定,十七日这个消息就传到十津川。在家里等待这一纸决定的十津川、十津川花园的居民二百户(七百九十人),第二天(十八日)就启程前往神户。他们多半是步行,二十四日乘坐远江丸轮船,二十八日抵达小樽。

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西十津川、中津川的村民二百零四户(八百三十人)启程,二十八日在神户乘坐相模丸轮船,十一月三日抵达函馆,再换乘东海丸,五日抵达小樽。

第三批是北、中、南十津川的一百九十六户(八百六十人),十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七日分别启程,三十一日在神户乘坐兵库丸轮船,十一月六日抵达小樽。就这样,六百户(两千四百八十人)、即十津川三分之一的人口毫无计划地在一片慌乱中背井离乡,前往陌生之地。他们前去的北海道此时天寒地冻,不得不坐着雪橇经过茫茫雪地,进入泷川的屯田兵营,在那里过年。过了年后,他们从泷川过石狩川,在右岸辽阔的平原上开垦土地,开始了极其艰辛的北海道新十津川村的建设。

十津川是山区,职业主要是伐木、木胎加工、酒樽木加工、狩猎等,所谓靠山吃山,至于种地,主要是房前屋后的小块耕地,或者是经营火田,可以说并没有真正从事过农业活动。然而,移居到北海道就意味着要变成农民,完全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来到北海道一看,村民们深感自己被抛弃在了这里。明治二十五年,户长更谷喜延辞职回十津川老家,新十津川村的村民觉得领导背

叛了他们，于是很多人思乡，希望回乡，发生争执。结果西村浩平被选为新户长，来到北海道。浩平抱着埋骨北海道的决心为新村的建设倾注全力，后来还出任郡长，但他终其一生都是新十津川的村民，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十津川。

十津川山谷的人们战前一直不愿意修建大路，他们认为这会成为引发大灾害的原因。所以战前没有通车，导致这个地方的落后。从村东北角名为迫的地方到小森村公所开会，需要三天时间。往返两天，开会一天。如此不便，人们还是希望安稳地生活。十津川谷的开发成为战后的一大课题，但当地的人们心里祈盼的不只是单纯的公路、堤坝的建设，而是这些建设不再引发意料不到的灾难。

灾难往往在你忘记的时候来临，当地人还没有忘记，工程建设方面却已经忘记了灾难。我担心这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附记：这篇文章写完以后，十津川在猿谷、风屋、二津野建设水库，加宽沿河道路，也开通了从奈良经这个山谷到新宫的巴士公路，出现了十津川温泉度假村。这个山谷已经完全变样，但地形和地质并没有改变，依然山险谷深，而且深山还在继续伐木。

新十津川开村记录

我到新十津川村是在昭和二十年一月三日，北海道平原大雪覆盖。我带着一些由于战争在大阪失业、想去北海道当农民的人，于十月十六日离开大阪，把他们送到北海道靠近北端的幌延后，经由北见、钏路等，十一月二日夜宿泷川。翌日早晨，在大雪纷飞中乘船渡过石狩川。泷川的住宿费是五元三十五钱，石狩川的船费是十钱，可见这儿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

之所以想走访新十津川，是因为我访问过其母体奈良县十津川村，现在想亲眼看一看这分立出来的新建小村是什么样子。新十津川村是明治二十二年年末，从奈良县十津川的六百一十八户（两千七百六十九人）分村移居后建设起来的村子。那一年的八月十九日，十津川村遭受史无前例的巨大水灾，十津川的干流、支流到处都发生山崩，河流被泥石掩埋，形成多达五十三处的堰塞湖。这些新湖很快溃决，河水狂泻而下，最高水位达七十米，洪水所过之处，四百户人家被冲走，无影无踪。所有的道路都被冲

断，四分五裂，无法行走。两三天以后，位于村中心的谷濑的人们才经过高野山，走到五条町的宇智吉野郡政府报告灾情。郡长在十津川村田长濑遭受水灾，从此失踪。

社会上得知十津川的惨状后，立即发起救援活动，在外地的十津川人积极开展社会救助工作，付出极大的努力。但灾情异常严重，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恢复重建，于是在受灾大约十五天后，做出只有移居北海道才是唯一救灾之路的结论。也许感觉这个结论过于仓促，缺少计划性，但当时政府倾注大力开拓北海道，十津川的村民也显示出在北海道建立新十津川村、成为北方守卫者的气概。在征集移居者的时候，立即就有六百户（两千六百九十一人）报名，后来还有很多人加入。但是，冬天即将来临。村民们面对着前往临近冬天的北海道这个巨大的困难，但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只能迎难而上。第一批二百户（七百九十人）于十月十八日离开十津川，第二批二百零四户（八百三十人）于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第三批一百九十六户（八百六十人）于十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七日离开家乡。第三批里有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叫后木喜三郎，南十津川郡智合人，跟随父母去一个陌生的世界劳动，心里怀着期待。第一天宿在同村的神纳川；第二天在一个叫大股的地方过夜；第三天翻越高野山，住在神谷；第四天进入纪川的山谷，然后翻越纪见岭，在河内的三日市住宿。十三岁的孩子每天翻山越岭，体力难以支撑，在三日市终于动弹不得。第五天只好坐山轿，来到堺，住一宿。第二天恢复体力，从堺走到大阪的八轩屋，住在叫京屋的旅舍里。之后一天坐火车到神户，换乘兵库丸轮船，

十一月六日抵达小樽。当时的小樽还是只有一条路的偏僻荒凉的地方，整个城镇被雪掩埋。火车只到市来知，下车后踏雪前行。积雪厚达一尺。这时，一些囚徒过来踩雪开路，但还是不习惯雪中行走，有种死去活来的感觉，好不容易走到奈井江的“集治监”^①，当晚住宿那里。至今新十津川的人们还用“就像走到奈井江的集治监一样”来形容身心疲惫不堪的状态。第二天，在囚徒们的护送下来到泷川的兵营，但行李都放在雪橇上由马拉来。叮当的马铃声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声音。他们在泷川住在兵营里，三间半或四间的屋子要住四户家庭。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积雪融化的六月。

住所和食品是分配的，但薪木要自己解决。每天都要踩着积雪出去砍伐薪木，当天必须添加到地炉里，所以室内乌烟瘴气。浓烟甚至损伤大家的眼睛。人们不习惯冰天雪地的寒冷生活，很多人感冒，有老人、小孩因此相继死去。给他们提供帮助的是那些囚徒，他们多已习惯雪上生活，长官一声令下，他们就来帮忙干活。他们手拉雪橇，嘴里唱着“哎哟嗬……大和的移民，那是空知^②的肥料”。这首歌唱的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没有人责备他们，他们都已经做好一把朽骨葬于此地的准备。

然而，当积雪融化，明媚的阳光开始灿烂照耀的时候，人们又产生希望。六月十五日分配垦区，各自进入分配给自己的开拓地，但春榆高大茂密的原野里根本无路可走，甚至有人不去分配给自己的垦区，但觉得垦区土地有望收成的人都开始开垦，一边

①明治时代关押被判处有期徒刑、流放、终身服役的囚犯的监狱。——译注

②北海道中部的支厅，支厅所在地为岩见泽市。——译注

开垦一边播种荞麦、土豆。首先种要吃的东西。这样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开垦出大约二百二十公顷的土地。这些只是分散在森林中的小块旱地，没有连成一片。到了夏天，后木一家分配到靠近新十津川中心地带的土地，条件并不好，但没有抱怨不满。在大和的时候，生活也很贫穷。大和遭受水灾以后，要恢复重建，也必须付出比在北海道创业更加艰巨的努力，否则不会有成果。

分到条件不好土地的家庭，或者有病人的家庭，有的离开北海道回到故乡，有的到北海道其他地方去，但后木一家决心不论什么情况都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务农，一点点开垦，扩大面积。到明治二十四年，不仅是荞麦、土豆，还种植小米、黍子。到这一年秋天，能吃上自己种植的谷物了。但是，所有的家庭还无法适应北方地区的农业，很多家庭的收成很不理想，照此下去，真的如囚徒所唱的那样，就会成为空知的肥料。幸好明治二十五年左右来了农业技术员，指导大家如何开垦和种植新作物。明治二十六年种植油菜，二十七年种植大麻，二十九年种植亚麻，这些东西可以买卖换钱。明治二十七年，耕地面积达到大约一千五百町步，并开始开垦水田。同时从富山来的移居者不断增加，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他们同样是遭受水灾搬迁过来的。开垦水田以后，树木被大量砍伐，变成一片片美丽的农田。后木家也决定经营水田，生活终于稳定下来。

我完全出于偶然访问后木家，有两天时间承蒙关照。当年从十津川来的人中，只有十户左右一直坚守在这块土地上，其他人大多搬到城市居住。

流浪者的系谱

一、开场白

流浪者是怎么产生的？要考察这个问题绝非易事，因为涉及的问题过多过杂。

除农耕社会之外，大多数民众不是都在移动吗？其中有的人有一定的据点，有的人如无根的浮萍般移动。在日本，浮萍般的流浪者很少。

所谓有自己据点的流浪，大多是因为在家乡无法生活下去，其次有的人是因为信仰而旅行，也有人因为官府的关系不得不流浪。

人们一般认为，这样的流浪者越在古代越多，在狩猎捕鱼时代，如果固定在一个地方居住，就难以谋生。即使是农耕生产，如果是经营火田，夏天和冬天也多是改变住所。

关于这些必须以流浪为生活手段的人们，我想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二、海上漂泊者

能登半岛的轮岛有一个海士町。这里的人们一到夏天，就到北面的舳仓岛去，女的采鲍鱼，男的捕鱼，入秋后回到轮岛。女人们到能登半岛各个村子走家串户销售海产品，虽说销售，其实大多是交换谷物。这叫“转滩”。海士町的人们不耕田种地，夏天和冬天改变居住地的生活方式在能登的当地人看来显得有点怪异，但海士町的居民最早是十六世纪中叶从福冈县钟崎漂流过来的，一六四九年轮岛给予他们一千坪土地，让他们定居下来。

那么，钟崎是个什么地方呢？它是福冈县宗像郡里的一个老渔村，人们依靠渔网捕鱼，潜水捕捞海藻、鱼贝为生。镰仓时代初期，这个地方是宗氏的领地，后来宗氏成为对马的守护代，钟崎的渔民就来往于九州本土与对马之间，担任联络任务，但据点还是在钟崎。对马曲浦保存的最早史料是宽正九年（一四六三年）的文献，上面写道：“豆酩之郡（对马的郡名）宜制止拉网捕鱼，如有不服者，应及时向我报告。”可见钟崎的渔民当时拉网捕鱼。

另外，天文十一年（一五四二年）的史料这样写道：“天文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三十七艘船过海，其中一艘未行，留在壹歧岛。终滞留二十日，后过对马。七月一日或二日，先由名叫藤次郎者过海，其他三十六艘于七月中过海。”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是船队集体行动。船每年都来，十七世纪末开始定居，前往对马的船队中有一部分在壹歧定居。这就是壹歧小崎的“海

人”^①。定居对马的钟崎海人似乎也进入朝鲜半岛，朝鲜的渔场可能就是他们开辟的。

钟崎的海人还定居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和山口县的大浦，此外，钟崎人出外打工时就地定居的地方也很多，这些情况尚未查清。

他们原本以船为家，在船上铺一块苫席，晚上就在船上休息。这样的船叫“家船”。昭和二十五年我在对马的曲调研的时候，看到多少还保留一些家船模样的船仅剩一艘。

如果以船为家，就很容易在海上漂泊，不仅钟崎，长崎县西彼杵半岛的濑户、蛎浦等也有家船。据说濑户的家船是钟崎的分支，从蛎浦分出来的一派则在五岛福江岛的桎浦，以渔网捕鱼为生，大致由七艘船组成一个船队。

濑户内海也有以船为家的渔民，广岛县三原市的能地是他们的一个中心，这里的渔民在内海沿岸拥有一百多处分村。渔船拖着叫“手繰网”的小网，起初是撒网后把网拉上来，后来改为撒网后扬帆走船拖网，不像九州那样组成船队出海，但也是海上漂泊的方法之一。发现丰富的渔场，就在那里居住下来，但如果有人离世，则将尸体送回家乡。为什么要这样到处漂泊呢？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想置身于政治之外吧。置身于政治之外，可以不纳税不服役，所以没有被赋予的权利。到别人的海湾，只要交一点叫“惠比须钱”的小钱，就可以在附近捕捞杂鱼。妻子女儿把这

^①以潜入海里采集海藻、贝类为职业（专职或兼职）的人。男海人称为“海士”，女海人称为“海女”。古代泛指渔民。——译注

些鱼放在饭桶里，顶在头上沿村叫卖。他们也遭其他渔民的白眼，但只要不在乎，就能活得下去。虽然贫穷，人口却不断增加，因此产生一百处分村。这在人口增长停滞的江户时代是一种奇特的现象。

东日本这样的漂泊渔民很少，但古代海人的移动十分频繁。大分县有海部郡，广岛县有海乡、海庄，德岛、和歌山有海部郡，爱知县也有海士郡。海人甚至还分布在茨木的霞浦、北浦地区。日本海岸的佐渡以及新潟县的岩船郡都有叫“海府”的地方。海人的分布如此广泛，但无法确定是否依靠家船移动过去的。

另外，大阪府佐野的渔民也从十五世纪左右开始进入九州以西，到十六世纪，开始进入关东地区。这个海湾的渔民不是潜水捕捉，而是使用钓具和渔网捕鱼。

有渔船的渔民活动范围自然很大，追赶鱼群，到处都去。

三、山间漂泊者

既有海上漂泊者，也就有山间漂泊者，他们是一群追赶猎物而移动的人。东北地区把猎人叫作“叉鬼”，他们的村子分布在东北地区，但很少是从一个村子分出来的。这些村子的村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狩猎。据铃木牧之《秋山纪行》记载，秋田的叉鬼来到长野县北端的秋山山谷，在河里抓鱼，然后溯河而上，把鱼卖给在草津温泉疗养的人。他们不仅仅追捕野猪、熊，也因为抓捕河鱼行走各地。秋田县桧木内的叉鬼利用鱼鹰捕鱼，听说也远到

奈良县吉野的山里捕熊。一路上几乎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大概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山路。

另外，据说奈良县吉野山中的猎人甚至到山口县一带去打猎。但是，叉鬼自己建立的村子极少。也许以前很多，后来他们很快就解散这些村子，多是两三人定居在普通的农村里，抓捕危害农作物的野猪。

还有一种大概和叉鬼同样的“サンカ”（sanka·山窝）。三角宽对山窝进行过出色的研究，他说山窝不仅编制簸箕，还捕捉河鱼等。我在奈良县吉野山中遇见的山窝都随抓捕河鱼而移动，他们有时还到达大阪平原一带。我曾在靠近堺的大和川河滩上看见他们搭建的帐篷。居住在广岛县山里的山窝多已定居形成村落，但还是以定居地作为据点，抓捕河鱼而移动。他们都是捕捉鳗鱼的能手。

到处都有山窝，大概以前人数很多，后来逐渐定居，融入普通民众中。九州地区也有很多山窝人群，一边编织笼子一边移动。他们擅长编织所谓“笼子”——类似“碗笼”的东西。其中一个大据点在宫崎县的诸冢村里，但现在他们不再出去流浪，住在阿苏山东南面濑川上游的五个山谷间。经过了解，知道他们最先也是为了抓鳗鱼到这里来的，看到有好竹子，就编织竹工艺品，定居下来，同时也开始农耕。最近不再编织竹工艺品，改为种植烟叶，已经完全农民化。九州似乎还有几处山窝的据点，尚未查实。

九州并不把山窝和猎人归为一类，但猎人原先不也捕鱼吗？猎人在捕捉野猪、野鹿的时候，认为把一种叫“鬼鲇”的鱼给山神

看一眼，山神就会把猎物赐给自己，所以猎人身上一一般都带着鬼鲇鱼干。我认为这是猎人也捕鱼的证据。

总之，山窝很多，除捕捞河鱼外，还编织竹工艺品等。说是竹工艺品，其实很少使用大竹子，即使是在中国地区的山里，一般也都是使用小竹子编织碗笼这样的东西，所以九州的山窝很相近。

我在广岛县的山里时常听说山窝制作竹刷子出售。用于点沏抹茶时，竹刷子又叫茶筴。其制作方法是使用带有竹节的竹子，将竹茎劈成极细的竹丝，如果打在木棍上，或者用手摩擦，会发出独特的声音。中国地区的山间里，插秧的时候，多用竹刷子伴随笛子、大鼓一起演奏，也有人用带子穿过两片带孔木板制成“快板”，发出摩擦音进行伴奏。

木板片刷子可能是对竹刷子的模仿，但竹刷子不只是用于点茶，原先的功能和刷帚一样，用于洗刷东西。现在还能见到外地的农民家里这么使用。大概因为光靠捕捞河鱼无法维持生活，才经营竹刷子的副业沿村叫卖。茶筴同样是一边摇晃竹刷子发出声音一边吆喝挨家挨户叫卖。《人伦训蒙图汇》上绘有叫卖茶筴图，竹子顶端扎着小小的稻草束，将茶筴插在草束上，卖者敲击葫芦沿村行走。说的是猎人听了空也上人^①的讲经，决心皈依佛教，丢掉狩猎，叩钵念佛，这样的人大概很多，我在近畿、中国地区旅行，遇到不少叫“茶筴”“竹刷子”的部落。现在他们不再沿村叫

^①空也上人（903—972），平安中期僧人。天台宗空也派始祖。因经常站在大街上为庶民念佛，被称为阿弥陀圣、市圣。致力于修桥等社会事业。——译注

卖，都从事农业劳动，但原先过着流浪生活，都是通过狩猎、捕鱼等移动过去的。

山间流浪者不仅从事狩猎、捕鱼活动，很多人也砍伐山木进行加工。发现好的树木，则翻山越岭去砍伐，有的利用辘轳把木材加工成碗、盆、圆形托盘、钵等的雏形，称为“木碗匠”。也有人不用辘轳，将木板劈开制成木勺；还有的把薄木板弯曲制成圆木桶、圆木箱等；还有人制作屋顶木板、锄头柄以及樽、桶的弧形板等。这些人多是各处流浪，尤其是辘轳木碗匠，据点在滋贺县永源寺町的山里，却分布在全国各地活动。今天在东北地区经常看到的乡土玩具木偶人，制作者也属于他们一伙。还有人制作油纸伞的伞头、纺织厂使用的线轴——当地叫“スッピン”（suppin）等。他们起先在山里干活，后来住到城镇里，融入市民当中。

在这些山间流浪者中，大概也有人因为信仰的缘故过着流浪生活。砍伐山木首先得供奉山神，必须遵照神的意志进行活动。狩猎也是如此，为了获得猎物，必须举行祭祀仪式，极其重要严肃。现在九州的宫崎、鹿儿岛地区还保留着叫“柴祭”的与狩猎相关的传统祭祀活动，将猪头供奉于神前，演奏神乐。

我认为，修验道的修行者、山中圣^①也是在山间流浪生活的大量民众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修验道的修行者进山的礼仪与叉鬼进山的礼仪非常接近，令人感觉二者的世界并非不同。不是身在山中与山共处求生存的人，不会变成真正的山岳信仰者。

①指将山岳信仰同佛教融合，潜身于山间修行的人。

修验道的修行者们多依靠各自信仰的英彦、大峰、白山、御岳、富士、出羽三山等山脉，在其四周开设无数的道场，走访信仰者，以获取生活之资，亲自在各山巡礼，努力修行。

修验道的修行者有信仰，所以他们十分顽强。白山山脚下的白峰一带以前大概也是这些修行者的村子，但在近世初期，他们转向真宗，放弃了修验道。冬天积雪时候，这些村子的人们就离村去平原地带乞讨，人称“白山乞丐”。据说他们从加贺、越前平原乞讨到近江、京都一带。入冬以后，也有人从白山东面的飞驒一带到美浓的平原地区行乞。我在广岛县和山口县的山间都听过这些事情，没有信仰的人大概只是站在别人家门口低头哀求乞讨，而有信仰的人会通过祈祷、祓除等活动恳求借宿，并得到食物。

住在山间，既不去乞讨，又没有信仰的人，就像山窝那样编织簸箕、竹刷子、竹笼等拿出去卖，但这样的村子并不多。做蓑衣、筛子、草履的人，以及用野木瓜的藤蔓、蓼莪等编织笼子、笊帚的人到处都有。有的人几乎就是强买强卖，如果不买，说不定就会给你家里放一把火，不过其中很多人只有依靠别人的同情才能活下去。山间生活是相当艰苦的。

四、山中行者

因为生活贫穷，必须依靠别人施与的同情，但遇到特殊情况，就不得不外出流浪。这特殊的情况例如饥荒。我在旅行中经常听说，因为没有吃的东西，人们到处流浪，其中有人找到一个地方

定居下来。尤其是东北地区，饥荒之年多。我走访过宫城县栗驹山山麓的一家农户，他们原先居住在岩手县的北上川流域，天保饥荒的时候，举家往南流浪，不小心走错道，进入山间，发现这里有一处空宅，就住进去，一直住了下来。这空宅的主人也是因为饥荒逃往南方。

一遇到饥荒，人们就这样由北往南逃亡，其中有很多人在移动途中发现空宅，就这样住了进去。广岛湾沿岸的许多村子也住着不少逃荒过来的人。

不仅饥荒，也有很多人是躲避战乱不得不移居外地。例如战败逃亡者群居的村子，但他们移居一地后，一般不再流浪，所以很难把他们归入流浪者系列，当然也并非没有人流浪。流浪者的村子似乎在一定时期里会举村外出流浪，定居山村的流浪者好像是按照各自的想法自行出去。我在熊本县五家庄的山里看见过佐仓宗五郎之父的坟墓。不知道是流浪到此地死去的，还是外出流浪者的儿子后来成了宗五郎。总之，有这种传说的山村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实际上，我听几个村民说，他们的祖先经常流浪，总是去平原地区，也有的去过大阪、京都，明治以后还有不少人去北九州煤矿干活。谈到这些事情时，我还意外地听说像德岛县祖谷山、奈良县十津川那些所谓被社会遗忘的村子的人们，其实也是到处流浪。

但是，逐渐成为农耕生活者后，一般都会稳定下来，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具有强烈的流浪性。即使住在山间，只要所居之处不是闭塞不通的山谷，随着山间交通运输的发展，很多人便会去

很远的地方流浪。长野县伊那谷的马夫把山货驮在马背上，到三河地区销售，然后把盐驮回伊那来。尾张藩则不是用马，而是牛，他们把这种牛驮买卖叫作“岗船”，木曾的牛驮着木料到群马县一带，然后在仓贺野卸下来，用船运到江户。

岩手县北上山脉有铁矿，牛夫把铁矿砂驮在牛背上来到中部地区，连牛带铁一起卖掉，然后回北上山里。所以，关东一带以及中部地区多有南部牛。夏天青草茂盛，不缺饲料，牛夫多在夏天来卖牛。

这些被买走的牛很快派上用场，将新潟县海岸的盐驮到长野县山间的大多是南部牛。将山形地区的青麻驮到越后的也是南部牛。这种青麻是纺织越后绉绸的原料。

东日本多有利用牛马驮运的习惯，山间则尤其多使用牛，中国地区也是如此。但如果是山高坡陡的地方，只好人背肩扛。翻越飞驒山脉，在岐阜和长野之间搬运货物的就是称为“步荷”的人们。在步荷经过的山间，沿途也出现零星的村子。福井县白山山麓的各村都有不少步荷。他们从山里把锄头柄、蘑菇、构树皮等背到平原地区。飞驒白川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神秘地区，但这里是硝石的产地。也是步荷把这里的硝石运到越中平原。运货途中有称为“判方”的工头的家，步荷把货物运到判方家里，再由其他的步荷把货物运到平原地区的批发商那里，实行一定的分工。这样，不论哪座山，都有人来来往往。翻越背梁山脉的时候，可以看见山的两边大抵都有村落。

住在山间，未必封闭。在平地上的村民看来，觉得他们与世

隔绝，但住在山间的人们其实与外面广阔的世界都有联系。我在奈良县十津川的偏远山间旅行的时候，对很多现象都深有感慨。十津川最北面有一个叫天川的地方，制作圆托盘、酒樽木料、木勺等，男人负责制作，女人负责销售。每天拂晓，天还没亮，女人们都得起床，背着一大堆货物到下市町出售，再回到天川。她们还到天川西面，把货物背到高野山东面的富贵畑。十津川右岸（西岸）村落的人们要翻越几座山岭，把货物驮到高野山。

不仅山里人要驮着货物送到批发商那里，有不少人为了信仰来往于山间。前往高野山的修行者从这里经过野迫川、天川的山谷，就是大峰山，所以去高野山和大峰的人们都要经过这个山谷。昭和初期之前，沿途还有几家大旅舍。天川人还给攀登大峰的修行者当向导，也有人一边从事制作木胎的工作，一边修行。

从高野山往东南方向，翻越伯母子岭，下神纳川山谷，就是十津川。沿十津川下行，可到熊野本宫。这是联结高野和熊野的近道，过去行者很多。镰仓时代中期，一遍上人^①也走过此道。称为“高野圣”的念佛云游僧多经过此道，从高野前往熊野。曾有这么多人在这条山路上来往，出乎我的意料，再仔细辨认他们在路边遗留下来的供养塔，有时会发现久远以前的人名。

不仅山民出山到平原，也有不少平原的村民进山。我在高知县最偏僻的寺川村看到十七世纪初期的史料，其中有一张从大阪到这座山里卖蜜蜡的文书，还有一份字据说来这山里买团茶（砖

^①一遍上人（1239—1289），镰仓中期僧人，时宗创始人，又名游行上人。在熊野本宫闭关。云游全国，倡导踊念佛。——译注

茶)。团茶是茶叶发酵后压缩成一团的茶，是茶叶的一种古老制作方法。山间制造团茶，平原的人们远途跋涉前来购买。那个时代，无论去哪里都是走路。不走就做不了买卖，不走就过不了日子，我在山间旅行时，对此深有感触。尤其是山村，如果避居村里，不与外界来往，绝对无法生活。

五、落伍者群体

上述人们还有据点，有住所，有家，而且这个家大概会一直延续下去，但还有不少人是真正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一死，大概就意味着一代的终结，但同样境遇的人还会络绎不绝地出现，这个人群也绝不会消失。这类流浪者的名称出现在《近世风俗志》《人伦训蒙图汇》里。以下是《近世风俗志》里出现的这些挨户乞讨者的名称：

神道者、吵吵天王、鹿岛事触、虚无僧、太神乐、今世太神乐、愿人坊主、溺水坊主、考物、御日和祈祷、半田行人、我代你、江户住吉踊、庚申代待、乞胸、绫取、猿若、江户万岁、辻放下、仕挂、净琉璃、说教、物真似、仕形能、物语、讲谈、辻劝进、狮子舞、首挂芝居、葛西踊、西国顺礼、六十六部、四国遍路、乞食、非人乞食、女大夫、犬拾、猿曳、癩病人、节季候、大黑舞、鸟追、砂画、扫除、一人相扑、褴褛坊主、和尚今日。

从这些名称可以知道当时有很多流浪乞讨者。《近世风俗志》成书于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人伦训蒙图汇》则在元禄三年（一六九〇年）往前追溯一百六十三年成书，那时挨户乞讨流浪者的人数和类型就极多。《人伦训蒙图汇》记录的名称如下：

钟铸劝进、针供养、庚申代待、门经读、腕香、箸供养、御优婆劝进、栗岛殿、佛餉取、歌念佛、钵开事触、大原神子、八打钟、念佛申、钵敲、代神乐、狮子舞、歌比丘尼、似濑顺礼、高履、与二郎太平记读、猿舞、夷转、文织、门说经、放下、住吉踊、猿若、四竹、谣、风神拂、门谈义、雪驮直、船头非人、姥等、节季候、万岁乐、鸟追、祭文、御奉礼、厄拂、物吉。

两相比较，《人伦训蒙图汇》中有的名称在《近世风俗志》中没有出现，我认为不是因为这类人没有了，而大多是作者漏写了。幕府末期，这种挨户乞讨流浪者越来越多。

这些人中也有的多少身怀技艺，但大多数就是乞讨。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可以为生产做出贡献的手段，只能依靠些微技艺或者低俗的唱念挨家挨户地乞讨而活。据说大正十二年东京大地震之前，东京及郊区还经常能看见这样的乞讨者。他们完全如尘土草芥，一旦死去，轻如鸿毛，无人过问，但这样的人不会断绝，还会不断地出现。其中很多人是人生的落伍者，但他们能够活下

去，这是因为一般民众给予乞讨者足够的食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众怀着无限的爱怜之心。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没有民众的施舍，乞讨者也就消失了。

六、行旅的动力

人们不忍心对这些除了站在门口乞讨之外别无生路的人弃而不顾，因此职业乞讨者也随之大量存在。吆喝叫卖的行商也是其中之一。其种类比挨户乞讨流浪者要多得多，《近世风俗志》中记载有一百六十多种，主要集中在江户的城町，可见有多少人在江户街头叫卖。但是，如今东京几乎看不到行商的身影，在外地还能见到他们的模样。

行商中有的在本地销售本地产品，但有不少人去很远的地方。近江商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不只在近江，在全国各地兜售播磨的茶叶、鱼钩、笔墨等。富山、大和的卖药行商也是走遍各地。德岛县阿部村和爱媛县松前的女人起初只是卖鱼，大正到昭和初期，她们的足迹遍及朝鲜、蒙古、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不只是为了吃饭，从行商的历史中可以发现他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动力。只要政治上允许，他们哪儿都去。爱媛县的一个老大娘对我说，不懂本地话照样可以做买卖。我看着她和蔼的面容，生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慨。

我在爱知县三河山间村公所的资料中看到一份失踪者名单。这是明治初年未向政府报告、擅自离村外出的人名。要是在江户

时代，这些人就属于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他们是否真的失踪了呢？我向村公所逐个询问他们的情况，其实父母亲都知道他们的去向。他们在异地他乡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虽然也有落伍者，但大多数都过着正常的日子。

这种脱离村落生活的人很多，他们不只是单纯的落伍，不少人是为了追求村外不同的世界。江户时代盛行一时的去出羽三山、古峰原、富士、大山、善光寺、御岳、伊势、大峰、本山、金比罗、宫岛、英彦、阿苏等朝拜是一种信仰之旅，主要目的也是想看一眼村外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人支持这种朝拜行旅，不仅使这种行旅成为可能，也的确可以接触另一个世界。他们虽然与邻村的交往并不密切，却出乎意外地与广阔的远方世界建立了联系，村子也因此并不封闭隔绝。

如此看来，我觉得现实情况与学者一直主张必须严格限制行旅，认为这样的旅行既不方便又使村子封闭的观点十分矛盾，但在秋田桧木内山间的一个部落，向每一个老人询问外出旅行的经历时，了解到女人其实并不经常外出，倒是男人几乎都是去伊势、熊野，而且叉鬼每年必去越后山间。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秋田山间，我在各处询问，都是这样的回答，民众的世界具有出乎意料的广泛性。

不过，落伍者的流浪、信仰流浪、因职业的流浪等由于身份不同，其移动的方法也各自略有不同。

后记

收入本书的文章大多发表在《民话》杂志，从第三期开始，以《老年人们》为题进行连载，隔月刊载一篇，共十篇。《在对马》《村落的寄合》《女人的社会》《土佐源氏》《梶田富五郎翁》《我的祖父》《世间师（一）·（二）》《文字记录传承者（一）·（二）》都是写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古老传承。因发表在杂志上时长度限定为三十张稿纸，所以收入本书时长度有增有减。也由于责编寺门正行的电话催促，以及多在火车上写作，所以这次都略作增删修改，统一结集出版。

其中《土佐源氏》曾以《土佐栲原的乞丐》为题授权给《日本残酷物语》，其内容对刊登在《民话》上的文章有所增补，收入本书的是增补后的文章。这个谈话内容本来更长一些，但所涉及的都是男女情事的话题，所以略去。这个老人素话荤话不分，什么都讲。

为尽量使上述文章读起来流畅，于是加上刊载于昭和三十五

年一月号《教师生活》上的《寻找孩子》、刊载于昭和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读卖新闻》上的《农妇们的圣话》、新写的《名仓漫谈》、未发表的旧稿《土佐川夜话》。

我写这些文章起先只是打算描述老年人的传承者形象，但在写作过程中改变主意，想描述这些老人年轻时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如何生存下来的。我不是作为单纯的回顾，而是作为与现在密切相关的问题，思考老年人产生的作用，因此文章的题材相当不统一，而且在写作过程中加上几个新的想法。例如本书只写东日本的老人高木诚一翁，其他没有涉及。就是说，没有描写中部以及西日本社会背景下的老年人形态。

就今天的日本学术而言，日本的首都是东京，许多学者都集中在东京，看问题的眼光也是以东京为中心，脑子里所描绘的地方也都是以中部到东日本的情景为基准。例如婆婆虐待儿媳妇在战后成为大问题。这的确是问题，但一般发生在家长制根深蒂固的地方。另一方面，儿媳妇欺负婆婆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社会并没有视之为大问题。这大概因为婆婆缺少诉诸媒体的方法和能力吧。在婚姻问题上，明治中期之前，奉父母之命结婚与按自己意志结婚的女性究竟各占多少比例呢？在西日本，后者不是比前者更多吗？

即使同一个时代，很多事情也因地而异，这不是可以用先进和后进这样的形式简单地一刀切的，而且我们往往瞧不起旧时代的世界以及生活在比自己下层的社会里的人们，想怀有一种悲痛感，但难道不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们本人着想吗？

我想就本书收入的老年人采访记录的动机和过程做一点说明。

起初我只是想在日本全国走一走看一看，于是从昭和十四年开始随意在各地行走。我在拙著《通往民俗学的道路》中已有讲述，这是我在战争结束前主要的旅行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旅行中遇见土佐源氏、田中梅治翁、高木诚一翁的。

战后，我回乡务农，昭和二十七年之前，多居家中。之前我也回家参加插秧、收割水稻、摘橘子等农活，因此对农业技术甚为关心，打算掌握比别人更多的农业技术。于是我在农闲季节到战前旅行时认识的朋友那里，给他们带去农业技术，同时进行农村调查。不论走到什么地方，我只要稍微看一看，就能推断出这里的农业技术是什么程度、农业经营怎么样、林业发展得如何，因此也能幸运地进村和男女老少亲切话谈，而且互相免去不必要的客套虚礼。

后来我决定尽量仔细地、没有遗漏地调查某个地区。例如我走访家乡岛内的所有部落，路上遇见什么人，就询问看到的问题，了解情况。另外从昭和初期开始，二十年间我走访了大阪府泉南郡、奈良县生驹郡的大部分部落。这样就能知道每个部落是如何产生、如何生存下来的。用同样的方法，我还走访了濑户内海的各个岛屿。

另外，我还多次走访同一个地方，也积极参加学会组织的调查活动。《梶田富五郎翁》就是九学会联合调查对马时的采访记录。

这样的生活状况一直持续到昭和二十七年，由于健康原因，只好暂时停止旅行。昭和三十年开始，主要集中精力开展对山村

的调查。其中有的是根据学会的调查报告开展的；也有的是和数位志同道合者成立调查会，在林野厅、农林中金^①的资助下开展的，已持续六年。我们已经完成对七十处村落的调查，正在撰写调查报告。

我的调查方法是首先选好村落，进村后转一遍，看看是什么样的村子，然后去村公所，在保管室里查找明治时期以来的资料，再向村公所的人们求证疑点。同样，去森林组合、农协也这样调查。如果了解到有人家保存史料，就去这些世家将必要的部分抄写下来。另一方面，选择几户农家进行个别调查。我调查一户大抵得花费半天时间，上午、下午、晚上，一共三家，这就不错了。如果委托我的伙伴们调查，他们的效率更高。

接着，我与村里的老人见面，把自己心中对史料以及村公所资料的疑问都坦率地提出来，尽量让他们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这样就明白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同时也了解很多事情。《名仓漫谈》就是通过这个机会采访的记录。

同时，我还设法创造与主妇和年轻人见面的机会，一般采取召开多人座谈会的形式，既听他们的讲述，我也发表意见。

利用上述方式进行调研，梳理出一些问题。其中我最想了解的，是这些构筑出今日文化的生产者，其动力是在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和环境中产生的。

参与和协助我们调查的当地人非常多，我没有感觉受到他们

^①全称农林中央金库，日本于1923年设立的具有中央机关性质的金融机构，也是国内最大的投资机构。

的阻扰、反对或拒绝。当然，我们也闯到反对者那里去，但很少有让我们失望而归的。这大概是因为我长得像上一个时代的老派人吧。而且，对方不是顺着我的意思说话，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风格说话，这是难能可贵的。尽可能原封不动地把他们的讲述传递给大家，是我的一项工作。

在西谷先生的关照下，我能为无名的人们撰文出版，深感高兴。

追记

在《被遗忘的村落》收入我的作品集之际，增加《川目的故事》《十津川山崩》《新十津川开村记》《流浪者的系谱》。

这几篇文章与生活经历的风格略显不同，但为了向读者展示那个被遗忘的世界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真实状态，并让大家了解历史不只是名人创造，也是无数民众创造出来的事实，才增加进去的。《川目的故事》是昭和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九学会联合综合调查下北半岛时的采访记录，发表于《林业金融基础调查报告第一一七册》。该文以坪谷虎藏老人的谈话为主，观察一个村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十津川山崩》发表在《水利科学》杂志第二卷第三期；《新十津川开村记》是在北海道新十津川村记录后木喜三郎老人的谈话，发表在《走·看·听》杂志第四十八期；《流浪者的系谱》发表在《传统与现代》杂志一九六九年第三期。

在撰写老人们谈话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我也成了老人。虽然

想写的东西很多，但由于无法准确记录或是丢失资料，有很多东西记忆模糊，忘在脑后。民众的历史存在于这种被埋没湮灭的记忆里。

昭和四十六年二月十四日